

民 鐸 叢 書
第 一 種

常乃惠著

全 民 教 育 論 發 凡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序

這一本小書是彙集幾篇關於同一問題的文字編集而成的，除了最後一篇附錄是打算用好幾個人的名義來發表的以外，其餘幾篇都是這幾年來以個人名義在各種報紙雜誌上所發表的，只有『後論』一篇，未經發表。尚有『教育家的夢』一篇，是小說體裁，曾在時事新報學燈上發表過，本擬也編入此集的，因抄的時候，將原稿失去，一時不易覓得，只好作罷；好在既經刊布，他日總有覓得補入的機會。這是一個問題討論集，與普通個人的文集不同，我相信我永遠不配有自印文集的資格，但爲某一問題而編印書報，卻是可以容許的。這是我大膽編集這本小書的原故。

我自己是淺學無識，不但自己明白，即相好友朋也可證明。但我是一個夢想的人，又是一個熱中於現世想求得同情的人，這兩種性質幫助我有勇氣寫成此



書，而且敢於公然發布出去。我只是希望這部文集印出以後，能穀引起教育界多少的注意，至少也有一部分同情於此問題研究的人，則此書之編集不算白費工夫。至於能否成爲系統的著作，則全視此後之努力如何，在書中有一篇講到「創造教育學」的問題，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興趣的提議，很希望大家把這個問題注意一下。

至於此書的評價如何，自有高明來引繩據墨，也就不必自己先預揣了。

承蒙李石岑先生的好意，許我將這本書作爲民鐸叢書，在此應當表明感謝。還有常導之、屠予同、沈仲九、舒新城、陳達夫、董魯庵、閻宗臨諸先生在精神上物質上對於此書也加以多少援助，並此誌謝。內子弼梧，三妹乃慈，四妹乃愈，三弟乃慰，五妹乃愛，都曾幫我謄清和標點此書，合並誌明。

民國十四年七月二十日

於太原自寓常乃惠

目錄

全民教育論發凡·····	一
全民教育論發凡後論·····	一二九
教育家懷疑的態度·····	一四三
未來教育改造趨勢之觀察·····	一四七
十四年來的中國教育·····	一五七
學校性質之研究·····	一六九
毀校造校論·····	一八三
附錄——我們爲什麼要發起本刊·····	二一九

全民教育論發凡

在進入本文以先，應當先說幾句不相干而又必要說的說話。

我堅決地信仰着吳稚暉老先生的一段話，就是說：『文藝信仰之學用大膽的情感什麼都造起空中樓閣。玄哲之學用着論理慢慢將一座的空中樓閣能升天入地去求得假設。於是把假設了得到反應至信的一部分叫他獨立了，別起一個名目叫做科學。』這樣把情感學、玄學、科學三段分立，各還其本來的真正價值，實在是至公允的裁判。我雖然十分主張盲目的情感不如論理的玄學，而空想的玄學又絕對比不上實證的科學，然而科學的實證不能不先有待於玄學的假設，與夫引起論理假設之興味者必先之以盲目的情感衝動，這卻也是事實上必不可少的階級。無論是信仰或者懷疑，是奇異或者煩悶，總之一座科學的堅城其最初發軔的情形，必離不了是受盲目的情感的驅迫。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也許是

起於對教會舊說的懷疑，達爾文的物種原始，也許是受了世界上萬有種類的複雜趣味的引誘，牛頓的萬有引力律不用說是見了蘋果落地而引起的奇異之情所驅迫出來的；自然科學已竟如此，社會科學更不必說。因此我們凡倡一說立一論，其背後自然不可解的盲目的情感爲牽引，是無容爲諱的。不過我們萬不可學那些不長進的寶貝，永遠把含有成立科學的可能性的真理，使牠停滯在情感或者玄想的地位上罷了。因此我們倘若有了一種不可驅迫的情感的話，我們第一步的責任便是要責成玄學鬼帶着論理色采去假設成爲大膽的玄談，第二步我們便又應當責成科學神帶着證據的法寶來證成這個玄談的真實性。我是很狂妄而且不知羞愧，敢大膽地宣言，區區這一篇似通非通的文章裏面，也是自然從情感進到科學中間所必不可少的一種階段。我敢堅決地發誓，在中國今日成千萬的師範生之中，我也是差不多自十年以來久已傾心信仰教育大神的萬能，而且志願在他面前作永久的犧牲者殉道者的一個人。這個心情到現在我自信還

是不曾改變。理想的學校，新的學校，模範的教師，熱誠的教育者，這樣美妙的甜蜜的天鵝絨似的沉酣的迷夢，在我的腦中也和在許多知道的不知道的朋友的腦中一樣，不知作過多少次。簡單一句話，在未出學校門以前，未腳踏於實際教育者的地位以前，對於教育懷疑的見解發誓也沒有在腦中浮過這麼一瞥，然而空想到底是空想，而實際到底埋沒不了實際。五年首尾的教師生活，南北東西幾個學校的奔走，在於我是不幸而又幸的，得以站在旁觀的地位仔細經歷了幾次大大小小的學潮。我自信因為我是賦性怯懦的緣故，卻使我在這好許多的學潮經歷之中得以始終保持冷靜的觀察力，不會被階級的意識潮席捲了去。我假如是站在學生的地位，我始終地承認凡在一切學潮之中，學生固然是未嘗錯的，而教員卻也不能便說他是有什麼大錯的緣由；反過來我現在是站在教師的地位了，我卻又堅決地主張不但教師在學潮中不曾做過有錯的行爲，即學生也同樣的不能算錯。我很大膽地卑視那些被階級的意識席捲了的人；我根本上懷疑爲什

麼自己站在學生的地位曾經攻擊過教師的不德的人，而到了自己站在教師地位上的時候，卻仍然要照樣抄襲自己所攻擊過的人的墨卷。尤其奇怪的，是一面做教師，一面做學生的人，在那一方面把教師的人格看得不值一錢，在這一方面卻又要求學生尊重自己的人格。

然而我們却不妨加以原諒的，因為這不是他自己願意如此，也不過是階級意識在那裏作祟。是誰使這種階級意識得以發榮滋長，這樣一問，便不得不歸根到教育制度的問題上了。因此五年以來，我這種對於教育制度的懷疑的信念伴着自己的年齡經驗逐漸增長，五年以來，我還不曾找到一件可以打消我這種懷疑的信念的證據。

自然，這種懷疑祇是出於盲目的情感的驅迫，我是不必替牠掩諱的，然而情感便不許使牠有帶上論理的色采，找到真實的證據的要求嗎？這話似乎任何人都不能說的。至於我自己呢？只因爲在反對這種情感的方面始終找不到安心立

命的地方，我已竟決意爲這種盲目的懷疑大膽去嘗試着開闢一個實際的領土。若是自己替自己吹一下，或者也可以說是秉着無所爲而爲的精神，來做這個差不多勞而無功的事業；其實呢，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不過人生在世不可無一事以安其心定其身，我們雖然尙够不上鄉下老頭兒的資格，也不妨在柴積上日黃中閑來無事瞎嚼一陣罷了。『告人此路不通行，也使脚力莫枉費；』在成千上萬的師範生之中，派出一個旁逸斜出的探路者，似乎尙不爲不經濟的辦法。至於在本篇之中，我們至多的努力也只能做到帶着論理色采的玄談而已。若是欲想替牠裝上科學的金漆招牌，那便拿證據，找材料，須要跳出書房門外，腳踏實地去做去，克己一點說也要十年的歲月，誇大一點，那便皓首窮經也未見得真能成就。然而此事雖未可必，此心却不妨有，我們且拿着這一片妄想之心，來做了一步做一步罷。閑話少說，且表正文。

一 總說 重新創造教育學

現今學術界有一件最可奇怪的事，即是教育事業在人羣中發達了若干年，尤其是現在一般社會，把教育是看作最神聖的事業的時候，却始終沒有產生出一個真正的，完全系統的教育學。誠然我們也曉得，從古到今，關於教育的著作，多至不可勝數，差不多要汗其牛，而充其棟起來，尤其是自海爾巴脫以來，大家公認為是教育的科學，已經成立，因為他曾根據了心理學所顯示的原則，創立了許多特用的方法，這是把科學的方法，應用到教育上的第一聲。我們尊敬海爾巴脫對於教育方法所貢獻的成績，我們尊敬自海爾巴脫以後許多學者，對於這方面繼續努力，所得到的可驚的結果，我們尤其願意承認，這確是把科學方法應用到教育上的好現象之一，但我們卻終免不了有一點懷疑，像這樣便可以稱得上教育學這個名詞嗎？照字面上講起來，教育學是研究教育的學問，這句話，若往前分析，至少總應該包含教育是甚麼，或者教育是如何一件東西，這兩個問題在內。就實際上看起來，姑無論物理化學生物等自然科學，其研究之對皆象止為學問之本

身，即各種社會科學如社會、經濟、政治、宗教之類，也漸漸都脫離了應用的範圍，而進入於本身的純理的研究。某種事物的科學之正當的解釋，即研究某種事物之現象及理法之學問，已成爲一般之常例。至於應用方面呢？雖不必定爲科學家所不願談，然即談而不必佔全體重要之位置，則非惟科學系統之所本然，抑亦其所當然。故不祇聲、光、電、化之學與留聲機、照像鏡、無線電、綠氣礮之內容毫無關係，即其應用較多於純理之學問，如社會、經濟之類，亦斷不是專談些社會主義、社會政策、共產、集產、公有私有等問題便算解決。不過應用必先於純理之研究，却是事實。觀星術必先於天文學，鍊金術必先於化學，農林園藝必先於植物學，其他一般學問，也多是如此。所以學術有專以應用爲目的者，此不足爲悲觀，惟留滯於應用之地位，而永不思再前進，乃足爲悲觀。由應用之地位，誘掖之使進，入於純理的科學，這正是專門學家的責任。現今所謂教育學者，其實祇是研究怎樣教育的問題，而並沒有研究到什麼是教育的問題。這充其量，只能叫做教授法，或教授學，怎樣能

叫做教育學。一般人未嘗不知此義，不過他們多以為教育只是應用的技術，別無理法可言，關於這個問題，我們下文再細講。總之我們覺得應用與純理，並無根本的區別，凡應用之科學發達到極點時，自然進入於純理的研究，一種學問只有應用方法的研究，乃其未經進化之證，況教育事業，乃社會制度之一種，其本身發展遞嬗之跡，豈無一二理法可尋，謂其絕不能有成爲純正科學的可能，未免過於武斷了。因此我們不滿意於現今通稱的教育學，而想別尋一個以研究教育之現象及理法，爲目的之教育學出來。

或曰：現今除了專講應用方法的教育學以外，並不是沒有更高深的研究，我們不是還有所謂教育哲學之一科嗎。倘欲超出應用的範圍以外而有所研究，那麼求之於是，便已足了。這也是似是而非之談，姑無論教育哲學現今所研究之內容，仍不過是天性、本能、刺激反應等等生物學、心理學上的問題，對於教育制度之本身，並無關係，即使有時根據社會學來研究到教育的目的、理想、一類的問題，也

並未應用純粹的科學方法來整理，只是照例的玄談，空想，有何用處。從已往教育的進化情形看來，這些玄談空想也未始不稍有用處，有許多教育制度、教育理想的改進，受這些玄談空想之影響很多。然而這種影響，是好壞兼全的，那些哲學家的主觀空想，給教育事業以謬誤之結果者，也不在少數。這樣情形，可以證明教育學尚在未進化之地位，他尙脫不了哲學的迷籠。從古以來的教育學家，大約可分兩大類：一類是專究應用方法，而不管根本理法的，這種可命之爲實際的教育學者；那一種則專事空談，而不管有無科學的根據，這一派可命之爲玄學的教育學者。前者是已發達而非純正的，後者是甚純正而未發達的。我們對於前者，不必反對，只求補充；對於後者，卻應當設法改造，使應用科學方法，成爲真正之科學。我們倘欲使教育學完全發達，必須使教育與哲學家分家，無論從盧梭海爾巴脫一直到斯賓塞杜威他們的議論，我們一樣要敬謝不敏。教育上，必須要澈底、從主觀的這個主義，那個主義，這個理想，那個理想中拔出來，才可以確然有所樹立。這是

現今創立教育學的第一要義。

於是我可以姑且大膽的胡亂武斷的替真正教育學下一個確切的定義。大凡一種學術的確切的定義之出現，必須待本學已竟發展到差不多有了完全系統以後，才可用歸納法歸納出來。教育學既是現今尚沒有這麼一件東西，牠的究竟有否成爲科學的可能，亦尚是一個待決問題，那麼確切的定義之描述，自然不。但我們這樣淺學，即高深博大之教育學者，亦恐難以斷言，因此在確切的定義之前，必須加上一個大膽武斷的冠詞，乃是不得不如此的辦法。不過在我們想起來教育制度，爲社會各種制度之一種，是似乎無甚問題的研究，教育的學問，與其他社會，各種制度之學問，可以同等看視，俱爲社會科學之一，似乎也尙勉強說得下去。然則教育學雖尙不發達，而未嘗不可不准照其他已發達之社會科學之定義，爲教育學借來一個相當的帽子，若果如此辦法，可以通得下去，則我們姑且假借社會學的定義。因爲社會學，似乎較爲更概括一點，與教育更可接近。來替我

們的教育學也下一個定義。那就是說：

教育學是研究教育的組織，和演進之狀況及理法之學問。再詳細一點，則可以說——

教育學是研究教育事業的起源、發展、構造、功用及理想之學問。

教育學與社會學，在一方面看起來，似乎是不能相提並論的，因為就字根而論社會是一個名詞，而教育——則是一個動詞，這無異於說社會是一件東西，而教育祇是一件事，東西可以作科學研究之對象，而事若不附離於東西時，是否可作研究對象之可能，則是一個問題。故此有許多人以為教育本身並無可研究的價值，牠不過社會內附屬的事業之一種，牠沒有單獨研究之可能。然而這話，似乎也無足深辯的。我們現今所有的社會科學之中，那一種不是事業？經濟不是事業嗎？政治不是事業嗎？宗教不是事業嗎？那一種事業又離得了組織，組織與事業，譬如物質與能力，一樣是不相離的。譬如社會雖是一件東西，然而除了牠的組織以

外，我們卻也還可以把牠的演進狀況來研究。那麼反過來說：教育雖是一件事業，卻是除了牠的演進狀況以外，難道不許再過到牠的組織。至於教育的組織，或者可以說較經濟政治宗教等組織略為簡單，——然而在未經詳細研究以前，亦尙未可斷定——但簡單便是有的，便不是不能研究。故此拿社會來比擬教育，並不算大過。

但或人又許有一種駁難，在過去的現在的教育。有特設的機關之時，特別提出研究，或許是可能的事情，但足下不是主張將來的教育是全民的嗎？是即社會即教育的嗎？倘若到了那個時候，教育事業已不復為特別的組織，我們又何從而提出為特別研究之對象？這話雖也似乎有一部分理由，不過我們要知道組織是一件事，我們所理想的未來教育制度，是不要有特別的組織，而不是不要有特別的機能。就社會一般的組織而研究，其對於教育方面所貢的機能，這正是教育學最重要的目的之一。譬如現今政治上，也無政府的運動，難道到了那個時候，便不

需要政治學了嗎？

本篇的目的，既不是專講創造教育學的問題，又不是預備作一個系統的教育學之雛形，因此關於這些定義及內容，種種可不必在此討論，在此處只是想提出一個教育研究的新方向使大家注意。我們在教育史上所最爲詫異，而又引爲羞辱的一件事，卽是數千年來，所謂教育的專門學者，無一不是社會上治者階級的走狗，所辦的教育，無一不是替治者階級宣傳的教育。他們的思想行動，無一能超現行教育前制度之上。而比較的大膽高識的議論，反多出在教育界以外的哲學家。——如盧梭斯賓塞爾等。這些專門的教育家，美其名曰專門實際，不事玄談，殊不知教育的根本理想，不曾解決，你們所辛苦造就的成績，究竟有無價值，這還一於個問題。所以我們覺得除了實際方法的研究以外，也須有對於根本理想的研究的一部分。而這種研究，是決不可委之於哲學家之手的，是決不可但憑主觀的空想來解決的，我們必須要從教育制度的演進方面，尋出牠一貫的理法，然後

憑之以解決一切，才是正理。這樣的事業，必須委之於教育學家，而這樣教育學家，卻決不是受雇於一階級，爲他作宣傳的教育學家所能勝任的。

爲什麼教育學必須注重於教育制度方面呢？第一，是就理論方面，我們的教育學既然是注重在研究教育的本身，而足以當教育本身而無愧者，非制度而何，故無論從組織方面，或演進方面，教育制度都是主要的題目，因此他可以當教育學研究之對象而無愧。第二，是就應用方面，教育學雖不必以應用爲目的，然其間接之影響，未始不可以促進應用之改良，若就此而言，則教育制度之研究，亦殊重要。近來所謂教育學家者，往往有不問制度祇談方法的傾向。甚至有鄙變更制度爲不足道的。我們誠然也看不起那些三三，四二升格改部，種種無事自擾的行爲。我們誠然也很願意看見科學方法，充分應用到教育方面，使教育學，成爲心理學的應用科學。然而僅此一部工夫，是不够用，那是顯然的。至少在於施行方法以前，所據以施行方法的環境如何，是值得注意的。倘若制度不良，縱有良法美意，也難

保不事倍功半，現在我們的根本理想未確樹以前，我們何據以爲施行方法的標準。若就廣義講起來，方法也就是制度之一種，故方法有了改良的需要時，也就是制度有了改良的需要。譬如杜威所提倡的實驗教育法，其實便已根本打破舊教育制度的束縛，乃是受了經濟演進的影響，不知不覺而發出來的適應現狀的主張。一切方法，皆可作如是觀，因他除了個人的理想以外，背後都有社會的需要作背景的緣故，至於不以社會需要作背景的學說，思想未始沒有，然其不能發育光大，見於實際，是可斷言的。已往的教育學說及方法因其終有一二分主觀理想在內，未能盡向客觀的社會中去採取至當的標準，故其主張終未能完全符合社會的需要。我們現在直接從教育制度中去採取理想，豈非至必要之事。因此除了從個人心理，從生物演進上採取教育的理想及方法以外，我們也需要從社會環境上，採取同樣的理想的方法，這不但在純理的教育學上應當如此，即在應用的教授法上，也應當如此的了。在現在真正教育學未能出現以前，我主張先立一個比

較教育制度學，——現今雖有比較教育制度一門，但全非其旨，——仿照比較宗教學一樣，從古往今來，各種的制度上，比勘出他們的異同來，這是創立教育學的第一步。只有用比較的方法，才能打破人局促的眼光，不至於爲一階級的制度所拘。在目前大家只知道死守一種制度，認作神聖不可侵犯的時候，這種比較參稽的工夫，尤其是不可緩的。

本節的意思，並不是要詳談創造教育學的問題，這個問題，果然要重，也有特別另講的必要，但不必在此處講起，我們此處只是提起一個歷史的比較的研究之端緒，爲本文先站下一個腳步，卽本篇也並不是要完全作一個教育學的系統的雛形的敘述，因爲我們現在還不敢斷言一個完全的教育學的系統究竟應當是怎樣，因此我們只是一種普通論文，不足當作科學的敘述，這是在題前也已經說過的話，不過總想儘我們所能應用的科學智識，拿來充分應用到本文裏邊，以求其稍能站得住腳罷了。

二 教育制度之歷史的考察

從歷史上考察教育制度，自然是必要的，而且是可靠的，但卻也有好些難題，首先應當提出的，便是「怎樣才算做教育制度」的問題。這個問題，看來似容易，其實頗難。在我們現在的社會制度之下，一般人口只認學校為教育制度。然而這話，是說不通的。不必遠追往古，即就現代而論，我們除學校教育以外，也還有社會教育，及家庭教育二種，我們難道不承認圖書館、講演會、戲劇、電影等等是教育制度？我們倘若承認了這些社會教育的設施，算做教育制度之一種，那麼我們對於家庭教育，又應當持何種態度？在一般人看起來，家庭教育似乎算不得一種制度的，所謂制度者，自然是以有所設施為主，家庭的教育，大多數在無形之中，不用說，沒有特具的設施，抑且幾乎可以說，沒有特行的舉動，那裏可以說到制度二字。這話原本不錯。不過我們倘若編人類教育史，而遺去家庭之一章，這怎樣能見出牠的完全面目。由此看來，家庭教育，似乎不能因為牠沒有特具的設施，便略去不講。我以

爲解決這個難題，須要把教育制度的定義，看作有廣狹兩種，狹義的定義，我們說：凡有爲教育目的而特備的機關，才算做教育制度之一，那便學校、社會兼包而家庭在外，甚或可以說，凡有教師，有受教者、地方，才算做教育制度，那便社會教育也須退避三舍，只有讓學校教育，惟我獨尊，像這些定義，都可以因人因地，便宜制定，至於廣義的呢？我們拿教育制度，這個名詞，只當作教育之質地方面講，與牠的機能方面相附而行，因此凡能具有教育機能之處所，我們便可都叫做牠是教育制度，這種講法，雖然似乎自我作古——在我淺學，是如此說，——然而卻也不大悖乎理，且可盡包乎事，故我們便採取這個定義，若如此講去，則不但從文明社會的游藝，社交到野蠻社會的跳神，踏月，一概可算做教育制度的內涵，便連貓犬羣嬉，猴狙族聚，也不妨替牠加上一個教育制度的美稱，如此說來，才算圓滿無漏之義。

不過這種定義，在頭腦清利的科學家看起來，終竟是不妥的。充此定義之所

至，豈不是盈天地萬物之繁，都應當包入教育制度之內，那麼一部教育史我們又從何處說起？我以為這是無妨的。教育史之所研究者，雖在制度，而其着目之點，則在機能。同樣的制度，不妨具有異樣的機能，我們只着眼在牠的對於教育方面所貢獻的機能，對於其他方面可不必顧。同一家庭，一方面為政治之單位，一方面為經濟之單位，一方面又是教育之單位。我們的教育學，只管牠作教育的單位的事實，那些政治經濟的機能，可以讓給政治學家經濟學家去研究。換言之，我們只要在普通制度中，找出牠的含有教育的意義的方面，作研究的資料，這便是教育學研究之正軌。如此說來，似乎科學家之所疑，又不算做真可疑的事。不過這裏，卻連接着又生出第二個難題出來。究竟「怎樣才算做具有教育的機能？」究竟怎樣才算做含有教育的意義？換言之，即教育之定義，究為如何，這也是個值得討論的問題。這個問題，粗看似乎不甚繁難，因為差不多任何一種教育學的著作之中，都有幾句替教育學下的定義，我們若是將牠們搜集了來，比較參稽，大約總可以得出

一個較爲妥切的定義。不過這種比較參稽的工夫，卻是很不容易的。所搜集來的資料，比較起來，不是彼此相差太遠，便是彼此相差不遠。相差太遠者，孰去孰從，令人無從捉摸，自然是很棘手的了。相差不遠者，則又表示其受一時代的暗示所成。令人懷疑其所言之確實價值。我們要明白教育學說，和教育制度一樣，也都是隨着時代而演進的。在太古之時，教育出於無意識的行爲，故無所謂教育學說。等到社會上漸漸認識教育的價值的時候，才漸漸有教育學說產生出來。社會越演進，生活越複雜，教育的價值也越被人重視。所以教育學說的演進，大可以分出三個時代，我們給牠起個名字，叫做無意識時代、半意識時代、全意識時代。落實說起來，卽在我們現在，也還脫不了半意識時代的束縛，我們的學說，一半也還受着時代的支配。若在唯物史觀家看起來，沒有一個時代的學說不受環境的支配的，教育學說，也不能獨爲例外。我們要曉得教育的目的，只在要養成社會上所需要的人，在貴族社會的時代，社會上所需要的，是雍容揖讓的紳士，人故有所謂文雅教育

(Culture Education)的主張，到了國家主義的時代，社會上所需要的是糾糾桓桓的軍國民，人故所謂軍國民教育的主張，再到了資本主義的時代，社會上所需要的，又成了逐什一之利的商人工人了，於是職業教育的主張，乃又應運而生出來。時代的變遷，影響於教育學說者，即如此之鉅，因此便給我們敘教育史的以一個難題。因為教育是應時代而產生的，在某一時代，有特別的需要方面，即有其不需要的方面。在那時代中的學說，一定是只認能達到所需要方面的目的的，謂之含有教育的意義，而對於達到所不需要方面的目的的，則不認之為教育，譬如貴族社會的教育家，一定只認雍容揖讓的紳士教育為教育，至於那些終日裏踢拳弄棒的武夫生活，與夫磕算盤掉戥子的商人生活，背斧拖鐮的工人生活，農人生活，都不在他老爺們的注目之下。到了後來，這些被壓迫的社會，漸漸伸起頭來，也出了幾個咬文嚼字的書生，才把他們自己階級的教育，抬起來，和這紳士們，得以分庭抗禮。既然古往今來的教育學說，是這樣趨時附勢，那麼我們若據以為典要，

而探入我們的教育史裏邊，豈不是要埋沒許多當時所不注意的方面的事實。若是完全撇開古人的緒論，來自己另創一種定義。這原也是一種痛快的辦法，不過便令人連帶的想到，我們自己的學說，是否也受時代的支配的問題。在我們比較的相信，唯物史觀的人，頗以爲這種情形，是無論何時，不能免的。我們只能努力在我們的時代思潮之下，創造一種比較的認以爲圓滿的定義，這便是較妥當的辦法，至於若求萬年保險，那不但是不可能，簡直是夢想。說到這裏，我們便不妨替教育下一個粗疏的，大膽的，而又認爲是確是適當的定義了。諸君切不要誤會，以爲我們在題前扭扭捏捏說了無數不相干的話。將軍欲以巧勝人，盤馬彎弓故不發。我們這樣盤馬彎弓半天，似乎都爲的是這一個巧字，那麼結穴到這一句話的時候，一定是穿楊貫札，一字千鈞，那就錯了。我們給教育下的這個定義，只是一句極膚淺極平常的老話，從斯賓塞到杜威以來代代相傳的老話，叫做「教育卽生活」。或者稍着一點痕跡道是。教育之目的在發展完全的生活。諸君不要看得這句定

義太膚淺了，話雖是老之又老，若是詳細追求起來，卻也有無限花樣。什麼叫做生活？什麼叫做完全？怎樣才叫做發展？像這些問題，都不是一句兩句話所能弄清楚的好。好在我們底下還有一章書，要爽爽利利把這件問題還牠個來龍去脈，那麼我們在此處便不妨索性省事一點，少說幾句。簡而言之，單而言之，并牠做底下的幾句話：

就人之一生，說完全生活，是澈始澈終的，因此從小到老，都算做可以施教育的時代。

就人之職業說完全生活，是不拘一格的，因此不僅讀書作文算是教育的事業，便引車賣漿，只要牠經過這一番造成，引車賣漿之才的手續，便算牠做含有教育的意義在內。

就人之素質說，那自然精神，肉體社交三者缺一不可，都可歸入教育的可能範圍之內。

就人之活動說，求學做工和娛樂，三者也是缺一不可，因此決不可單拿求學的事業；算做教育，而把其他二種，置之度外。

想得到的，只有這四項，想不到的，一齊歸入下節去補敘。那麼我們的都教育制度之歷史的考察。這一節書的範圍，大約就可以如此定了。不過史之闕文久已如此，我們若欲求堂而皇之的欽定教育制度，到還可以找到三五分資料，若欲求引車賣漿之流的教育方法，那便翻遍五車書，也未見得有一二行可靠。因此我們這一節書內，只得就一時代當權階級的教育制度，略為敘述一下，至於搜逸補漏，則須待之於專史。我們要知道當權階級的教育制度，是有意識的，有組織的，而被壓迫階級的教育制度，則純是出於天然的發展，且支離破碎不成統系，依靠這一點分別，則我們撇下其他階級，單將一時代當行出色的教育制度，略為敘述，似乎也不算過分。

從教育制度演進痕跡考察起來，大約可以分作以下的幾個時代——

第一：是教育制度，未獨立時代。

第二：是宗教教育，未分時代。

第三：是貴族時代。

第四：是農業社會時代。

第五：是國家主義時代。

第六：是資本主義時代。

第一個未獨立以前的教育制度。我們爲什麼，叫牠做未獨立的呢？就因爲這時代的教育，純是出於天然的要求，並沒有人爲的意思在內。他們的目的呢；也老實實爲生活而生活，而且多半是爲直接生活而生活。那些雍容揖讓周旋折旋的虛花頭，還都沒有出現，雖然裝飾先於實用，斯賓塞老先生已首先說過，而且差不多已可認爲可信的真理。所以澳洲土人之花面文身，美洲紅人之披毛插羽，當其樂育後，進未嘗不以此爲最先學習之要務。然而畢竟打魚獵獸，其爲學習，更爲

重要，這是我們生當數萬年後的人，可以據理推知的。因為數萬年前的野蠻老祖宗，畢竟比不得我國春秋的君子，歐洲希臘的哲人。那樣舒服寫意，他們沒有與臺皂隸，爲之服役，工虞農賈，爲之供養。一樣的兩肩承一口，生下來便有自己爲自己找飯吃的義務。試問這些找飯吃的本領，不從學習，又從那裏得來的呢？因此縱然也許有一二鄉黨，論齒的長老，大酋論功行賞，得以安坐而食，但這都是積資得來的，當其幼時，卻也一樣的經過，自謀生活的苦功。林中逐鹿，水底摸魚，父以是詔其子，兄以是誥其弟。騰趕跳躍，越澗翻溝，不必有志於體育，而體育自在其中。解衣推食，敬老恤幼，不必有志於德育，而德育自在其中。觀星授象，測影知時，則天文學自在其中。排陣點兵，誅茅分賞，則數學自在其中。避水患之頻臨，而掘溝壕以禦之，則幾何學自在其中。逃風雨之侵襲，而建宮室以禦之，則建築學自在其中。剡木爲舟，剡木爲楫，則航海學自在其中。弦木爲弓，剡木爲矢，則軍事學自在其中。依故老之傳說，談洪荒之往蹟，則歷史學自在其中。辨土脈之肥瘠，察地形之亢濕，則地理學

自在其中。鳥獸蟲魚，博聞強識，則生物學自在其中。水火工虞，觸類旁通，則理化學自在其中。甚或毀瓦畫墁，圖物象形，擊土塊以爲聲，操羽毛而爲舞，則藝術自在其中。又或迎神奏曲，集衆陳辭，懷古興歌，哀吟寫怨，則文學自在其中。凡此種種，俱不必待興學校，崇師儒，粉條黑板陳於前，記過扣分督於後，而自然按步就班，相觀而善。何也？以其迫於生活所需要也。

我們也知道學問愈進，則愈專門，社會愈進，則愈複雜。數萬年前野蠻老祖宗，粗枝大葉的生活，斷非我們數萬年以後的子孫所得而倣效。因此舉古人之生活即教育，斷非以此即示範鵠於將來，而謂羲農黃堯之古，可復於二十一世。不過古人亦有他古人之長處。他們的教育，純是出於生活的需迫，雖無後世人爲之精巧，卻亦無後世人爲之矯揉造作，故如盧梭所極口稱贊的自然教育，雖非盡合於事理之當然，卻也不無一二可採之處。古人的教育，如茹毛飲血，雖然樸陋，卻是真的。後人的教育，如粉墨登場，雖然工妙，卻是假的。苟知此意，則取古人真樸之精神，而

傳以後人工巧之設施，豈非相得益彰。我們所主張的未來教育制度之真意，不外乎此。

第二個宗教教育，未分時代的教育制度。教育在原始社會中原是不獨立的，我們若欲追求牠的獨立的起原，應當託始於宗教制度大成以後。教育與宗教在神權社會中原是一物。我們在他處曾經說過，教育只是附屬於那些家庭宗教部落族團職業之下，『聊備一格』的。那麼說牠是和家庭部落族團職業等原是一物，也都可以，爲什麼要專與宗教扯在一處呢？這其中有個分別：如家庭部落族團等，本身並不足作教育之目的，則附屬於其下所學習者也，不過是維持生活之方法，這都可以歸入職業之類。而在原始社會中，生活簡單，職業之地位既不重要，且亦無精密而統一之組織，其影響於生活者，決不如宗教之重要。宗教在半開化社會中所佔的地位，不但凌駕職業而上，抑且凌駕政治而上。每一個上古的文明國中，宗教師總佔首席。在政治經濟教育等，沒有特別組織以前，宗教已有了很精密的

機關和儀式。在古代社會中，宗教負有很多的義務。牠代理着政治，代理着經濟，並且代理着教育保存固有的文明傳授，已得的智識維持，傳統的信仰，而尤其在造成一個統一的人格。像這些，現在都是教育所負的責任，而那時都在宗教的手中。試問在古代能毅專心研究學術的，是那一種人呢？保存圖書及一切文明的產物，以傳之後世的，是那一種人呢？自懸一種理想的人格之標準，而強後進以赴之的，是那一種人呢？可知現在所謂教育的重要精神，已一半含之於那時的宗教裏邊。再單就制度方面講，則其遞嬗之迹，尤爲顯然。就我國而論，宗教之「教」與教育之「教」二字本出於一源。三代教育所重，惟在禮樂音樂，本卽宗教之副產物，其目的在極神人合一之致禮，則五禮之中，祭禮最要，此外婚喪嫁娶之節，在凡有宗教的國家，都是宗教家的職務，可知中國古代教育，卽由宗教遞嬗而來，詳觀禮記中，禮器祭義諸篇，其義自見。而後世崇師重儒之大典，所謂臨雍釋奠，養老乞言，其實都是宗教的儀式。甚至於二千年後，七八歲的小學生，上書房也還先要向大成

至聖先師位前奉三個揖，而天地與君親師，並列爲私書房崇拜之對象，在我國以外之各國，則歷史上的教育事業，無不先操之於宗教家手中，直到十九世紀的末期，教育與宗教分離問題還在德法兩國引起重大的紛擾。直到現在，屬於宗教團體的教育事業，還佔世界教育的一大部分。可知教育與宗教之淵源，由來，非一日了。

第三個是貴族時代的教育制度。貴族時代與神權時代大體上常是相伴的，其不同之點，卽在此時代人權已超過神權而佔第一位。社會上顯然分作數個階級，而優勝的階級爲維持自己階級的地位及信條起見，乃有教育制度之創立。這種制度的內容，顯然離直接生活——卽衣食住等——相距甚遠。因爲貴族階級，是不要縈神於生活問題的。我國春秋的卿士大夫，常有其分得之采邑，希臘羅馬的貴族，亦有奴隸爲之服役。因此，其教育之目的遂非爲生活的，而成爲奢侈的。牠的目的乃在造成所謂受社會上尊敬的君子人。這是現在文雅教育一派的起源。

在這種教育之下，禮自然是最要緊的，因為不懂禮節，便要失了他們的身分的緣故。此外音樂及其他科學智識，也有許多要曉得的，但所以需要的緣故，都不外乎爲虛榮起見。在這個時代，智識的傳授已與品格的陶冶同被看重，不似在宗教教育時代對於智識的輕忽了。對於技能方面呢？則除了交際所必要技術如舞蹈、競技之類，別的簡直沒有。到了這個時候，教育便成爲一種獨立的事業，有了獨立的組織和專門人才了。爲什麼要這樣的發展呢？這正是基於貴族社會的特殊情形。貴族們的生活是很高貴，又很安逸的，決不耐煩紆尊來從事於教育子女的事業，而且他們所需要的教育，又是較專門的，不是隨隨便便，不教而能的。因此不得不發展一種專門以教育爲目的的事業，有專門的組織，專門的機關，專門的人才。這種教育的機關，從歷史上考起來，大約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國家或社會公立的，一種是私家成立的。前者如中國古代的國學及希臘之公立學校，後者如中國的家塾與希臘羅馬的私家教師教僕等。大約就歷史的痕跡考來，公立的反較私家的

恆爲先起，這因爲古代政府，乃自神權政治遞進而來，神權時代政治及教育，恆爲一的，故貴族政治之初期，亦承此趨勢而統一的教育制度。但自貴族階級完全發展以後，漸漸王權下移，政治有分化的趨勢。貴族階級所需要的教育，亦漸複雜，有非公立學校所能全具其內容者，因之私家教授制乃日發達，自此種制一成立，而教育遂全變爲傳授智識之機關，離人格陶冶之義，愈趨愈遠。同時教育亦遂變爲優勝階級的附屬物，爲之作宣傳的器具，無復與宗教未分時代的尊嚴地位了。

老實說：貴族社會，實在是一個畸形的社會，因此他所產出的教育制度，也一定是個畸形的教育制度，不過這種畸形時代卻是各民族所共同都曾經過的，因此我們才有注目牠的必要。如今我們且翻回來看，那時代普通的社會下產出來的制度，即農業社會的教育制度是如何。本來貴族階級，也是農業社會的產物，牠的教育制度，也是間接受農業社會的支配，不過祇是農業社會中一畸形的組

織，我們若專研究了牠，最容易忽略了農業社會的本來真面目，若欲究普通農業社會的教育制度的真面目，最好是擇貴族制度已竟消滅的時代，一爲考究，這種時代在西洋史上的，差不多找不出來的，——除了羅馬帝政的末年，有一時代是如此，——因爲西洋的貴族制度，消滅最晚，而機械工業又發達最早，兩時代幾乎相銜接，而農業社會之真面目，遂被湮沒。但在東方，如中國及印度，則俱可考出這種情形的。因爲中國自秦漢以後，貴族階級即已剷除，印之喀私德（Caste）雖至今尚存，但因其平和時代較多而農民之生計較裕之故，階級之區別遂不致阻礙民間教育之發展，故從此兩國考察，大可見農業社會下教育制度之真面目。大約農業時代，最普通的教育制度便是私塾、村塾等制，決難產出大規模的近代學校制。這因爲農業社會的基礎是站在分散的農村上面，彼此聯合的力量是比較薄弱的。他們也不需要更大的組織，與更大的效能。故這種淺陋的村塾，恰好應他們的需要，在印度天氣炎熱的地方，則露天教授更爲合於農民的脾氣。在中國則各

種學塾，有似乎專為應科舉而設的。其實並不盡然。大約上一點的書院，乃是一種專門的科學教育——廣義的科學——這自然是稍有文化的社會中所同具的，與農民無多大之關係。至於下一級的學塾，這才是真正農業社會的教育制度。牠的目的在授平民以簡單的智識。讀書習字，自然是最要緊的，算術也有時為附屬科目之一，此外尚有關於常識的科目，三字經、四言雜字，再進則龍文鞭影，幼學瓊林，一類的教科書，便是這種求知的需要而出現的。這種學塾，自然不會有更大發展的，因從農民的經濟力，從農民的需要上都不許他為再進一步的要求。中國的科舉考試制便恰可調劑這種不平等現象之一部分。此種制度，雖然就目的內容兩方面論都無可取，但能使農民社會不阻礙其上進之路，卻也未嘗無片面之長。故實際上，仕祿之途雖仍然以地主、貴閥等有力求學之家，子弟為較易登進，但如農民能刻苦不輟，亦未嘗不可一旦平步登雲。這是現在資本社會中之教育制度所斷難希冀的。這種制度，也是農業社會的產物，現在非此時代，自然不必作復古

之想。不過我們若欲見農業社會中教育制度之真面目，便應當往這一類制度中去求，而前節所舉之貴族教育，不過一時的畸形現象，且是從游牧時代過渡來的殘餘現象。真正健全的農業社會，如——中國——這種現象是不會常存在的。

我們且再看一看，另一種的畸形制度便是所謂國家主義——或軍國民主義——下的教育制度。這種制度的發展期，是很短的地域，也並不普遍，但因他在現行教育制度中，尚佔有多大的勢力，故足以引起我們的注意，這種制度是站在農業社會與資本社會中間的一種畸形的發展，亦猶之貴族制度是站在游牧社會與農業社會中間的一種畸形的發展一樣。在這種制度之下，所要求的，乃是一個簡單的背槍的機械，目的是純一的，方法是單純的，所以最適宜於大規模的教育制度。本來自人類知有爭鬪以來，這種制度便已不絕地存在，我們在農業社會或工業社會中都能看出兵是四民以外的一種特殊階級。不過從附庸蔚為大國，從偏邦進為正統，卻要算從這時才起的。這種制度，當然是不甚合於人類生活的

本性的，故非有特殊的鑄造所不行。落實說起來，國家主義，本是一種變形的宗教，本是代宗教而興的一種新信仰，故在此主義下蔚成的教育制度，恰如在神權時代的教育制度一樣，負有代天宣化的責任。但牠這個『天』已不是那虛靈不昧的上帝，而換了實際的國家。牠的教育的目的，不是要造成一個順自然本性發展的人，而乃是造成牠理想中的人。近世大模範的學校制度，本是應這個需要而起的。在這種制度之下，教師對國家與官吏的地位相等，對學生與軍隊長官的地位相等。其餘一切組織，均與此主義相應，這是顯然的事實，不必細瀆。總之，這種制度既不合人情之自然，又無必然的經濟的基礎，現在眼看就要衰落殆盡了，我們還要重嘸已死之骸，也就不必了。

最後便到了我們現在社會所實行的，而且是方興未艾的教育制度，便是所謂資本主義時代——或稱大工業社會時代——的教育制度。自農業社會，一變而為工業社會，人類生活的各方面，都起了絕大的變化。從平靜變為活動，從單純

變爲複雜，從分散變爲集中，這些都非牢守舊日的信條所能應付。而尤其可令人注意者，即直接維持生活之方法，變爲許多專門的技術，非經過特別的訓練，不足以應用，因此教育的內容和形式，便不能仍舊保持曩日簡單的狀態。漫說盧梭的離開社會，純任自然，復返於原始社會的學說，要算妄想，就退一步來說，我們祇求恢復到農業社會的農村學校也是不可能的事。在表面上看起來，國家主義的主要教育制度，是學校，資本主義的主要教育制度，也是學校，兩者似乎沒有甚分別，但實際上，是絕不相蒙的兩件東西。我們試把日本和美利堅兩國作個榜樣。或者把我國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聯合會所議決的新學草案和已往舊學制作個比較。一個是整齊劃一，一個是活動複雜，一個是絕對被動，一個是相對自由，一個注意在養成頭腦簡單而勇於實行的人才，一個注意在養成頭腦伶俐而善於應變的人才。這些區別，有人說是日耳曼民族與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因民性不同之故，有人說是舊教育思想與新教育思想不同之故。在我們看來，這些解釋雖然都有些

理由，但終不是取根本的理由。牠的根本理由乃是兩國不同的社會組織影響到教育制度的自然的結果。我們現在的學校，不能不練習作工，不能不練習自治，不能不注重於實際的問題。但同時他一方面，我們的學校也不能不徵收學費，不能不恭維資本家，不能不利用廣告方法，來替自己招徠生意。我們的學校功課不能不繁多，組織不能不複雜，內容不能不擴大，運用不能不靈敏，理想彩色不能不打消，實際彩色不能不濃厚，最要緊的，是不能不設法與社會接近。這都是我們的社會制度需要如此的緣故。雖然現行教育制度有種種不滿人意之處，雖然我們不惜大聲疾呼，來與此種教育制度作戰，但從牠逐漸與社會接近的這一點看起來，我們終認牠為較有希望的制度，為進達於理想制度的過渡橋。現在雖然有許多，人，仍然夢想把學校變作古廟，變作山林，變作私塾，變作兵營，但我們可以斷定，這終久都不過是些夢想，只要我們平地上的煙笛，一天比一天加多，我們學校，決沒有再因於古廟、山林……等等的希望了。而且我們也正不必作這樣的夢想。我們

只希望我們的學校擴大了，將古廟、山林……和鍋爐、汽笛……同列為學校內容之一物。我們不希望將學校縮小了，祇變作古廟、山林……的專用品。我們將來的學校，不希望收功於拿一個偉大的人格，感化的教育家，而希望收功於拿全部環境互相影響的社會，脫離了以個人為中心的教育而進入於以環境為中心的教育。這些並不是可悲的事情；可悲者，在一方面有停滯於現在地位，不思再進的人，他方面又有追懷古昔的人。雖然復古思想也許就是革新的先導，但就我簡單的頭腦看來，我始終主張在反對資本社會的教育制度之先，不能不更堅決地反對那些比資本制度更頑舊的資本社會以前各種社會遺留下來的教育制度。

三 理想的教育觀

我們在上篇第二節中，已經從歷史方面把教育制度已往的發展變化之迹，給大家指出，如尚有未詳盡者，可與毀校造校論一篇參看，自能得其要領，至於此種發展之結果，將到何地步，我們從教育制度之歷史的考察，能否發現其所以演

進之一般理法而使我們得以根據此既往發現之理法以推測將來，這些問題都讓我們在下篇理想的教育制度節中討論，此處不必煩瀆。我的本意以為只有根據這種歷史上顯現的事實而歸納出來的理法是可靠的，因此我們餘外更用不着再有討究。但是如果採用這種辦法，則一部分喜歡用玄學的辨證的朋友，便不免有些不滿意。何以呢？歷史上顯現的事實，只能證明爲什麼是如此的問題，並不能證明爲什麼應當如此的問題，難道不許我們於必然的演進以外，矯以人爲的努力嗎？難道不許我們打破了歷史的軌道而自發揮其理想上的教育制度嗎？像這些都是免不了的責難，而我們在此處爲避免自由思想家的責難起見，想另從別一方面入手，建設一種理論上教育理想的系統，換言之，即是本文關於教育哲學的一部分。但是即在本節之中，我也想處處拿歷史的事實作理論的基礎，決不敢憑個人的意見，以妄發議論，這是要請讀者注意的地方。

本節所討論的，既係理想的教育觀，換言之，即理想上之教育應當具有若何

條件，則推論上之所應討究者，實有二事；一是理想，一是教育，然二者實無分別之可能，蓋理想係用以形容教育者，並非謂將舉教育問題以外之理想而一一討究之，則可知本問題之中心，仍在『教育』一端。故本節之責任，即從理論上把教育的涵義，弄得十分清楚，還牠一個本來面目，則理想上之教育應具有若何條件，自可不辨而明。蓋凡一事一物之出生於世間，自必有其所以出生之必然原因，此必然原因，即是該事物真正的價值，蓋苟世間不需有此事此物，則此事此物自然斷無出生之餘地，此事此物既已出生，則自然在世間必有其相當之用途，此用途即可謂之爲該事物之本身價值，雖環境是時時變化的，到了需要變化了之時，則以前因應舊時需要而出生之事物，至此或因需要變化而停止進行，（滅亡）或轉變而別呈他種之效用，藉以自存於世，皆屬事理之所應有者，然苟此事物不至中途滅亡，則無論其繼續發展因時勢之需要而變出許多不同的花樣，呈出許多各別的效用，吾人苟就此許多不同的花樣，各別效用，綜合起來，一爲研究，則該事物本來

之涵性自見，而其價值，亦自然易明。根據此事物之正當價值，而發展之理論系統，始得謂之理想，否則僅空想而已。理想與空想之分別，即在一能施之於未來之實際而脗合，一則僅成爲不合於實際之理論耳。我們現在談到理想的教育觀，便也應當如此下手。我們應當首先看教育是因何發生的？換言之，牠的出生的必然原因是什麼？這個問題似乎頗好回答。現在一般學者講教育的起源，往往要追溯到動物時代的類似的行動，雖說在動物時代牠們確是純粹出於本能，並非有意地曉得要如此行動，但就其行跡而觀，我們不能不認爲也是教育行動之一種，然而其所以發生如此行動的原因，在何處呢？老貓爲什麼要教小貓以捕捉之術呢？老犬爲什麼要教小犬以撕鬪之技呢？這顯然容易回答，無非爲着生活上需要有如此的訓練罷了。乃至於野蠻部落中，林中逐鹿，水底摸魚，父以詔子，兄以誥弟者，亦無非都爲生活起見，才有此無意識或半意識的教育行動出現。蓋生物一生唯一的目的，只在對付環境——消極的叫做適應，積極的叫做改造——這是無庸解

釋的事實。越是低級的生物，牠的對付力越小，只有順從着環境的束迫，逆來順受，更無多少自由活動的餘地，因此牠的生活，便是簡單而又簡單的，只有依着本能如常地生活着，那自然用不着教育，教育也不會在那時代出現。到了稍微高級點的動物，如同貓犬獵狙的時代，牠們的生活，不能像從前那樣簡單了，所以不簡單的緣故，就因為牠們的生活力漸漸加增，對付環境的能力，便隨之增大。牠們於環境不能像從前的那樣老老實實一味逆來順受了。牠們不免多少要施點適應或改造的手段來對付。對付環境，雖說牠們仍然在本能生活之中，未必便真正有意懂得對付環境的意義，然而經過幾千萬年受着這種逐漸加增的生活力和環境掙扎的經驗，幸而逃得過天然淘汰的種族，便自然依着保存種族——維持生活——的需要，於各種複雜的本能之外，產生一種教育的本能出來。各種本能，譬如前線的兵士，教育本能，便是指揮官。牠的責任是在補助或矯正前線兵士作戰的行動的不足或錯誤，使各人對於前敵的目標——環境——更加清楚些，有了教

育的本能，才有了修改各種本能的器具，才有了由本能變為智慧的機會，才使生物對於環境的關係，有由被動進為主動的傾向。所以我們說教育的出現，乃是生物對自然抗爭大勝利的第一章。因為從此以後我們的生活，才有了自己主張的能力。我們以後才是『對付環境』，而不是『環境對付』。自此後到了人類社會，生活力越發展對付環境的能力越大，所需要教育的效用便越多，蓋因生活力之發展，其與環境之關係愈加複雜，則一切應付之行動，有非僅恃本能所能濟事者，非經過長時間的訓練不可，而此種訓練——或學習——之需要，遂使教育之價值，在社會中日益增高，由此觀之，我們對於教育是因何發生的這一個問題，研究結果所得的答案，當然便可以說教育是因訓練生活而生的，牠的出生必然原因，便是生活的需要，求牠的真正價值，便也在這個能補助生活對於環境抗爭的能力上。

說到這裏，我們還應當補着解釋一段。我們說教育是為訓練生活而生的，或者便難免有人指摘說生活不過是教育目的之一種，除此以外，非生活的教育目

的，也何嘗沒有。我們有的是宗教信仰的教育。有的是爲心靈高尚的教育。有的是爲社會榮譽的教育。像這些都不是單說訓練生活所能包括的。便是在野蠻社會中裝飾，先於實用也是顯然的事實。可見單說爲着生活，是不够的。這話應當如此回答，我們所說的生活，不是單單指穿衣喫飯的生活，此外關於精神的部分，關於社會的部分，都在我們所指的生活範圍之內。譬如貴族時代的習禮學樂，當然與穿衣喫飯性質不同，然苟人而不具備此條件，則必不能在貴族社會中立足，因此習禮學樂，便也自然變爲生活必需條件之一，而爲教育所不容不注意者了。這個問題，且待下文談到什麼是生活之時，再來詳細研究，此處只提明此點，以免來或者的責難。

從上文看來，我們便自然可以明白事實上教育的目的，只是『訓練生活』四字？但訓練二字，較爲狹義，容易被認爲祇是被動的受人教導，才算做教育，事實上老貓犬教導小貓犬的行爲，固然要算是教育，便是老貓老犬，從日常經驗中學習

改良，或促進自己生活的方法，也何嘗不是含有教育意味的，所以要把『訓練』二字改作『發展』二字，才能充分表示出他的意思來。至於這『發展』二字，用得到底得當不得當，那且擱在後文再議。我們現在依理論的順序，自可以替教育得到以下的定義。

凡生物發展自己生活的行爲，都叫做『教育』。

或者取狹義的解釋，將動物時代一切本能的類似教育的行動，都撇開不算，只把成爲有意的行爲，以後的一段，才算做教育事業，那麼我們的定義，便可以更嚴格點，這似乎更容易使人了解，教育的本來價值便是：

凡生物有意地發展自己生活的行爲，都叫做『教育』。

依前一定義，則教育應當從動物時代數起，依後一定義，則只有在人類社會進化以後，才有教育出現。我以為兩個定義，只有寬窄的不同，並無根本的衝突，故此可以任意採用的。

但是無論採取那一種定義，在或者看起來，不都覺得有點太廣泛了些嗎？若是果然把『發展生活』當作教育的定義，則實際上生物的行爲，那一件不是作發展生活用的，我們又何以別教育於其他行爲？爲回答這個問題，我在這裏應當先提出一件事實請大家注意。我們要曉得事實上的教育和學說上的教育截然是兩件事，事實上教育機能的發展和學說上教育定義的發展，並不是相伴而行的。我們在上文中已經指出在動物社會中類似教育的行動，早已存在，但在動物社會中牠們自己並不懂得什麼叫做教育，這一個意義，假如牠們也有學術名詞大辭典，我敢保你在這個辭典上一定找不出『教育』這一個名詞。所以我們才把牠叫做無意識時代，因爲牠們事實上雖有了教育，而學說上尙無教育的緣故。——動物時代本無學說，此姑不論。便是在人類社會的野蠻人中，對於教育的意味亦尙未十分摑到，不過略知學習的必要而已。然而畧知比較起全然不知來，便高明得多，因此我們便替牠另起個名詞叫做半意識時代，以別於全然本能的無意

識時代。這種半意識的教育學說，從野蠻人社會起，慢慢地一步一步發展，這便是伴着人智進步的。我們人類對於教育意味之認識的逐漸發展。嚴格說，我們現在也還在半意識時代，不過在我們是認識的，這一半已經比不認識的那一半多，而在野蠻人方面所認識的只有那一點點罷了。我們既然曉得人類對教育意味的認識是逐漸發展來的，便可悟事實上教育雖自始已與生活糾纏不開，自始已負有發展生活的全付責任，而在學說上我們認識教育與生活之關係，卻祇是近幾十年來的事，或者可以說既現在也還未完全認識。那麼，我們乍聽見這一個定義，並不為甚過。我們在前篇已經說過機能與組織是兩件，我們現在擴大來也可以說機能與行爲是兩件事，同樣的行爲，不妨有許多各別的機能，凡發展生活的行爲，都具有教育的機能，都可以算做教育的事業，但同時也不妨都具有別項的機能，都算入別種事業之一，這原可並行不悖的。因此我們這個定義並不算過於廣泛，只有其中用字是否確當，我們且待下文另行分別討論罷了。

我們既然承認這個定義尙不爲無據，則要知我們所描述的這個定義，只是事實上的定義。我們由這個事實上的教育定義出發，便可以渡到我們理想的教育的定義上去。因爲我們已經明白了教育的本來面目，和正當的價值，則就此已知之事作根據而樹立我們的理想，是可以免除空想之譏的。我們這種理想的教育觀仔細說起來也非一日兩言可盡，現在姑且籠統下一個簡單的考語，然後再依次解釋下去。我們的理想的教育的籠統考語就是要：

『發展理想的生活』。

單就這句話看，似乎總不至於惹人挑眼的，至於什麼叫做生活？什麼叫做理想？怎樣叫做發展？理想的生活是什麼？發展理想的生活又應當怎樣？這些問題，以下分講：

我們先看什麼叫做『生活』，這個我們在前文也已講過。生活便是生物來對付環境的事實，心理學家拿一個刺激一個反應來說明生活的意味，和我們的意

思大概相同。我們在這裏且撇開一切關於生物與環境的主從關係的爭論。我們不管他是生物來自動的對付環境呢？還是環境強迫着生物去想法對付呢？總之：生物的對付環境是一件事實，這一件事實，我們便把他起個名字叫作生活。既然生活的意思是指生物對付環境的事實，則可知生活的意義，決不止限於衣食住等直接問題，因為餓了要喫飯固然是對付環境的事實，而喜歡了要唱歌卻也是一種對付環境的事實，感無信仰之苦而祈禱，於宗教也是一種對付環境的事實，學繁文縟節以求周旋於社會，也是一種對付環境的事實，因此我們前面說關於精神的部分，關於社會的部分，都在生活範圍之內，也是不能算錯的。生活的性質，我們把牠分作兩種，一種叫做無意識的生活，或本能的生活，他一種叫做有意識的生活，或理智的生活。我們可以說無意識的生活，是環境為主動，生物為被動的，到了有意識的生活出現以後，生物才漸漸地從環境對付的地位，升到對付環境的地位。因為到了這個時候，生物才有補足或糾正自己有為的能力，才得自

由以對付環境。這種補足或糾正的能力，便是教育。所以教育的出現，是生物有了意識生活的一標徵，所以我們說他是生物，對自然抗爭大勝利的第一章。到了教育的能力十分發展，我們的意識可以完全左右我們的生活的時候，這才有理想生活的可言。所以教育又是發展理想生活的必要的手段。

我們再看什麼叫做『理想』。我們說理想是生物脫離了本能生活以後才有的，這話大概不能算錯。生物從『環境對付』的生活，進化到『對付環境』的生活，他的唯一的標徵，便是有了理想。我們不必把理想用作是只有系統的主張才算數，凡是有一種目的懸在那裏而想設法以達到者，在我們都謂之理想。因此我們所謂理想的界限是甚廣的。不過正當的理想，須根據於事物之正當價值而立論，始有可實現之希望，否則便只能算做空想，所謂事物之正當價值者，有兩個條件，一個是合於事理之真，一個是實際有用，能根據此兩種條件者，始得謂之理想。

我們底下再看『發展』這個詞的意義。我們先要了解生活的真價值，並不在

一成不變，牠的真意義，正在這個『變』字上。從簡單的生活，到複雜的生活，從本能的生活，到理想的生活，從被動的生活，到自發的生活，這些都是慢慢變着來的。這樣的事實，便叫做發展。生物的發展生活，大約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無意的發展，（被動）一種是有意的發展。（自動）前者是順環境的逼迫盲目進行的，後者自己先有一個目的而後向之進行的。這兩種方式的區別，自然便在一個是無理想，一個是有理想上。自從生物進到了有理想的生活以後，教育便與發展成了一件事。因為達到理想生活的方法，只有一種便是教育，所以教育之意義，便與有意的發展之意義，成爲一致。我們用有意地發展，作爲教育的定義，便是這個意思。但是因爲向來人類對於教育意味的認識，是極爲狹隘，把教育當發展講，總有覺得不甚合式，他們替教育下的定義，是預備生活，而不是發展生活。他們所以採取預備這個名詞的緣故，一是要把教育的時期，限於成人以前，二是要把教育的方法，限於特殊的行動以內。這都是受了時代思潮的暗示，把眼睛太束小了的緣故。他

們只看見在現行學校制度之下學校與社會截然是兩件東西，學校的分子，與社會的分子，截然是兩種人。在學校受教育的，不許他有同時在社會活動的權利，在社會做事的，又無須再有入學校的必要。學校成爲少年人的專利品，少年的生活，在一般人看起來，是專爲做成人生活的預備用的，那麼自然不得不把教育當作預備的意義講了，他們卻不會從已往教育制度演進的歷史上看一看，學校制度並不是唯一的教育制度。學校制度是軍國主義的社會下產品，他的一切組織方法，都多少帶點軍國主義的色采。軍國主義下的社會所要求的人，乃是一個背槍的機械，這種機械，不是順人性的自然發展所能達到的，因此不得不犧牲一部分的光陰去專做預備的工夫。同樣在貴族社會中，私家教師的發達，也是因爲貴族社會中所要求的生活的條件，多有非順自然發展所能達到，非假以預備工夫不可的緣故。我們並不是說發展的意思，便全不含有預備的意義在內。一個人學習騎自行車，還得費一天半晌的預備工夫，才能見效，何況學習着堂堂地做一個人。

只是把預備的工夫和生活，截然分作兩段，把預備的方法，和實際截然分作兩種，這卻是很不妥的辦法，（所以不妥的理由在下篇再講）。尤其是把教育的意義，僅僅的限於預備的意義，那便是萬講不通的事。所以即在現行的有限時期的學校教育之下，也還另外有無限時期的，社會教育發生，在現行的有特殊方法的學校教育之下，也還另外有無特殊方法的家庭教育存在。由現在學校教育之尙不能全盡了教育的責任的情形而看，可知以預備一詞代表教育的意義，是極不妥當的。反言之，我們拿發展來表示教育的作用，卻是沒有語病。這個緣故，且等我們下文把理想的生活，解釋清楚，自然可以曉得。

底下我們看到理想的生活是什麼。這個問題可就多了。我們在上文解釋理想的時候，已經說過真正的理想應當根據於兩個條件，一是是否合於事理之真，二是是否實際有用。然而既使有了這兩個條件，也是很難入手的。所謂真與假，所謂有用與無用之分別，難道果然就都是一成不變的嗎？自實際主義的哲學家看

起來，所謂真理本即是有用的別稱，而事物之有用無用，又是時時不同的，因此強欲懸一理想以範圍百世，本是絕對不可能的事。即使是非實際主義的哲學家，雖承認有客觀的真理存在，然所謂客觀真理之標準者，亦言人人殊。況且教育本是社會事業之一種，不能如自然科學所研究的一樣，但以求真爲旨，歸牠必須兼顧到是否實際有用的方面。因此我們談到理想的生活，這個問題，便不能但憑主觀的這樣想那樣想算了事。我們必須一方面參酌生活的本來意義，一方面按之現在的實際情形，兩者不至矛盾牴觸，始得有真正可靠的理想之可言。

但是我們一方面不要忘了一件重要的事，在人類社會中，我們自己認識自己生活的意味，實在是很遲而且很窄的。人類生活了數十萬年，而對於自己的生活發生疑問，發生研究的心理，卻是極近極近的事。便是在現今的社會中，也還有十分之七八的民衆，他們對於生活的意味依舊日用，而不知依舊不求甚解地混了過去便算。只有幾個聰明好奇的朋友，他們才肯發生疑問，才肯對於這個說大

又不大，說小又不小，說要緊又不要緊，說不要緊又要緊的問題上瞎用心。他們第一次用心去找生活的來源，但是喫虧在所憑藉的智識太缺短了。他們只看見環境勢力的偉大，於是不知不覺便把自己的價值無端縮小，反拿什麼自己以外的神呀佛呀胡亂崇拜，到好像自己的生活是別人所給的一樣。這便是宗教時代的生活觀。這一說，未免把自己的價值太貶小了。到了社會稍稍進步的時候，又換了一班朋友，他們看從前所說的那些話，太不像實在了，爲什麼要把自己的生活，糾纏到什麼神呀佛呀上去，這似乎有點豈有此理，於是他們才第二次用心去找生活的真意義，但是又喫虧在他們沒有找到相當的地方。他們只知道憑着自己一些簡單的腦筋去上天下地，胡思亂想，你創一個方式，我變一個系統，鬧得來呀呀乎，實實不清。問他們主張的證據在那裏，他們是難得回答得清清爽爽的。這便是玄學的時代生活觀。這一說又未免把自己的地位太蹈虛了。於是到後來才有第三班的朋友出來，他們曉得前兩班朋友的錯誤，只在一個不肯從實際去找證據

上，於是才變了從前的老花樣，另闢一個新奇而又平正法門，定要尋根究底，把生活弄成他大削八塊，然後一塊一塊找他的真正的原形。他們於是：

從各種生物的比較形態上，看出生物是逐漸進化的，我們人類的的生活，不過是生物生活之一種，也是從進化而來，而且還有更往前進化的趨勢。——這是生物學上的生活觀。

從各種生理組織的解剖上，看出人只是一個細胞的集合體，一切思想言動，不過都是各細胞所組織成的神經機關，血液循環，消化，機關……交互發作的機能，並無神奇不測之處。——這是生理學上的生活觀。

從心理的研究上，看出人類有各種的精神的機能，這各種精神機能，統合起來，便成爲完全的人格，我們的^{生活}。便是這種統合的精神機能於環境的刺激之反。——這是心理學上的生活觀。

從羣己的關係之研究上，看出個人是不能脫離社會而獨立的，個人的思想，

言動、無一不受社會環境的影響，而且欲判斷個人之價值，亦非以社會爲標準不可。——這是社會學上的生活觀。

此外如同從天文學上看出人只是太空中一片浮漚上微末的生聚；從化學上看出人只是幾十種原質的混合體；從物理學上看出人的一切生活也都是受看物理勢力的支配的。……像這些舉起來，可以舉不勝舉，我們此處不必細說。

以上各方面的研究，雖然論點不同，然而有一點相同的地方，便是這些結論都不是憑空杜撰的，都是辛辛苦苦從實驗得來的，你要問他證據何在，他能給你一個真真確確的證據，因此我們才認爲與以前的那些宗教的生活觀，玄學的生活觀不同，我們叫他一個名字做科學的生活觀。

就我們現在的智識而論，科學上所發現的生活觀，是比較的可靠的，因爲他有實在的證據。我們要描述一種理想的生活，萬不能於些科學所發現的結論以外別尋根據。

我們現在的責任，只是要把各種科學上發現的不同的生活的涵義，統合起來成爲有系統的組織，這或者就是現代哲學家所應做的事罷。

由以上各種科學對於人（生活的主體）之研究之結論綜合起來，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對於人格之完全的涵義。曉得了理想的人格是什麼，才曉得理想的生

活是什麼。

第一：我們從生理學上曉得了具有五官百骸神經肌肉的才能算做人。因此我們理想的人格的第一個條件，便是應當使生理上各種機關成爲平均的適度的發達。——體育。

第二：我們從心理學上曉得人類具有感覺知覺的機能；從生物學上曉得這些機能的發展確是生物進化的標徵；又從社會學上曉得感覺和知覺的充分發達，又確是現今社會所急需要的，因此我們理想的人格的第二個條件，便是應當充分發達這些感覺知覺的機能。——智育。

第三：我們從心理學上曉得人類的精神作用，除了關於知識的方面外，又還有關於感情的方面；我們又從生物學社會學倫理學美學諸方面，曉得了這種感情的作用，也是人類發展所不可少的，因此我們理想的人格第三條件，便是應當使這些感情的機能也有適當的發展。——情育。

第四：我們從心理學上又曉得除了智識和感情以來，還有一種意志的作用；我們又從生物學社會學上；曉得這種意志的作用，也是生物發展上必不可少的，因此我們理想的人格第四個條件，便是應當使這些意志的機能也適當的發展。——意育。

以上都講的是個人方面，我們又從生物學上曉得人類之所以戰勝其他動物者，就在這個能合羣上；我們又從社會學上看出個人與社會之關係至密切，決無離羣索居而能生活者；我們又從倫理學上曉得惟一判斷事物之善惡價值者，便在社會的需要，（先天價值說是哲學自欺欺人的話頭不足道的。）因此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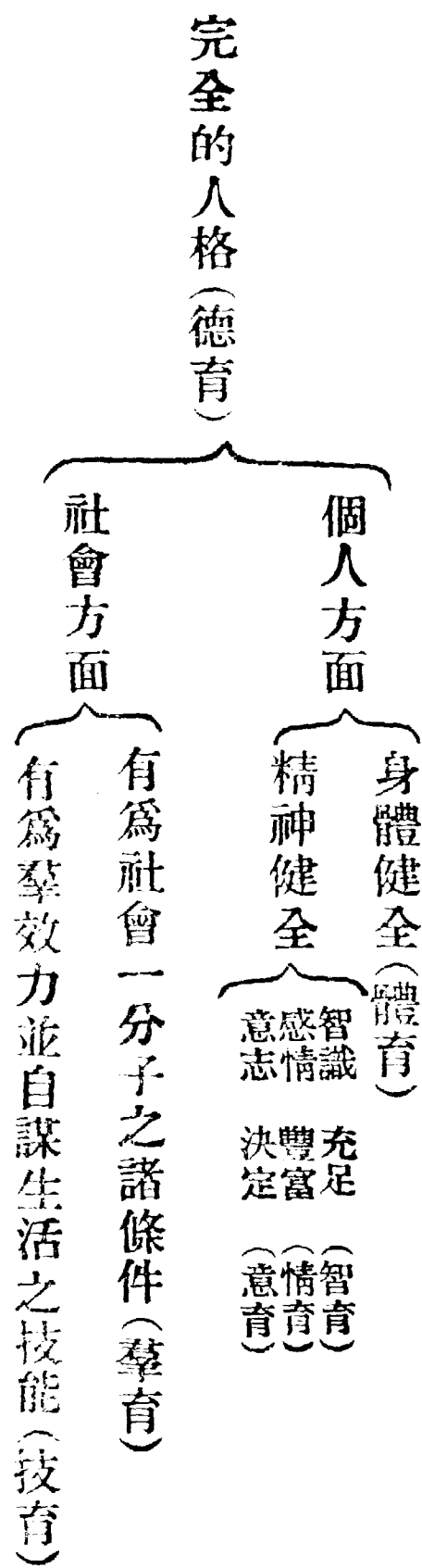
理想的人格的第五個條件，便是應當使個人了解社會之需要而有獻身於社會之勇氣。——羣育。

第六：我們又從社會學上，曉得社會的生存，全賴多數人的工作互助的；我們又從倫理學上，曉得不工而食者謂之掠奪階級，掠奪是最可恥的，而且終必淘汰的，因此我們理想人格的第六個條件，便是應當使各個人都具有相當的技能，有自謀生活的能力。——技術。

由以上人格之各方面涵義統合起來，我們便可以得到一個理想的完全人格之涵義，理想人格是有個人及社會兩方面的，個人方面應當使身體與精神一律發達；精神方面，知情意三方都當有適當的發展；社會方面我們一者應當成愛羣的心理；二者應養成爲羣效力的技術。苟能具備此幾種條件者，則我們謂之爲理想的人格。在教育上養成此理想的人格之作用，便謂之德育，是統合完全人格而言的，我們通常把德智體三育平列，是不對的，試問智識愚塞，身體衰弱的人，怎

能謂之為全德。

我們依上述的系統，可以列表如下：



但以上一表，不要看得過板滯了，須知個人與羣衆是分不開的，所謂個人方面身體知識感情意志等，其標準皆視社會而定，所以理論上，最好是把羣育作為總綱，以代德育，像那些體育、智育、情育、意育、技育，都不過羣育的一種內涵罷了。

這些枝詞姑且不必多說。我們以上既然將理想的人格之涵義曉得了，那麼所謂理想的生活是什麼，自然不待煩言。理想的生活，只是要把這些理想人格中應具的條件，一一都讓他充分發展到適度的地位而已。至於如何而後可以達此

目的，那便是教的職務。能盡此職務者，便是理想的教育。

我想以上的說法，是很平淡的，我們的教育，決不至有人反對此種解釋。他們的意見與我們不同之處，只是在承認，在現行教育制度之下，可以達到這個目的，我們的見解，卻有些不同，我們根本承認現行教育制度不是發展理想生活的利器，非從新改造不可。我們在下篇中，將有一節專討論現行教育制度，乃至教育理想的不合之處，關於我們所認為理想的教育制度，也另有一節專述之，在此處我們姑且擱下筆，讓諸君仔細思索，再來談以下的問題。

四 現代教育制度之弊害

我們在前篇所敘述之理想的教育觀之內容，都是極平常極膚淺的意思，凡研究教育的人，都能懂得而且也不至於引起多大的反對。但我的意見，所以與當代教育學家不同者，乃在一般的議論，雖承認理想的教育觀大致不過如此，而卻以為就現行教育制度之下，自能達到這個目的，而在我們的管見，則以為現行教

育制度根本上，有幾種缺點，若不澈底改造，恐難符我們所預期的效果。因此我們在這一節裏，不得不將現行教育制度之幾種缺點一一指出兼考察及其缺點之原因，以及此後改造之大略，趨勢以供留心教育制度之參考。最要緊的，是平心靜氣將一切成見掃除，則現行教育制度之本來價值自見。

我們所謂現行教育制度者，大部分當然係專指學校制度而言。因為學校制度在現今社會中所負的教育責任最大，而位置亦最高的緣故。至於學校教育之界說，則我們在『毀校造校論』文中也曾略略提過，此處不必繁述，因為牠乃是大眾共知的一種事物，用不着畫蛇添足來越外解釋，若欲求詳細之定義，則不妨俟之於將來我們有力成爲專書之時，此處尙無須此。至若學校教育之外，如家庭教育，社會教育之類，我們也有時要談到牠們，不過主要的着眼點則在學校罷了。

我覺着現行教育制度的最大的缺點便是在牠將兒童及青年時期專劃爲受教育時代，將成人以後的時期屏除於教育範圍以外，兩時代的界限太得分明，

且各有偏重之弊。原來學校制起於貴族的私塾，而大成於軍國主義時代，牠本是一個畸形的教育制度，這是在篇的第二節以及在毀校造校論中我們都已說過的。在這兩個時代，——貴族及軍國——他們所要求藉教育之手養成的，並不是完全的人格，而是一種畸形的人格。貴族時代所要求的，乃是會擺闊架子的紳士，而軍國時代所要求的，則是一個背槍的兵。這兩種人格，都不是順人類本性自然的發展，所能達到的，這是顯而易見的事。試問我們人類初生下來的時候，誰又知道頭是怎麼一個磕法？槍是怎麼一個放法？因此他不得不劃出一個時來，專為學習這種花頭之用。這便是我們青年的監獄——學校——之所以出現的原因。而也就是學說上把教育的功能，僅限於學習，更誤認為僅限於預備的所以然之故。在貴族時代他們要請一個先生來教他們的弟子，學作揖學打躬學吟詩學繪畫，因為這些事情都是非學不能會的。到了軍國時代要教弟子們怎樣成羣結隊去殺人，那自然更非學不可了。所以學校制度之出現，乃有其不得不然之原因，我們

本不必怪他，所應怪者，乃在時代的要已過而猶不思爲改絃易轍之圖耳。就理論而言，所謂完全人格者，當然包涵全人生而言，斷不能謂祇有成人才能算人，而成人以前之兒童時期，便不能算人。但歷史上的事實，卻與我們的理想並不一致。人類認識自己的意義，是逐漸展開的，不但橫的方面是如此，即縱的方面也是如此。在野蠻社會中，祇有成人才算做人類，成人時期以前的兒童，以後的老人，都不算做人類。兒童的被忽視，自不必說，即老人的待遇，亦極悲慘，有的部落中，甚至人到老年便被同伴殺食，或者活埋，這是最極端的。到了開化社會，人類智識稍進，對於人類認識的範圍，也逐漸擴大，老年人便漸被人尊視，敬老養老之觀念，漸發達，這雖仍然是不以平等待遇之一種，但比較上已經十分好了。只有兒童的待遇，許多年來，卻不曾有甚進步。無論古代，或是近代，法律上兒童都被認作是父母的所

有物的，——到近來又被認作是國家或社會的所有物了。——都是無獨立的人格，與自由的意思的。無論生活權財產權參政權以及其他等等成人在法律所享

的權利，兒童都無分參預。在我們社會中，自然都習以爲當然，恬不足怪。但我們倘使對於人類社會進化史上所有爭權利的歷史想一想，則我們在今日提出這個『童權』的問題，似尙不爲過分好奇，最切近比例，如同婦女問題，五百年前若有人說婦女也應當和男子一樣享有種種平等的權利，一定要被人駭怪的，但是現在呢，男女平等卻成爲一般的原則了。兒童和成人的比較，自然不能說便與男子和女子的比較一樣，但兒童也應有他天賦的權利，這是理論上所不能否認的。我們往常都以爲兒童時代是爲成人生活的預備時代，因此便忽視了兒童時代的獨立價值，種種強兒童以就成人所謂『揠苗助長』的行爲，都出現在教育以內。殊不知兒童與成人的關係，正如成人與老人的關係一樣，他不過時代的次序有先有後，先一時期種種活動與後時期有很大的關係，原是不錯，但若因此遂以先一時期之生活，乃專爲後一時期之預備者，則無異於謂成人之生活，乃專爲老年生活之預備，或謂人之生活，乃專爲死後之預備一樣的不近情理。我們要知道人的生

活是活的，是發展的，生長的，並不紮紙人兒一樣，未紮成以前，和既紮成以後，有顯然的區別。兒童成人與老年，皆生活發展過程中之一形式，我們把他分爲三名稱，——或者再加上幾個名稱。——是謂稱呼便利起見，在生活發展的本身，卻是混然一個體的。通常人以爲兒童的身心兩方面，都不如成人成熟，因此不認爲有平等的權利，殊不知成人中間彼此也有身心的差別，有時成人與成人之差別，且較兒童與成人之差別爲大，何以我們在理論上仍承認凡成人均應享一樣的權利。蓋身心的差別，是事實的，平等的權利，是倫理的，兩者原不能併爲一談。從前人曾以事實的差別來反對女子的權利，平民的權利，勞工的權利，但到現在這些說話，已都慢慢地不攻自破了，祇有兒童的權利，還被這種事實的差異說所障礙，不能發展。直到近代才有幾個敢替兒童說話的人，如愛倫凱女史蒙台梭利女史都是。

蒙台梭利在他的 *Advanced Methods* 書中，說得尤其痛快，她說我們人對於兒童的一舉一動，不肯尊重，往往加以呵叱禁止，我們假如設身處地，一旦走入大

人國裏，他們的桌子有我們的房高，牀有我們的樓大，我們要爬不能爬，要坐不能坐，而且時時還有比我們強悍的大人，過將我們敲擊幾下，呵叱幾聲道，『不要如此胡鬧，』你想我們所感的苦痛是怎樣。現在兒童在我們成人社會中所受的待遇，便是這樣。她這話真是痛快淋漓，雖不會明白提出童權的問題，然而這種不平等待遇之何等悲慘，從她的話中，我們已想到了。這個問題，應當是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問題，尤其是教育家所不可不參預的一個問題。我們想將來另輯『童權』一書，來專研究這個問題，此處無須多贅。我們在此處只要曉得理論上兒童生活也是全人生活之一部分。我們應當尊重他的自由獨立生存權，但是在實際上我們卻全然沒視了這一層。我們從來不想到兒童也應有自由獨立的權利。然而事實上這種情形終久是不能常存在的。第一呢，因為兒童是成人的先一時代，我們在這個時代所給予他們（指兒童）的種種矯揉造作的教育，對於人種全體遺害甚大，這中間不知屈沒了多少天才，這是心理學家及自然派教育家所曾經

告訴過我們的。我們現在既然智識進步，懂得了其中的利害關係，則即使僅爲我們成人社會打算，那兒童也有解放的必要，因此現代所謂新的學校，便都有趨於自由活動之趨勢。第二呢，因成人生活之日益複雜，非比貴族時代及軍國時代之一模型可應用於多方面。因此強迫兒童以就成人之範圍的，非惟不應當抑，已成爲不可能的事。因此近代教育的學說便拋棄了智識本位說而注重於能力本位說。教育的目的，是要使兒童具有自己辨別思索及學習的能力，而不僅僅是死記許多公式定理了。因此我們敢大膽斷定，即使不用人爲的鼓吹，循以上兩種自然的趨勢走去，也自然會使現行教育制度完全變形。這個問題，我們在下節另有討論。此處我們只承認這種劃兒童時期爲專受教育的時代的現行教育制度，是不合理的制度罷了。反過來說現行教育制度之另一不合理方面，便在將成人生活，完全屏除於教育生活之外。原來教育事業之起源是由於生活上的需要。這是我們已知的事實。古代生活極爲簡單，故教育之應用範圍亦因之而極狹。逮後來雖

因生活之進化而逐漸擴張，其教育範圍然終未能澈底明瞭，全人生都需要教育的道理。我們現在大多數人民之中，還是承認成人時代無受教育之必要的。因此成人時代也是一樣的缺少一件權利，他們便是缺少教育的權利。我們以為教育是全人生中必不可少的東西，因為學習是全生活中時時刻刻都必需的事件。我們前面非難兒童時代預備說的不對，並非是輕視學習的重要，我們是以為複雜的生活是應當向複雜生活中去學習的，矯揉的規板的生活，斷不能學得適合真正社會的方法。因此我們主張以學習的意義參入實際社會生活之中，我們的口號是『教育社會化，』和『社會的教育化。』現在的兒童是專門生活在非社會化的教育制度中。現在的成人是專門生活在非教育化的社會制度中。這兩項都是我們所應當排斥的。單就教育一方面說，這種非社會化的教育制度，將成人生活和兒童生活劃然分作兩截的制度，不能不認為現行教育制度最大的缺點。事實上現在社會教育的逐漸發展，成人教育的為人注意都可以證明，無教育的

成人生活是不够用的了。我們現在正需要一種另外的新生活，而首先的便是需要先出現一個新的教育制度。

現行教育制度——特別是學校——的第二個大缺點，是教者與被教者間的階級太分明了，弄成一個兩極的小社會，因此種種的弊病都隨之而起。原來現行學校制本專為兒童而設，而教者之權為成人所操，成人與兒童既毫無平等關係之可能，則在學校中自然不能不成為兩種不同的階級。抑學校制本託始於貴族時代之私家教師制，在那個時代兒童如同父母的器物一樣，而教師即是請來改製的工匠。父母把兒童交在教師的手中，正如把玉石交在玉人的手中一樣，教師對於兒童愛怎樣的切磋琢磨，有全副自由的權柄，也正如玉人的對於所治的玉石一樣。到了軍國時代不過把兒童的主人從父母手中奪到政府手中，關於託付教師以改製兒童的全權的一件事，還是和貴族時代一樣的。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不容有撤廢階級的思想存在了。然而這種情形是好是壞呢？我們平常的思

想總以爲受教者的程度低，教者的程度高，斷沒有平等的可能。殊不知事實上並不是如此。在任何學校之中斷沒有教師比學生樣樣都高，學生比教師樣樣都低的。教師比學生所長的不過是一二科目，而其他的科目中學生亦有比教師特長的。教師所以能安然據在教師的交椅上者，不過是因爲他年齡比學生大者，曾經從某種學校畢業已經得到一種資格。然而這兩種都不足教學分級的理山，年齡的區別不足爲程度高低之標準，是顯而易見，不必細說。卽以資格而論，我們在學校中所學得的都不過一種或幾種專門的知識，故有此資格僅足證明其此數種專門學識，比未得資格者強，不能謂其事事都比未得資格者強。蓋人類生活方面極爲複雜，智識極爲繁多，雖以四五十歲之成人與四五歲之兒童比較，亦必有成人所不及知，而爲兒童所習知者，故嚴格的以程度區別階級，絕辦不到，故可知現在學校制度中，教學階級的劃分並不是依於嚴格的論理，或依於天性的不同。——如男與女動物與植物——他所依據的，乃是歷史的習慣。歷史上不承認兒童

是一個人，極少說不是一個自由獨立的人，因此才另設一種階級來管理他的，這種階級的不合理在較高級的學校中，更容易看出。譬如此處有一個中學——不必更說大學了。——那中學學生私下又辦一個平民小學校，——這是很平常的事。——那中學學生在平民學校中，很有階級的威風，不但能自由自治，而且能管理別人，但是一到中學裏，便被人認為是沒有自主能力的了，必須聽之於上面教師階級的管理了。因此這一大團的中學生，在一方面是極無能力的，須待別人管束的，同時在他一方面卻又是極有能力的，並能管理別人的，而且有時也許這些中學的教師他們同時是他大學的學生，在他們大學之中，他們也是被上面的教師認為是無自治能力的，非管束不可的。反之即平民小學的學生之中，也許有回家之後，對於他的小弟弟小妹妹施行保護之權的，這樣如同唱戲一樣，換一個地位，便換一個態度，諸位請想這是何等滑稽的事呀。誠然在學生地位若不加以管束，往往有逾越範圍的舉動出現，但這是誰之過呀。人類的惡根性時時刻刻要發

作的，但是有一個救治的方法便是使他自己對自己負責任。我們時常聽說學生在受課時有偷懶的舉動。但從沒有聽說他在教別人的時候也一樣的偷懶。這便是負責與不負責之不同。無論那一個團體開會，無故不到的總是會員，從不聽說有會長無故不到的。這便是負責與不負責之不同。在平民學校之中，那中學生是負責任，在中學之中，他們是不負責任。這便是因為所處地位不同的關係。由此可見學校中教學階級的區分，無論在教授方面或管理方面看起來，都沒有必要的理由。我這些話叫現代教育界的人看起來，一個個都不免要大罵我大逆不道，但是良心逼我不得不說這些話，奉勸諸位教育家，還要平心想想。我們反對學校中階級的階級的區別，並不是不要管理我們的意思。只有把管理的權柄完全交在被管理者的自己手中，才能養成真正的好自治習慣。這個道理，近代的教育家也都知道，而且他們也已採取學生自治會一類的組織，以應付這個需要了，不過沒有澈底主張而已。現在學生自治的種種毛病，誠然不少，若把學校完全交給學生

自己去辦，誠然難免亂七八糟，但這並不足為反對自治的理由，請問在成人社會裏採用民治政體的國家，還不是也時常鬧些笑話嗎？爲什麼我們不主張取消民主改爲君主。要知道真正自治的能力必須從真正自治中學得：自治雖一時紊亂，然積久經驗自能改善，被治雖表面穩當，然其實暗地壞處更多。在現今學校制度之下，那一個學生不是在校中緊守規矩，出校門後即爲所欲爲。若說人性本是壞的，只有充分壓制之一法，那麼政治上便不必採取民治的主義，還是專制較好。但是專制與民治究竟孰好孰壞，已有歷史爲之證明，不必再來辯護。而且即使我們承認惡人非被人管理不可的一句話是真的，那麼請問誰又配有管理別人的資格呢？是不但學生不能自治，即教師的治別人及自治之權，我們也應當一律否認才是，那又何取乎現在這種不澈底的辦法呢？現在的教學分級制，無論從那一方面看，都不是合理的，必要的，牠不過是基於古代否認兒童人格之惡習，而遺留下來的一種制度而已，此我們所以認牠爲現行教育制度的第二個大缺點之故。

現行教育制度的第三個大缺點，是專重在傳授智識一方面而忽略了其他全部生活的發展。原來學校制之起原，即僅爲傳授智識起見，在貴族時代已是如此。古代人把教育與學問混作一談，即在現時也是如此。他們只承認學問智識有教育的必要，教育的責任，也僅在傳授智識學問上面。但這話是不合理的。我們前面已經知道教育的目的應在發展全人生，所謂全人生者，包涵知情意精神肉體個人社會諸方面，斷非僅智識方面的發展所能代表。自有人類以來所有的活動，皆是全人生的活動，斷非智識一部的活動，特古人以爲他種活動不需要，與教育發生關係，只有智育一部分，才有教育的需要，因此教育便僅成了智育的代名詞。到了近代社會生活日益複雜，各方面活動都需用教育的事實日益顯著，於是理論合實際兩方面，教育都不得不有除舊布新擴小成大的趨勢。杜威一派的社會的教育學派，及美國近來許多新學校的運動，都是應此需要而起的。有的學校甚至以刷牙列爲學課之一，可見教育的觀念已有大變遷了。所以我們說現代教育

應當包涵『學習』『工作』『娛樂』三方面，不可以仍限於學習智識一事，這原不患無人贊成。只不過我們以為若欲這個主張完全貫徹，非將現在學校制膨脹得擠破了不可。只有教育的完全社會化，才能達到這個主張的真正目的。這恐怕就是與當代教育家主張的不同的一點了。

現行教育制度的第四個大缺點，便在不以人類社會中最切要的兩性生活為基礎。我們知道性的本能，是人類本能中最佔勢力的一種，我們社會中種種制度，種種活動，都很受牠的影響。撇去兩性生活，而欲了解人類社會的真相，是絕不可能的。學校制度既然是預備為適應社會生活而設，姑無論此說的是否，要之學校中對於此種為社會基礎之兩性的生活斷不能全然無視。然而最可駭詫者，現代教育制度竟全不顧及此一點。這個也有緣故。原來教育自始即認為專為兒童而設的，兒童又是公認為無性欲之可能的，自對此問題不加注意。然而我們知道兒童時代，並不是全無性欲，他的性欲只是轉變一種形式，由兩性之愛，變為親

子之愛，這種親子之愛，對於兒童一生性格的影響非常之大，然而學校中竟沒有一些適應這種本能的設備，這真是現代教育制度極大的缺點。現代的學校因專為傳授智識的機關，故對此責任都委之於家庭方面，因此家庭教育遂於學校教育之外另樹一幟。我們的社會所以不致於全然變為乾燥無味之生活者，賴有此制。然而教育與家庭分離，終是很不方便的。尤其是受高等教育的，不得不拋棄家庭來作獨居的生活，這損失實在太大。我們以為理想的教育制度，斷不能捨家庭生活而不顧。我們以為理想的學校，應當包涵親子的生活夫婦的生活在內。然而這非現行學校制度所能勝任，也是明明看見的了。

現行教育制度的第五個大缺點，是全然缺少經濟的基礎在內。現在人都知道經濟的需求是社會演進的最大——即使不是唯一的——原動力。較之性慾的要求猶有過之。然而在學校裏卻全然忽視了這一件事。兒童從初入學以至卒業，對於經濟的意味，全然不能領受，學校中全然不曾有供給這一方面經驗的設

備——那些假工場假商場不算的。我們假使承認學校教育是爲預備將來入社會生活用的，請問這樣爲社會最大原動力的經濟生活，不曾有一些經驗這還算什麼完滿的教育。原來學校制託始於貴族時代，貴族的子弟是無庸縈心於經濟問題的。到了國家主義時代，教育的目的的是養成軍人的生活，軍人生活是受俸給的，當然也無縈心於經濟問題的必要。這是我們學校教育所以完全忽略了經濟問題的主因。然而到了目下已入資本主義的社會，生活的競爭是非凡劇烈的，學校中不管這個問題是不行的了，於是職業教育生活教育之聲轟然而起。然而單祇這個是不够的。社會上的經濟生活不僅是須有專門的技術，而是兼須有對付的能力。現在的學校職業教育，充其量，只能養成專門的技術，以供謀生之用，而怎樣的謀生度日應付生活，卻是學校所辦不到的，這樣學校便不能算已盡了生活教育的責。所以然的緣故，蓋由於現代教育家尙不承認兒童有經濟生活的必要，猶之乎不承認他有性欲生活的必要一樣。然而我們即使撇去兒童本來應有完

全生活之享受，——即連經濟生活也應當享受——的問題不談，專就爲將來成人生活的預備立論，試問在預備時代無此種經驗，則至成人時代如何能應付此種繁複之生活？因此我們不得不認這也是現行教育制度的大缺點之一了。或曰：現在成人社會的經濟競爭，乃是不得已之事，成人受這種經濟的壓迫的苦，已經穀了，兒童社會無用縈心於此問題，得以安心求學，正是他們的幸福。你必要指此爲不合，難道定要牽率數千萬的兒童以入此苦海才快意嗎？答道：正是如此。假使兒童將來與成人社會絕不發生關係，那麼成人自成人，兒童自兒童，成人所受之苦，自無強兒童以必受之理，然而兒童是要預備入成人社會的，成人生活遲早必有加於兒童身上之一日，苟不於兒童時代預先獲此經驗，豈非正中了一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的老話嗎？况如果以現在成人社會的經濟關係是不合理的，那麼，不妨使兒童社會的經濟關係成爲合理的，不合理的經濟生活是苦痛的，合理的經濟生活不但不苦，而且可以促進奮鬥的精神，我們何懼而不爲呢？

以上五種，我們所爲指爲現行教育制度之缺點者，不過犖犖大端，若就此五端詳細分析之，尙有無數弊端包括在內。如因求學年齡的限制而有所謂畢業的制度，使學生視學校生活如傳舍，不以真正生活視之，對於教育的效果損失極大。又如因學校中無經濟生活之經驗，於是學校乃成爲社會的寄生品，恆仰社會爲之供給。每年人類社會對於教育支出多大的金錢，固然爲文化起見，不能謂之損失，然以較之我們理想的教育制度，使教育能得包含經濟生活在內，不復賴外界爲之供給者，則不得不謂之損失了。這些弊端詳細說來，很多很多，暫不必煩述。

以上這些弊害若綜合觀察起來，有沒有一個總的原因呢？答曰：有的。這個原因便是在教育制度的非社會化上面。根本一句話，現在的學校是孤立社會以外的。因爲他的原形本是一種特殊教育機關，如今硬要把他拿來作具備各種教育機能的總機關，他是不配的，就譬如拿着瓦罐當鑼鼓的一樣，自然要左支右絀了。我們相信教育的本旨是發展生活的，無論這個發展的意義解作是訓練也

罷，學習也罷，預備也罷，總之，只有在實際生活中才能學得實際生活的方法。現在的教育制度——特別是學校制度——是不配負這個責任的，因為失卻了實際社會幾種必需的素質。實際社會是生於斯，長於斯，終於斯，不許人隨便混過去的。學校制度卻是僅僅幾年間的過渡生活，人可以隨隨便便混過去的。實際社會是民治的，大家都有權利的，都有義務的。學校制度卻是有劃然的兩種階級，不許有自由參政的機會的。實際社會是多方面活動的學校制度，卻是僅束縛於學習一方面的活動的。實際社會上是父子夫婦共同生活得以滿足本能上各種欲望的。學校制度卻是強迫許多正在生長的青年拋棄了愛液灌溉的生活，來度那種乾枯的無味的生活的。最後，實際社會是立於實際經濟的基礎之上的，而學校的生活，卻只是一個闊大爺的遊息玩樂之所，拋棄了經濟的基礎，我們還感得什麼實際生活的意味。學校制度既然如此，而回顧學校以外的二大教育系，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亦不足滿我們的希望。家庭所貢獻的教育的機能，本來很少，現在的家

庭制度還不足以負很多的教育責任。至於社會教育則許多制度不過剛剛發生正在需要培養灌溉的時期，目下也還不能全副我們的希望。因此我們不得不說現行教育制度是不敷用的，因為他是非社會的，即使在極力模倣社會的學校，也不過做到擬社會的地位而止，但我們主張只有在真正社會中有達到真正教育目的的機會，只有在實際社會中，才能教育出實際社會的人才來。因此我們不得不主張打破「非社會的」及「擬社會的」教育制度，而建設「即社會教育的」教育制度。我們的口號是，「教育的社會化」「社會的教育化」。欲達這個目的，只有根據歷史的事實，順自然演化的趨勢，大膽推倒本來是系出偏邦而多少年來無賴地僭竊在教育制度的正統寶位上的學校教育制度，而用全力以扶起真正天潢貴胄而現在困在草野年輕幼小的社會教育制度來承當這個大統。關於這些復辟的具體計劃的說明，留在下節再講。

五 理想的教育制度

現在的社會是一個過渡時代的社會，凡百事物都在從新蛻變之中，教育自然也是如此。凡在過渡時代新理想的出現最多，人人都想拿自己的新方案來代舊有的弊病百出的老招牌，現在的教育界也是這樣。我們看見現在關於教育上的新方案新理想也多得很了，單就教育事業方面說，這個法，那個法，這個制，那個制，這個計劃，那個計劃，實在多得不得開交，雖然在我們看起來，這些計劃多半是舍本逐末遷就現行制度而設的，然而這些新計劃之紛紛出現，總可以表明一種教育上改造的新氣運，足以表明現行教育制度已經不合時勢的需求，有了改造的必要了。我們這一篇意見自然也是許多改造方案中之一種，是否有一得之愚可取，抑或盡屬扣槃捫燭之談，那要待將來教育學者的評判，此際不必多所顧慮，我們在這裏只要表明我們這個方案所取的态度是如何的，因為這是一個方案有無價值的根本條件，所以有預先說明的必要。

凡是一個理想，大半是憑主觀方面的見解居多，尤其是在現在未脫離哲學

的迷籠的教育上主觀式的理想尤多。我們並不反對含有主觀分子的教育理想，因為教育畢竟是一種人爲的事業，是人類戰勝自然的工具，那麼牠的本身當然不能不許有超乎客觀的理想糝雜在內。但理想畢竟不能不依於事實的背景，這也是我們所應當承認的。尤其是一種制度的演化，牠的發生所待的條件是很重要的，倘若條件不具，雖有多少高尚的理想，未必能濟甚事。我們本着這個意見，在本節中我們便不欲提出許多具體的計劃來描述一個幻化的理想教育制度，這樣的描述，並不是不可能，然而與事實是無補的，你不能從事實上證明這個完美複雜的理想教育制度有成立的可能，這理想便不免仍是空想，因此我們在這裏便祇是想從教育制度演化的實際中指出牠的一種必然的趨勢，然後審查牠這種趨勢是否與我們的主觀相合。質言之，我們所努力的是欲實現理想的當然論與事實的必然論之調和。而在我的意見上，這種調和是很容易辦到的。因為我相信正當的理想，便是完全與實際的要求相合的意見，而倘使這種意見果然完全

與實際的要求相合時，那麼事實上自會有應乎這種要求的事物出現，即使不用人爲的鼓吹。因此在本節中，我們仍想以實際演化的趨勢爲主，來敘述未來教育制度的幾個特點，這便是我們所認爲是理想的教育制度，而不是一般人所期望的從個人幻想中虛構出來的一個理想的教育制度。

我們在前節中，曾經指出現行學校制度的幾種弊端而概括之，以弊害之總因爲學校之非社會化。又曾戲言現行學校制度之得佔教育制度正統的地位，乃由篡竊得來，資格不配。這並不是故意周納的罪名，實在學校制度之所以不能應付社會上教育之要求者，卽在此二端。理想的教育制度是爲發展全人生而設的，而學校制度當初卻是爲造成貴族的一部分的風格而設，這個範圍的廣狹已大不同。到了國家主義時代，依然不過從造成一二貴族的機關擴充到造成多數兵士的機關，從狹小的紳士家塾擴充到廣大的國立學校。說到應付全人類全人生的需要，依然是不夠的，因爲教育的起源，本是爲應付人生需要教育的要求而生

這種要求是普遍的，不單是貴族和兵丁有要求教育的必要，便是貴族和兵丁以外的全社會全人生，都有要求教育的必要。因此，從古以來教育制度之發展，並不止一種，各級各業的人民中，都有他們自己的教育制度，都在進行他們的教育事業。然而我們數千年來的教育學者，卻祇認那看得見、想得出、有機關、有場所、堂而皇之的欽定學校為教育制度。他們卻不肯回頭來看看幾萬年來無形無響之間，在全民社會中進行的許多不曾有特別組織的教育事業原來也都是教育制度之一種，學校不過是這許多種教育制度中的一種。牠有機會，有運氣，因為牠所依附的階級是貴族，是軍國主義的政府。因此，牠便可以爬到教育制度的正統地位上去。然而憑牠的本身性質，是不配應付這一切社會上教育的需要的，因為他並沒有具備社會上所有的要素。現在在許多進步的社會裏，社會上要求的條件日益複雜，學校教育的左支右絀之形，便也日益顯著。教育家左一個新方案，右一個新方案，連續的提出，雖然內容花樣各各不同，然而有一個共同的趨勢，是很顯而

易見的。他們不過都是想要作擴大學校的運動——從年齡短縮的學校擴充到年限延長的學校，從活動單簡的學校擴充到活動複雜的學校，從容積狹小的學校擴充到容積廣大的學校，——不過都是感於學校教育之不足以應付廣大繁複的社會要求，而欲應此趨勢以爲改造而已。然而頭腦清利的教育家，便應當趕快悟到這一步。我們所希望擴充的學校制，倘充其擴充之量至於極，那只有將學校制漲破之一日。我們只有將學校年齡擴充到全人生，將學校活動擴充到任何事業，將學校容積擴充到全社會；換言之，以全社會全人生的全活動，爲理想學校之極，致才可以應付這廣大的社會的要求。這雖然滑稽地說也可以仍叫牠做「學校」之舊名，——此毀校造校論之所以談造校之故——然而這畢竟是有點近於詭辨的。試問不要畢業年齡的限制，不要專限於求學，不要有特定的場所和設的機關，這還成什麼學校。所以我們與其呼牠做學校，到不如呼作「教育化的社會」之爲切合了。這種教育化的社會，正是我們理想的教育制度完全實現時

的形狀。照現在教育家在實際教育上所努力的趨向看來，——即是擴充學校的趨向——這種理想遲早必要達到的。我們現在的責任，只要努力的揭開這種趨向的最終點，使大家認清這個目標，好更快地想縮短路徑之法，使這種理想得以早些實現罷了。

我們在現今各種關於教育的新方案上，很容易看出這種演進的一般趨勢來。這種演進的趨勢，可以分作三方面：第一是教育年齡的逐漸延長，如同幼稚教育的發達，早教育的提倡，優生學的進步，成人教育的漸為人注視，補習教育的通行於各國，這都可以表明舊日限制年齡的學校教育已經不够應付社會的需要，而必須延長的了。這是第一種趨勢。第二是教育活動的逐漸複雜，如同各種新學校中對於工廠的設備，鐘點制的打破，科目的漸趨於瑣碎與複雜，學生自治之發達，學校對於社會之中心運動，各種娛樂事業——如戲劇電影等——之加入學校範圍，這都可以表明舊日專限於讀死書的學校教育已經不够應付社會的需

要，而必須複化的了。這是第二種趨勢。第三是教育範圍的逐漸擴大，如同學校面積之擴大，職業教育之普及，社會教育之日漸增高其地位，這都可以表明舊日局促狹小的學校已經不夠應付社會的需要，而必須擴大的了。這是第三種趨勢。這三種趨勢，總起來只是一個趨勢，便是教育的逐漸趨於社會化。因為教育是應社會需要而生的，現在的教育制度太不能應付這個需要了，這是各種新花樣所以應時發生的緣。「教育的社會化」正是應付這個潮流的惟一法子，也就是我們理想中教育可能達到的惟一方向。

但不但「教育」有「社會化」的需要與趨勢，即「社會」也有逐漸「教育化」的需要與趨勢。現在的社會離教育的理想太遠，所以弊害百出。我們在上段所舉的諸例中，可以看出教育的逐漸接近社會的趨向，也可以同時看出社會的逐漸接近教育的趨向。近代有名的「花園都市運動」便是促進這個「社會的教育化」的一種利器。我們須知「社會的教育化」的真意味，並不是指全社會的人從早到晚

都抱着本書去死讀的意思，那祇能叫做「社會的書本化」或者「社會的學術化」並不能叫做社會的教育化。只有全社會中造成優美良善的教育環境，使處其中者一舉一動自然有教育的意味發現，這才是我們所謂「社會的教育化」。

現在的社會，因為科學的發明，對於「教育化」的幫助着實不淺，最顯著的如同留聲機及活動電影的發明，使我們的教育界得到莫大的恩賜。現在這些發明在教育上的利用，不過初試其端，還不曾有過甚大的貢獻，但我相信不過數十年之內，許多科學的發明，將逐漸盡數利用於我教育界，到了那個時候，我們談教育的才有真正的理想可言。

從以上各段的舉例看來，我們理想上的教育制度是如何也就不煩言而自解了。我們不承認現行的學校制度為理想上的教育制度。我們雖承認就現行學校制的演進的趨勢看來，終必有達到我們理想的鵠的之一日。但到此時候，學校的原始特點，實已破滅無餘，非復與今日之所謂學校制者，根本同是一物，強被以

學校之名，實屬無謂。且即使這種自然的演進可以完全達到我們理想的鵠的，然而自然的演進是着實緩慢而且難十分確定的，與其萃數十百年全世界大教育家之心力來改良學校，使應付自然演進的趨勢，以逐漸達到我們理想上的鵠的，則不如趁早不要把眼光局促於學校制度之內。我們且撇開學校教育的正統觀念，來看同時的學校教育以外的教育制度，有無可以供我們獎掖誘進以能達我們理想的鵠的的。我們尋找結果的答案，便是「有的」。這便是一向人所不注意而日下漸漸要伸出頭來的「社會教育」。本來社會教育的涵義甚廣，便是學校教育也不能不算社會教育的一種，不過學校教育因機遇好的緣因，乘勢利便爬上教育正統的寶位，於是遂妄自尊大，忘記了他本是社會教育手下的一公子，而竟以自己與社會教育及家庭教育鼎足而三，而且隱然以自己爲正統，目其他二者爲旁枝起來。我們的趨炎附勢的教育家，也跟着隨聲附和，一味替學校教育瞎捧，——這自然是因爲大多數的學者都吃着是學校教育的飯的緣故嘍！——可憐那

越在草野的社會教育，數千年來被人視爲引車賣漿的同類，我們的教育學者，從不拿正眼來看一看，直到現在社會日益複雜，那頑固學校王爺應付不下這革命的潮流來，弄得手忙腳亂，朝下一道變法上諭，夕納一個改善條陳，終久是難得使人滿意，才不得已拉出這個社會教育，叫他們作議事大臣來幫一幫主子忙，可憐那沉淪了幾千年的社會教育，到此才稍有出頭之日，然而這樣的待遇便算已滿足了嗎？我們以爲決不然的。我們相信從原始教育發生的意義，從社會上對於教育事業的需要的理由以及從歷史的演進看來，這把「教育正統」的交椅，總是社會教育的家裏的。學校教育只是半途跑出來的一個三花臉。他得到正統的位置，是徼幸來的，是暫時的。現在當此革命潮流洶湧之日，我們的稍明白事理的教育學者，應該明白承認他學校教育不配作教育的正統。我們應該承認社會教育是我們真正的主子。我們應當借歷史的證據和社會的要求這兩件法寶，把現在龍位上的假國王趕走，而從八角琉璃井中請出那個真國王來。我們應當明白現在

的教育所以弊害百出的緣故，都是這位假國王本身的毛病，無論他怎樣宣布改良，宣布立憲，總是不中用的。我們只有請出真的國王來，才能醫治了這個大病。我們並且須曉得我這位真主子，是十分共和的，十分大度的，能彀包納許多不同的主張在內，——便連學校教育也可包括，——不像那現在站在龍位上的學校教育的度量那樣狹窄，什麼東西都容納不進。因此，我們要大膽地作「復辟」的運動，只有明目張膽地承認社會教育是教育的正統，而且與我們未來的理想鵠的是最容易接近的，用全力來促進他的勢力，擴張他的地盤，改良他的組織。這才是我們的現代教育家所應當做的一件事。至於那學校教育，我們縱然不去澈底推翻他，也只有任其自生自滅罷了，而且假使我們這個「勤王」的社會教育國組織成功之時，那不能應付時勢需要的學校教育，斷沒有不來投降在我們旗幟之下的。

我們理想的社會教育國是這樣的。

在一個廣大的社會中，這社會被許多科學的發明所幫助，得到了緊密而連接的關係，感到了彼此無比的親切，在我們的這社會中到處都充滿了教育的意味，——環境的教育——我們可以隨時在一里半里之內，得到一個豐富的小圖書館。我們可以在十步五步之內，找到一塊甜美的小公園。我們在每一個村落間，都可以找到有科學家在小小的實驗室內工作。我們在每一個街市間，都可以找到有藝術家在窄窄的藝術場內表演。我們可以藉無線電話的力量，不出門而聽到大音樂家的奏技，大宗教家的說道，大學者的講學。我們可以藉無線電報或其他的交通利器的力量，於半分鐘內得到了萬里外世界公立大圖書館內我所需要的珍貴的書籍。我們可以藉光學的發明，在天空中看到了當日的全世界新聞。我們可以藉電相與影劇結合的新發明，在每家的牆壁上看到了萬里外所欲看的大戲劇院的舞蹈。我們不要熱鬧翻天的大都市了，全世界便是一個大都市。我們不要烏煙瘴氣的大工廠了，全世界便是一個大工廠。我們的農田同時便是我們

的校園。我們的街市同時便是我們的博物館。我們的人每日裏有正當的工作，正當的娛樂，也有正當的學習，——自然也有每人應得的正當的麪包。——我們的學習機會是隨時隨地都可得到的。那什麼簡陋的補習學校，簡直是博物館裏的標本。我們的小孩子，也不要進什麼牢獄的學校了。他可以從到處聽得見的談話中得到了正確的言語智識，從到處看得見的標誌中得到了正確的文字智識，——自然只有文字中基本的二十八個字母，（以世界語來說。）十六條文法是需要人教的，別的都可以從習慣中去學習了。——從豐偉廣博的博物院或大影戲院中，得到了正確的歷史智識，從半點鐘內環遊地球的飛行中，得到了正確的地理智識，從隨時隨地的田園中，得到了正確的博物智識，從隨時隨地的藝術生活中，得到了正確的審美智識，此外如同倫理道德以及算術幾何之類，自然更易從日常生活中學習的。我們倘若對於某一種學術意欲為精深的研究呢？那麼或者坐上飛艇立刻到某地的研究室中，隨着某大學者去行作實驗，或者更舒服

一點，坐在家中隨便打個無線電話，自有世界公立大圖書館藉極快的傳達器，替我們送來，所要用的書籍儀器，或者隨手撥一撥牆上的電話機，便可以與千里外的某大學者談話。倘若是從事於職業的呢？那自然某一種職業即是某一種的職業學校。我們在工作中隨時可以得到學習的意味，這樣學來的智識，才是確實的，不像現在學校的樣子，一出校門便什麼也忘記了。到這個時候，我們自然不需要什麼學校了。我們的全社會，便是一個大學校。我們從受胎到涅槃，生於斯，長於斯，死於斯，工作於斯，娛樂於斯。學習於斯，我們一輩子過得是學校生活，也就是一輩子過得是教育生活。但這個學校生活，卻不是現在那樣背家庭、離鄉里、埋頭書本、乾燥無味的學校生活。

從上文看來，我們所理想的教育制度是容易明瞭的，他只是把現在的學校制度一方面扯大延長，使他的年限和容積都與全社會全人生相等，一方面將學校制度所有種種缺陷——如缺少性生活的經驗之類——都除去了，使較接近

於社會一方面，也將社會制度所有種種的缺限——如缺少教育意味之類——都除去了，使更與學校相近，一方面可以謂之爲「學校的社會化」，他方面又可以謂之爲「社會的學校化」。這兩方面努力接近的結果，便是社會與學校全然合爲一致。這種全然合爲一致的境地，我們將何以名之呢？則名之曰「社會教育」。現在的學校制度是祇顧了教育而忘了社會的，——結果也就不成爲理想的教育了。——現在的社會制度是祇顧了社會，而忘了教育的，——結果也就不成爲理想的社會了。——具此二者之優點而無其缺點者，只有社會教育。現在的社會教育制度雖然簡陋，然只是具體而微，並不是根本有毛病。那麼，倘使我們的教育家，已往改良學校教育的力量都拿來用在促進社會教育上，其前途一定不可限量，可想而知。

我們在前段中所描寫的理想教育制度，是很淺近可笑的，因爲只有詩人藝術家及科學發明家才有偉大的想像力，我們既不是詩人，又不是藝術家，又不是

科學的發明家，當然不能對於一個未來的教育制度想像得十分真切，不過我總相信這個描述決不是空想，是確可以達到的，而且到了真正達到的時節，必比我這想像的描寫更偉大，更複雜，更真實些。但我們從這貧薄的想像描寫中也可以略看出一二我們所理想的教育制度，是古已有之的。我們只要翻開上篇第二節，「教育制度之歷史的考察」文中未獨立以前的教育制度一段，便可以明白我們所理想的教育制度是與我們幾萬年前老祖宗所曾有的教育制度是一樣的，都是想從環境中獲得教育的效果，而不用那些畸形的設備的，不過所差者一個無意，一個有意，一個純任自然，一個以人爲爲主罷了。——這兩個區別很要緊，這是我們理想的教育制度所以根本與野蠻時代不同的緣故。所以就表面上說我們也可叫這個理想教育制度的主張，做「教育的還原論」。我們的「教育的還原論」，便是要掃除盡這些自貴族社會以來因特殊階級的特殊生活而產生的特殊教育制度，老老實實還到他本來的爲生活而教育的面目。這個本來面目只有在渾

渾噩噩的野蠻社會中可以找得出來罷了。

但這個名詞若用起來，或許易使人誤會以爲我們是傾向於自然的教育。說想打破人爲的羈絆，純任天真的，這並不然。我們雖亦主張從自然生活者去獲得教育，但所謂自然生活者意義甚廣，並非不包涵社會生活在內。我們的主張乃是一種「環境的教育」，只有改良環境使人於日常生活中得到真正的教育效果才是確實的方法，那些人爲的注射是不成功的。我們覺得於社會以外別設學校，無論如何決容納不進全社會全人生的人的。只有使社會變爲一個大學校，自始至終，自西至東，教育的澤才能無所不被，對現在教育制度的偏枯而言，——偏於少年的，偏於學習的，偏於經濟充足的，……——我們理想的教育制度，是包涵着全社會、全活動、全人生……的，這是『全民教育論』所以成爲標題的緣故。——因爲此問題非成爲專書不能討析究盡，本篇不過發端而已，故贅曰「發凡」。

『但你這個理想的社會教育國之描述，不太有點偏於幻想了嗎？』小心謹

慎的人一定要這樣地問：我堅決的答道『不，不，我相信我所描述的事實，只有太不及了的地方，決沒有太過了的地方。我可以從兩方面來證明我的理想有成立的可能。』

第一、我先從學理方面證明這樣的理想，是可以達到教育的效果的。我們的理想教育制度的根據，便在「環境」與「教育」的這一點關係上。我們承認環境是影響於人本性最大最強的勢力。一個人生下來固然有善惡智愚等不同傾向，但好的環境能使善的傾向日益發展，而惡的傾向被其阻抑，智者愈趨於智，而愚者亦較為變得智了些，惡的環境則恰與此相反。這是我們一般可以承認的。一個人生在貪懶的社會裏，他能毅凡事賣五六分力氣，已經算很勤奮的人，但他若生在一般都勤奮的國裏，他必能賣出十二分的力氣來。教育的效果，不過在變化氣質上，但先天的氣質，我們是很難得變化的。我們只有在環境上面努力，使他好的氣質得以盡量發揮，而惡的氣質不至發榮滋長，這是我們所可以努力的地方。不但

社會同自然界的一切裝點算是環境，就是我們應用了優生學的方法改良種族，也算是改善環境的一法。人是活的，不是死的，是逐漸變化的，不是立刻造成的。無論論是品格或是技能，是智識或是體力，只有從日常生活中習慣得來的，才是確實的可靠的。便是在現在社會中，視學校爲唯一的教育制度的時候，試問我們一生的品格技能智識體力是靠學校中所獲得的多呢？是在學校以外的日常生活多呢？是學校中所獲得的確實呢？是日常生活中所獲得的確實呢？我們的小孩子並不會受過一點半點課本上的言語智識，但他長到五六歲的時候，自然會說得很流利的中國話，然而我們的大孩子在學校中讀了七八年英文，有時還達不出一段很清楚的意思來，這是人爲注射與環境習慣的分別。我們在地理課上讀過了多少大都市的情形，不如我們到上海遊歷一次所認識的親切，這是人爲注射與環境習慣的分別。我們在倫理課上讀過了多少接人應物的禮儀，不如我們去到交際場中走過這麼一次，這是人爲注射與環境習慣的分別。現在的新教育學

說，新教育方案，都漸漸知道實際去做，比空談學理容易得益的多。因此，如設計教學法，如格里學校制，便都注意於實驗的方面。這可以間接證明我們「環境教育說」的非屬空想。但我們卻想更進一步。我們以為現在新學校的注重實際經驗，雖似較從前空談學理者為好，但仍然是不夠的。他祇是實驗的方法，而不是自然習慣的方法。實驗是有意的人為的，習慣是自然的環境的。譬如學化學，在化學室中作實驗雖較教室中課本的講授為較易獲得確實的智識，然而不如他到化學工場中做技師的時候所得的智識更是確實。又如學商業，雖然在學校設的實習商店中較教室中紙上的空談較易得益，然而假使他去到普通商店中去作一個學徒，他所獲得的智識必更確實。這猶就智識方面而言，若以品格及技能的陶冶而論，則真的日常生活與假的實驗生活之差別，更為顯著。我們在學校自治會中所學得的公民道德，斷不如我們在真正民治國家下做一個公民所學得的那樣真實。我們雖可以在學校演劇場中練成演戲的技術，但到了市場上大劇院中在

千萬的觀客之前奏技的時候，我們便感覺到不能像學校中同學面前奏藝時那樣可以隨便了。這因爲實驗的行動，無論如何，總是「擬」真實的，不是真實的，使人不能感到真實的意味，則於此事物之實際內面，必不能真實擷到。譬如我們在學校的家事課中，儘可以裝成父母子女的完備家庭，但是實驗一終，你東我西，父母與子女，毫不相干，這樣的關係，即使在正實驗時，也感不出父母對子女的真愛來，感不到真意味的，做作便不過依着教師書本的指導，照樣畫葫蘆而已。但我們若去到真實的家庭中去參觀一回，便知道父母對子女的愛，是決非假扮所能領略的。因此我們覺得只有環境，才是教育的利器，只有日常的真的生活，才是理想的學校，只有習慣，才是理想的教授法。固然自然的環境與教育目的相衝突的地方多得很，然這時，我們的力量，便可都拿來用在改善環境上。我相信一個人，從小到老，倘若生在一個到處都是李白杜甫彌兒頓擺倫的空氣的社會中，即使他沒有受過半點鐘的文字教授，他也必能認出幾句詩來。因爲我們有了環境教育說爲

根據，故此我們相信，我們的理想教育國，是確實可以達到我們所理想的教育效果的。

但是怎樣才可以達到呢？假使你不能證明這個理想有實現的可能，則這個空想豈不終於是空想嗎？因此，我們的第二步便要從實際方面證明這樣理想確有成立的可能。說到這裏，我要請讀者翻回頭去將上篇「教育制度之歷史的考察」一節從新看一遍。我們在那篇中祇敘述一個教育制度在歷史上演進的大概，還不曾進而討究其演進之一般理法，但我們從那裏便可以看出來這演進是依據於他所處的背景的，在什麼社會中方能產出什麼的教育制度，而最大的決定教育制度演進方向及形式的原動力還是經濟。我不是馬克思的完全信徒，但比較上是贊成唯物史觀說的；即使我們不贊成唯物史觀的說法，而經濟情形對於社會各種制度的影響為極重大，我們總不能不承認的。我們對於教育制度的演進的理法很容易拿經濟情形來解釋的。為什麼在游牧的社會中不會有固定

的學校出現，因為那時代的人都生活在一種『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衛』的社會中，當然不能有固定的學校發生。這是情理所必至。爲什麼在中國及印度這樣廣大的農業國中，便有類似私塾的制度發生，這因爲在農業社會中生產的單位都是分散的。他們沒有近代那樣大都市，那樣幾百萬人集合的大處所。他們的欲望是簡單的，生產力是微弱的，社會統制是散漫的，在這樣的社會中只能產出一個個以農村爲單位的小學校，決產不出近世規模闊大的大學校來。這也是事理之當然。到了我們現在的大工業社會中，生產的原動力都集中於大都市，這大都市中人口是衆多的，生產力是豐富的，統制是精密的，有了這種集中的經濟制度，自然會有集中的教育制度與之相應。所以在我們現代爲經濟中的幾個大都市中，其學校之偉大閎麗，決非往古農業社會的私塾教師所能夢到。我們現在的學校不但形式上受了工業制度的影響，即精神上也受了工業制度的影響。我們現在的學校已脫離了人與人的關係，而進爲制度與人的關係。我們的學校祇

是一個大工廠大商店，學生是牠的原料，教員是牠的技師，上課是牠的作工，課室是牠的工場，粉條黑板是應用的斧鑿，分數成績是品類的標誌，我們的學校既不是以大多數的學生為主體的，又不是以較有智識經驗的教師為主體的，牠的主體祇是一本薄薄的章程，幾條疏疏的規律，全學校的人成天到晚受着這章程規律的支配，碌碌地轉個不休，正譬如受汽力發動而旋轉的輪機一樣。這樣的制度，好的方面是能應用科學的管理法，以較少的努力產出較大的效果；壞的方面則埋沒了人對人的關係，而成了規律的奴隸。但縱然不滿意這種情形的呼聲很多，然而要改變是很難的，因為牠背後有必然的經濟基礎在那裏。我們現在雖然有意恢復個人的講學制度，是萬辦不到的了，因為我們的科目，我們的教法，我們組織都太舊了，不能應付這樣經濟社會的需要了。

從以上看來，我們對於教育制度的演進的理法的解釋也就很容易回答了。教育制度的演進也和其他社會制度的演進一樣，是被決定於經濟制度的情形

的。我們倘若理想未來的教育制度是怎樣，我們必須先了解未來的經濟制度是怎樣。

說到未來的事是怎樣，自然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我們不是預言家，不是先知，怎能知道未來的情形是如何。然而我相信社會的演進也同天體的進行一樣，是有理法可尋的。我們現在雖然不能明明確確預言一千九百五十年社會是怎樣情形——我相信這是現在社會科學未進步之過——但從現在一般的事件內未始不可找出一點半點線索來。我們也許憑這一點線索找到未來的環結，但也許不幸而找錯了，所以說是很危險的事。

我們在現代社會一般情形中所找出來的一點線索，是看見現代社會因科學的發明而使都市與鄉村逐漸接近的事。現代關心世道的社會學家都憂慮大都市的發展過甚，致影響於農村之減滅，這是不錯的。但我們可以想像一個幾百萬人口的大都市決不會絲毫不依賴農業生產的供給，這是無疑的，那麼農業決

不會因大都市的發展而消滅，這是無用杞憂的事；假使有一天農村全數消亡，而農業也決不會消亡的，——除非將來工業的發明可以全數代替了農產物的功用，——因為有供給與需要的經濟關係在那裏。人類決不是傻子，決不會看見大利不往那裏趨，白白地餓死的道理。那麼大都市的發展就不過是農村的滅亡，而決不是農業生活的滅亡。他不過將從前分散在各地的農村都收集來圈攏到一個大都市裏面罷了。我們假使想像這樣大都市的無限制的發展，牠的結果將到如何地步。假使北京這一個大都市算牠有百方里的面積，然而北京城外四周以種田種菜爲生的農村與北京市民發生交易的關係，至少也當在四百方里面積以內。這個四百加一百的面積，才是北京這個大都市的真正面積。假使北京膨脹到日本東京那樣大，有牠的三倍，那麼連牠的供給區域合算在一處，便應當有千五百方里的面積。再若膨脹到英國倫敦那樣大，有牠的七倍，那麼牠便應當有三千五百方里的面積。在現在的情形，都市的主體與牠的供給區域是分離的，顯然

可以看出兩者的不同點——一個是人多而地少的，一個是地多而人少的，但這並不是都市的本來性質如此。這全是受了生產器具和交通器具的影響的緣故。我們現代的生產器具主要是汽力，以汽力爲生產的器具者，必需要集中的人力，集中的場所，集中的製作分配機關，這幾種需要，便決定了我們現代大都市的性質。在現代的大都市中，生產者與生產所的距离是不能很遠的。而况我們現代的交通器具也尙不能有超過我們都市的面積的速度，我們還不能於一小時內從天津走到北京，再遠的地方更不用說了。因此我們的工人必須擠在幾百方里以內的一個小區域內，才能達到早出晚歸的做工目的。而尤其更要緊的，是許多消費者非住在都市上不能得到他所欲求的消費品，這是我們的人口集中於都市的原因，也就是都市不得不與四圍的供給區域分離的原因，也就是都市不能無限制地發展的原因。但這並不是都市本來的性質是如此，是顯而易見的。假使我們能將生產器具與交通器具改良，這種情形立刻要變的。假使我們的生產器

具有了分散的傾向，我們的人口就可以不再集中於都市；假使我們的交通器具更加神速，則都市可爲無限制的發展，而鄉村與都市亦自然無隔離的必要。現在這種傾向並不是沒有；日本的學生每天從橫濱到東京上學的很多，中國假使有了日本那樣便利的交通，則住在通州往北京來做工亦不是辦不到事。我們看了現在交通器具的日益進步，覺得想像一個無限發展的大都市並不是幻想的話。我們現在坐飛艇幾分鐘內可以飛過英法海峽。我們從大西洋到太平洋藉長途電話的力量可以隨便談話。我們的無線電報幾分鐘可以繞地球一周。那麼，假使中國的科學有了超越這個以上的建設，則把二十二行省攏合作一個大都市並不是不可能的。我們現在的都市到那時如同家屋一般，我們的農村便是我們的隙地。從北京到上海不過需騾馬市大街走到正陽門那樣的時間。我們現在一刻鐘內從英租界可以走到半淞園，那時也許以同樣的時間可以從成都到西湖游一下。如果這個理想可以達到的時候，我們還要現在集中式的大都市做嗎？然而

這並不僅是汎汎的理想，我們從現在科學進步的情形看來，不過幾十年中這種情形自然會達到的，——其實就以我們現在這一點科學成績而言，如果社會組織有了合理的變動以後，這種理想也很容易實現的；我們現在並不是不能於幾點鐘內坐飛艇到西湖一遊，只是沒有錢買不起票罷了。這單就交通器具的進步而言，已使我們對於前途很有樂觀的希望。倘若生產器具因電力應用的影響不必定集中於一個場所，那麼山拗水泊，有風景即有工場，這樣的工人便不必望都市裏跑，而那種殺風景的煤煙炭霧自然永不會見。我們的詩人也就不必慨歎於科學的討厭了；——我對於電力工業的內容知道得很少，但我相信牠與汽力工業必有不同之點，而二十世紀必爲電力支配之世界，如十九世紀爲汽力支配一樣。我們研究教育制度改造的人，對於此事不可不注意。我想倘若將來有到美國學習的機會，對於此事必當加以充分的研究，如其他同志能對於此點予以幫助自更好；——這豈不是更有希望，更可樂觀的事麼？到了這個時候，我們的人

口無集中的必要，我們的教育制度當然也無集中的必要。但卻不是恢復於舊日農村學校的陋態。我們是有比現在學校更偉大更雄闊的教育制度。我們是把全社會變作一個大學校。我們可以到更大的圖書館中閱書，更富的博物館中游覽，更精的研究室中研究，更多的運動場中體操，更複雜有趣的日常社會的講堂上學得立身應物的真正智識。我們並不是毀棄學校，我們是把現行學校制度的劣點除去，而單採用牠的優點，且把範圍推廣放大便了。我們倘若曉得現代有名的大學校比舊日的私塾有大至幾倍的。我們便不必驚異未來的學校定要比現在的學校大至幾百倍幾千倍……了。到那個時候倘若我們的經濟組織也有了合理的變動，——照現在的一般變化看來，這自然也不算空想，——我們應用科學的原理與教育的原理去配置一切社會上的事。我們的農田，我們的家屋，我們的工作方法，我們的社會生活，我們的政治生活等等，都依着科學與社會的原理去配置好了。那麼「環境教育」的理想有何不能成爲事實之理？你定說這是空想麼？

那麼請看幾百年以前那樣狹小的農村怎會變成倫敦紐約這樣的大都市，那樣局促固陋的村塾怎樣會變作哈佛耶魯這樣的大學。一個人祇要肯從歷史的比較的方面去用一番心，他必能分別事實與空想之不同的。

六 如何促進理想制度之實現

本節之中單討論怎樣使這種理想的教育制度實現的方法。大凡一種制度的演進不外乎兩方面，一種是循自然之軌道以進行的，一種是加以人爲之努力的。人爲的努力雖不敵自然勢力之偉大，但若善用之，總可以促進或縮短其進行之路。本節的意思，即欲研究我們生在此時，苟表同情於此種理想制度而欲促其實現，當採取何種態度，換言之我們現在盼望改造教育制度的教育家應如何下手？在研究人爲努力的方法之前，對於自然演進的道理也不妨看他一下，因爲我們承認教育制度的演進是有理法可尋的。我們即使絲毫不用有意去鼓吹，也會自然達到這個境地的，不過來得或者緩慢一點罷了。

爲什麼曉得不用有意的努力也可以自然達到理想教育制度出現的境地呢？這其間有兩個解釋：——

第一個是就現在生產和交通方法的進化方面看出來的。我們在前節已經看過，決定教育制度演化的方向的，是生產和交通的方法。我們現在大規模的集中的教育制度，是大工業社會下必然產出的教育制度。我們又看出從現代生產和交通方法進化的趨勢看來，這種集中的大工業社會，其範圍必一天比一天擴大，必有一天將全世界合爲一大都市之一日；但這種擴大從反面看起來也就是分散，因爲我們到處都是都市，所以不需要一個特殊的人口集中的都市，因爲我們在都市以外再沒有田園，所以我們的都市便是田園。在這種社會之下，我們的教育制度的容積要比現在大多少倍，但用不着集中了。因此，從工業演進的趨向看來，我們教育制度的演進趨向是不會走錯的。

第二個是就現在社會組織的變化方面看出來的。我們現在的社會制度是

大工業生產方法底下必然的制度。我們的資本集中的情形，引起階級不平的呼聲，是人人所知的。但這種資本集中的將來究竟伊於胡底，卻沒有人能知道。只有社會主義的祖師馬克思曾告我們這種資本集中的結果便是社會主義國的出現。我相信他的話是不錯的。因為無限的集中，結果便是分散，無限的不平均，結果便成爲平均。這並不是什麼玄學上鬼名詞，乃是事實上當然如此。所以大工業的發展，並不是社會主義之敵，而正是社會主義之助手；我相信只有在工業十分發達之國家，才能產出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來。像俄國和中國這樣工業幼稚的國家，結果只能產出偽的社會主義國，決產不出真的社會主義國。所以雖以列寧之堅忍雄毅，也不得不讓步而採取新經濟政策。但工業的發展乃是自然的趨勢，雖在十分幼稚的國家，雖在一般妄想以農業立國的國裏，大工業制度也終久不能不隨潮流而建設起來，——但是自己建設抑或待人家來替我們建設卻是一個問題了。——因此社會主義之出現乃是遲早間必然的事。我們現在的主要教育

制度，——學校，——實在是資本階級的教育制度，非有錢的人不能完成全部的學業。就這一點看來，此種制度已不配稱我們的理想制度；但假使社會組織不能變更，則此種制度亦不會消滅。我相信只有在社會主義的國裏，這種理想的教育制度才能充分應用，但社會主義國是可能的，而且必然達到的，所以我們的理想教育制度也是可能的，而且必然達到的。我相信每一種社會組織之下，都有他特殊的教育制度，譬如農業社會有村塾制度，工業社會有學校制度，……那麼，未來的社會主義的社會之下，自然也需要一種新的教育制度了。我們的理想教育制度便恰好補了這個缺，——關於理想教育制度與社會主義之關係，此處不能細講，留待別論。從社會制度的演進的趨向看來，我們的理想教育制度也是自然會達到的。

曉得了自然演進的趨向如何，我們對於人爲的努力便應當更有了信心，更添了些勇氣，因爲我們相信在這件改造的工作之中，我們是必操勝利之券的了。

我們現在所要作的只是研究應當採取的改造的手段有些什麼罷了。

我以為我們應當採取的手段大別只有兩種：一種是促進社會使實現教育化的手段，一種是促進教育使實現社會化的手段，後者是我們教育界中人所獨任的，前者呢，雖非教育界中人所能獨任，而我們教育界的人也不可參加於此工作的。

怎樣可以促進社會的教育化呢？有兩件根本的工作是不能不預備的：

第一是促進科學的發明以為社會教育化的利器。我們既知道科學的發明可以影響於生產及交通的方法，而生產及交通的方法又可以決定社會制度以及教育制度的性質。我們又知道我們所理想的未來的教育制度有許多地方是非藉科學發明的幫助不可，因此我們現在有志改革的教育家，應常用全力贊助科學的事業，或者直接加入科學界，——尤其是自然科學界，——作一個研究者、發明者；或者間接鼓吹科學的信用，培養科學的人才，以及用其他方法幫助科學

的發展等等。尤其在我們這樣科學程度落後的國家，愈有用全力來贊助的必要。第二是促進社會制度的改造，以除社會教育化的障礙。我們前面也看過社會制度與教育制度是相應的。我們所理想的教育制度只有在社會制度改造到較美善以後才能有充分實現的希望；因為現在是階級的社會制度，所以教育制度也是階級的。我們希望有全民的教育制度，不能不先希望有了全民的政治制度，全民的經濟制度……所以社會制度的改造是不可緩的。我們的教育家應當直接投入社會改造的總運動中，或者社會上一部分制度——如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改造的分運動中，作一個分子，或者雖不加入其他運動，而對於他們的運動應當加以贊助和同情。

以上兩個手段是促進社會的教育化的根本的手段。此外就目前現狀而論，有幾件事業也不妨去作的。

第一是改良都市的運動。現在的都市因為純任自然發展的緣故，不滿人意

之處甚多，所以改良的運動也因之蠶起。如花園都市運動（Garden City Movement）其最著者。我們都市的教育家應當贊助這個舉動，或改良舊城市，或建築新城市，總之以利用科學的發明使鄉村的美質逐漸加入都市內爲主。此種美善的環境對於教育大有關係。在我們中國都市尙未發達的國家，對於這個問題尤當『未雨綢繆』，自必『事半功倍』。

第二是改良鄉村的運動。鄉村所以比都市好者，在與自然的環境接近，其不如都市者，在物質的享受較缺。我們現在的鄉村的教育家對於鄉村的改造應當加入贊助，務使與都市逐漸接近，得以享受與都市同等的物質生活。倘若在鄉村能穀享到與都市同等的物質生活，而又無都市的局促狹湫的弊病，那麼我們的人口決不會集中到都市去，而我們的普遍的社會教育制度也就可以成立了，但這非藉科學發明之力不可的。

我們再看怎樣才可以促進教育的社會化呢？這個問題是我們現在教育界

的人士立身行事最重要的問題，不可不加以注意。據我的意思來，我們所可採取的手段大約有以下幾種。

第一是就學校制度爲改革的運動，將學校以內種種非社會化的特點除去，使逐漸接近於我們所理想的教育制度。這是在現行制度之下較易採取的辦法，也是一般所已經無意中採用過的辦法。但我們必須注意，學校制度有幾個根本的不可逾越的非社會化的特點，如教師學生階級的區別，畢業年齡的限制，缺少親子愛情及兩性愛情生活的內容等等，是很難得除掉的，所以就固有學校爲改革的運動似易實難。不過現在學校制度在教育上的權威是很高的，倘若在學校的名義之下爲這樣的運動，也許可以免除一般的疑慮。

第二是以鄉村爲根據，建設一學校式的模範鄉村。我們的理想的教育制度是「卽是學校卽社會」的，但以學校制度爲根據而採取一切社會的特點是很難的，不如以社會爲根據而採取學校的種種優點，較爲容易；因爲社會大而學校小，

社會能容納了學校，而學校不能容納盡社會的緣故。我們現在若欲使全社會爲教育化，是非全盤改造後不能的，但一部分的改造卻並非不能做。我的意思，日下的農村爲社會上一小單位，我們倘欲建設理想的教育制度，不妨先從這裏起實驗。我們可以創立這麼一個團體，或以學校名，或不以學校名，——爲免除社會的懷疑起見，以學校名最好，爲表示特殊性質起見，不以學校名亦好，——但無論如何，主其事者必須明白我們的團體與學校有根本不同的地方。以這個團體爲根據，逐漸吸收鄉村的青年少年和兒童，凡加入這個團體的，——循俗之名亦可叫他做學生，——在團體內部得到許多富有教育意味的經驗。同時對於團體以外的鄉村自治，也應當以友誼的或一份子的態度來設法促進。一個鄉村是很小的，人口是不多的，只要十幾年工夫，使全村的人都了解而習慣於我們的新生活，則我們的理想教育國便可以建設起來了。倘若這種運動逐漸推廣於各農村中，則接近的農村自能彼此聯合而大的教育國也可以出現了。但農村的規模太小，力

量太薄弱，所以充分的實現我們的理想是較困難的，只要差不多便算成功了。

第三是以都市爲根據而爲社會教育的設施。這個與前段農村中所採用的方法當然大同小異。都市所以勝於農村者，在能力充足，可以充分經營；困難者在情形複雜，較難運用自如。非先有努力的宣傳運動，使大多數了解此種教育政策之需要，是不能成功的。

第四是以全力來促進社會教育的前進，加增牠的內容，提高牠的地位，推廣牠的面積，使他一躍而爲教育制度正統的地位，我們的改造教育家對於此事總應當用全力來做的。

以上四種方法是就一時所想到的而言，自然不免有缺漏之處，好在實行方法非本篇主要所討論者，且其實亦隨時隨地方法不同，不能預先固定，故不必再說。但我們以上所說的方法都是就我們的主張已經有了相當根據爲一般教育家所承認之後而言，至於在目下，這種主張僅是一種粗枝大葉的紙上空談，既不

爲一般教育家所注意，——承認與否自更不必說，——又其未來之生命如何亦尙難保，——或者竟不過成爲一種文章的遊戲而已，——在這個時候，我們喜歡對這個問題加以注意的人，——尙不敢說贊成不贊成的話，——應當取何種態度呢？

我以爲我們所應取的态度是這樣：——

第一步自然要先『研究』。凡注意於這個問題而欲看牠的究竟的教育學者，都應當把他們一部分或全部分的工夫花在這個研究上。我們一方面就已往教育先哲的書籍中看看是否有與我們相同或者正反對的理論，而審查其是否。一面就歷史上爲精博的研究，對教育制度之演進發展之痕跡十分明瞭，且從事而發見其當然之理法。一面就現在各種教育上的新運動爲精密的調查，看牠有無大致的趨向，及這個趨向是否與我們的主張相合或相背。一面就各種社會制度的內容爲大體的認識。再就專門家的判斷而看其對於教育制度現在及未來的

關係爲如何。一面就各種形式的學校教育與各種形式的社會教育爲比較的研
究，看其彼此之優劣如何。對於這些研究所得的資料，我們都應當以極審慎極公
平的爲真理而求真理的態度判斷之，既不可有依賴舊習的心理，又不可有武斷
和迴護自己主張的心理。倘若經過這樣的研究之後，如果站不住，自然會自己取
消，如果站得住，再爲第二步的進行。

倘若第一步的工程做完而此說尙站得住的話，便應當進而至於第二步的
態度，便是『實驗』。研究所得的，無論如何徵實，如何精密，終是理想的空中樓閣，牠
的真正的價值總應當從實驗的結果去判斷。我們不妨如前文所舉，先就一個鄉
村或一個都市爲這種教育即社會的生活的實驗。實驗的結果許我們的主張成
立，或者不許我們成立，或者部分加以修改，都是可能的。倘若經過這樣實驗及修
改之後，我們的主張有確實成立的可能，然後我們再進而執第三步的態度。

這態度便是『宣傳』。我們或者著書立說，或者組織團體等等，這都是人所能

想到的，可不必細說。

於是我們才可進而爲第四步實際的運動，這便是前文所已舉的幾種辦法了。這種辦法同時並進之後，再加以自然的演進，我們的理想的教育制度自然會建設起來。

到了那個時候，我們才從『必然的世界』踱到了『自由的國家』。我們才有了與自然抗爭的大利器。我們才可以用教育的力量改良我們的人種，——我們以爲優生學也是教育的內容之一——改良我們的生活，發展我們的前途。我們才可於地球上實現了理想的天國；——這天國是幾千年的宗教家所朝夕盼望來到的，也是我們幾千年來的教育家所朝夕盼望來到的。但是我們的教育家已經搶了先着了，已經摸到了開天國之門的鑰匙了，我們的鑰匙上面刻着兩個光耀的大字，叫做『教育』；我們這一篇文字的目的，便是希望把這個鑰匙能彀分給人使用，不要專便宜了少數人。倘若這個希望可以任何方法達到，無論牠與我

們本篇的主張衝突與否，我們都要叫牠做『全民教育論』。

〔附言〕

本篇最後的幾節，因為趕民鐸出版的期限起見，未免有未盡詳析之處。現此文及其他同性質的文字數篇已彙為一書，由學術研究會出版，在本書中，著者將別為後論一篇，專就本文所解說未盡易惹疑問之處，引申而補論之。但此問題甚大，以著者之譫陋，所見必不能甚當，我們中國素以重視教育為傳統的思想，現在國內智識階級幾無不多少與教育界有點關係，倘若肯費些工夫來對此問題或其他同樣的問題來考究考究，其收穫必然可觀。我以為我們的教育倘若要真有效果，不但需要實際的教育家，也需要有偉大的教育學者出現，——別的事業自然也一樣，——我們必須希望在中間有了海爾巴脫和杜威這樣偉大的教育學家，我們的教育才有了生氣，才不是純粹抄襲的作品。在這偉大的學者出現之先，我們應當先盡驅除的責任，我們希望有美麗的花枝出現，也須先有幾個肯做盆中泥土的人。我們基督要來了，但為他墊平道路的施洗約翰是誰呢？我盼望大家起來做墊平道路的運動，好預備我們的基督降臨。

全民教育論發凡後論

全民教育論發凡脫稿之後，覆視之，覺其中涵義未盡者尚多，本來這個問題非短文所能盡言，但即以短文而言，亦須首尾照應，成爲系統之組織，始有供人討論之價值，故趁全書付印之際補撰後論一文，專以闡明前文引而未伸之義爲主，取主客之體，所以便於發揮；惟個人之見究屬無幾，疑難之出於後論以外者當必甚多，要待讀者盡情予以駁斥，爲學術前途計，那就感激不盡了。

難一曰：『足下作此文之動機，既據自言係爲情感所驅迫，夫學理的討論，不可參以個人的情感，因恐其爲遷就主觀而失事理之真也。今足下此文得毋有預先之成見梗於胸中，而後找學理和事實以牽強附會之弊乎？』答曰：『按科學研究之程序，假設亦爲不可少之一端，一切研究之發端未有不始於假設，假設之發動是否由於情感，於研究之全體歷程無關重要，所重要者在進入於研究工作以

後，則須完全以客觀公正之態度臨之，雖找材料，尋理由，當然總以辯護假設爲中心，然遇有與假設抵觸之材料理由，也不可顧，至於研究告終，結果判斷之時，則須忘一切之假設與非假設，而純粹立於第三者的地位了。鄙人在此文中雖自居於辯護自己主張之地位，然自信對於抵觸衝突之學說，斷不肯含混過去，即現在補作後論也是此意思，至於個人之所未及見到之反面理由或證據，當然不能說沒有，是賴讀者之加以糾正。本文之所假設者本爲一與舊習慣完全背謬之理，其成立之分數少，而打消之分數多，亦自常理，故倘經駁詰之結果，但有一部分理由可以存在，則也未始非作者之幸也。』

難二曰：『足下謂教育學當獨立爲社會科學之一科，而以專研教育之理法現象爲目的，然教育事業在人類社會中至爲微細，質言之不遵政治事業中之一種，既無獨立一科之價值，且於政治學中亦可附帶研究及之，正不必特立爲一科亦且不配爲一科也。』答曰：「教育事業在人類社會中何嘗微細？夫人類社會中

各種事業皆根據於人類之天性；政治事業根據於人類統制之天性；經濟事業根據於人類佔有一之天性；宗教事業根據於人類依賴之天性；教育事業根據於人類文化之天性；一也。研究此天性與社會接觸之後所發生之活動之迹是爲各種社會科學之責任。今日既有政治學，經濟學，及宗教學矣，何獨於教育學而靳之。且教育亦非附屬於政治下之一事業也。政治支配以外之教育事業，自古到今舉不勝舉，故教育學之研究斷非政治學所能代庖，而必須有列爲社會科學之一之必要也。』

難三曰：『教育學縱有獨立之必要，然今日所有教授訓練等等教育上之研究，乃爲實際上之應用起見，故能特別發達。今棄實用之技術不管，而事空談學理之研究，得無勞而無功且與世界學術之趨勢相背乎？』答曰：『我之提出教育科學之研究者，乃爲此問題無人注意之故，（至少我沒有見過）並非欲舉其他現實之教育技術研究而疑之，此書前文業已表明，無勞辭費。至於學理之研究本不必

專爲實用起見，卽以實用而論，試問政治學經濟學之研究於實際政治經濟之改良進化有無補助乎？讀者於此不必杞憂矣！

難四曰：『教育學獨立之必要與效用，今聞命矣，然吾聞今日學術上有教育社會學一科，專從社會方面考究教育之目的理想，是與予之主張相近之甚，何以不見舉乎？』答曰：『教育社會學知從社會學方面研究教育之理想，誠爲進化，其出現也可爲教育學將獨立成爲一社會科學之機會將成熟之徵候，故吾人對之甚表同情。但專從社會學方面入手，吾人以爲尙不足副教育學之全任，且其僅爲規定教育目的起見而立斯學，尤不能脫離應用技術之窠臼，此爲過渡時代之現象，亦無足怪。其實近於吾人理想之教育學者，何祇教育社會學一種，普通之教育學大著作，對於教育與天性之關係，與社會之關係皆有論及，此皆吾人理想之教育學應有之部分也；但其與實際技術多不能分開，且多仍以應用技術爲主，故不能不認爲不進化也。吾人所理想之教育學至少應有以下之三部分：一從人類天性

方面研究教育之功能，觀點，及其理想之變化趨向；一從社會組織方面研究教育之組織，效用，及其在社會事業中之地位；一從歷史方面研究教育之演進情形；此三者備而後可稱爲完全之教育學。至於理想之選擇，實際弊病之救治，尙非重要。能副此三端之完全教育學，在今日之教育著作中，固尙未覩之也。』

難五曰：『足下反對教育受哲學之支配，然教育事業爲理想之事業，且爲人類與自然抗爭大勝利之第一章，足下亦已承認之，試問舍哲學之指導，能入於理想之域乎？』答曰：『教育爲需要理想之事業，誠然。然其他社會制度若政治，經濟，亦何不需要理想以爲指導？然事實上理想之應用僅佔一小部分，此不第政治事業，經濟事業有然，卽徵之於教育事業已往之歷史，亦未始不然也。其時何嘗無哲學哉，然時機不到，雖有高尙之哲學理想，亦不能有助於實際些須也。欲求哲學理想能應用於實際，則必此理想有實際之背景爲之驅迫始能成功。古來哲學家多憑自己盲目的主觀創立許多政治理想，經濟理想，教育理想；有的和實際機會碰

對了，便能實現出來，有的碰不對時機，便終於成爲空想，然卽其碰對者亦僅是瞎碰而已，並無預先一定的把握。我們今日倘談理想，便必須力矯此弊。我們的理想必須是從實際演進的趨勢自然發生出來的，有實現的可能，這樣的理想便必須根據於事實的研究，成爲專門科學化，而非復哲學家所能勝任的了。故今日政治學，經濟學，乃至宗教學都已脫離了哲學家乃至神學家之手而付之於專門的科學家。我們的教育學不是也應當有同一的要求嗎？

難六曰：『古今大教育家雖成就各不相同，見解亦容不一致，然其熱誠高尚之人格，大都爲人所共仰。今足下乃一概斥之曰替治者階級宣傳，爲治者階級走狗，措辭無乃太過歟？』答曰：若論歷來多數大教育家之人格行爲，加以此種徽號，誠未免太過，褻瀆先賢之罪自不敢辭；但若畧其心而察其跡，則事實皎然，亦實不能爲之諱。惟當知者，吾人一切思想多數均受環境之支配，故歷代教育家之不覺變爲治者階級之雇傭，乃時代使然，不足爲賢者之病。且教育家多數從事於實際

事業，不事空想，此亦其不能如哲學家之高掌遠蹠之故也。』

難七曰：『爲治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在教育事業中亦宜如此，故歷代教育家之專崇實際，不事玄談，正教育家之長處，足下乃偏引爲不滿，得無故爲放言高論以博無識者之盲贊歟？』答曰：『實際與理論，各有用處，不可偏廢，縱云力行更爲重要，但也祇能說他佔到七分八分，不能說連一二分的理論也全然否認其存在也。卽以政治而論，今日各種政治學中言亦多矣，其價值豈在力行之下，惟吾人既能言之，他日必須能以力行證之，其說乃不至蹈虛耳。』

難八曰：『足下在第三節中解釋「理想」之意義謂「正當之理想須根據於事物之正當價值」而「所謂正當價值者有兩個條件，一個是合於事理之真，一個是實際有用」就足下所解釋者而論，此二個條件卽未免有互相牴觸之處，蓋世界上的事物固有合乎真而未必有用者，或有用而未必合乎真者，倘遇此等地方，足下將何以解釋之乎？』答曰：『據我的意思，覺得這兩個條件並不互相牴觸，蓋

實際有用之一條件，即包於合於事理之真之一條件中也。凡是實際有用之理想斷無不合乎事理之真相者，因實際的世界乃是一個真的，此理想既能應用此真的世界上，則此理想必然為合乎真的理想。若是憑空的幻想，那一定決無實現的希望。又我們的世界一切要求，無非是想要自己「發展」，這發展二字，便是我們的最大的事理之真，而同時我們所謂實際有用者亦無非能穀幫助這個發展而已，故此真與有用兩者並無衝突，我們可以無庸疑惑的。」

難九曰：『所謂德育智育體育之分類法，乃是極粗淺的說法，足下拿來放在理想的人格節中，似乎很珍重似的，未免太有點膚淺了罷。』答曰：『膚淺之識本不敢辭，因小子固自知其膚淺之一人也。但倘若此表找不出其他不合之處，單只膚淺二字尚不足判定牠的死刑，則本文中亦尚不無可以列入的價值，況此表果為膚淺與否，尚未可知，足下但一查萊因，那托爾普，等之大著作，便可知矣。』

難十曰：『足下以兒童之不得平等待遇與婦女，平民，勞工等問題相提並論，

以爲皆有解放之必要，竊以爲誤矣。夫婦女，平民，勞工等之解放所以成爲問題者，乃在自天性上彼等與男子，貴族，資本家等本處於平等之地位，並無多大之差異，惟因社會制度不良之故，將其本來之平等之權利束縛減削，此其所以成爲必爭而且可爭之問題也。今兒童之與成人果能一例等觀乎？兒童之智識能力果能與成人相等乎？兒童果能不賴成人之將護指導而前進乎？此不待問而知其必不能矣。蓋成人爲已成熟之人類，而兒童則爲未成熟之人類，彼其一切生活本不過爲成人生活之預備，其決無獨立不倚之可能蓋甚明也，然則子之所持亦不過空想而已。』答曰：『若說到能否獨立生活的問題，則兒童誠然非依賴成人不可，但這並不能作爲剝奪兒童平等權利的理由。我們要平心細想，我們號爲成人的人，果然平時就一點不依賴他人嗎？我們的智識能力果然完全無缺嗎？這當然不成問題的。我們的智識也很有限，能力也很平常的，有許多事情非賴他人幫助不可；然則何不說成人也不配有自由平等的權利呢？固然大多數的兒童其智識能力恆

在成人智識能力的平均數的水平線之下，這是我們所以認爲兒童不能與成人享受平等權利之一原因；但我們要知在成人社會之中，少數智識階級與多數民衆程度之相差也並不下於兒童和成人之相差，因此在主張賢人政治的便說民衆不配有參預政治的權利，但在現在此說已不攻自破了。我們人人曉得智識能力是一件事，而權利又是一件事，並不能相提並論的。原兒童之所以被擯於社會以外者，皆因在原始野蠻時代，尙力尙智，因此智與力俱絀的自應剝奪其權利。到現在我們爲成見所蒙蔽，遂若兒童之不可與成人並論乃天經地義不可更改，殊不知此種天經地義，還是人造的，正如中國古代的輕視婦女一樣，孰不以爲天經地義而不可更改呢？至於預備之說，尤屬無味，吾人之生活何時何地何人非爲他時他地他人之預備，而亦何時何地何人非自具獨立生活之意味；以成人之眼光視兒童，遂若兒童之一切生活乃專爲成人之預備者，然倘若站於死鬼之地位以仰視生人，彼豈不亦將以生人之一切生活皆無非死後之預備乎？此說之無聊由

此可見。以上所論乃僅就兒童天賦之權利而言，至於即僅爲成人社會之利害打算，亦有不能不以平等待遇兒童之勢，其詳且待他日言之。至所謂平等待遇者，並非謂成人能選官立法，兒童亦能選官立法；成人能娶妻生子，兒童亦能娶妻也。不過因其地位，使得有獨立自由發展之意思，不受其父母師長之強硬的干涉而已。人類生活所應具之學習娛樂，工作三方面，兒童皆得有自由享受之餘地，此即平等之待遇也。』

難十一曰：『關於兒童權利之問題，既聞命矣。以後數節亦無可疑難之處。惟關於第四缺點所指學校不以家庭生活爲基礎一事，則竊有惑焉。夫一切事件皆以愈專門愈爲精密，教育事業從前不認重要之事，故以之附屬於家庭之內，若有若無，然家庭之不足以與學校有同等教育之功效，與夫每家父母之非能皆盡其教育子女之責任，此乃甚明之事故，不得不以教育之責任託之於專門教育家之手，此乃進化必然之情形也。況今日激進之社會學家已多倡破棄家庭之論，則家

庭生活卽在社會已不爲重要，况於教育乎。』答曰：『凡事皆須專門家，惟教育事業不能有專門家，凡主張教育須有專門家者皆誤認教育之意義，或將教育之內容限於極小之一部分者也。夫在今日教育制度之下，教育之意專限於讀書或造就某種特殊人格，則其施教教育者之必爲專門家，而且甚精之專門家，則某不但贊成之，且極力主張之。若如此說則家庭決非可以施教教育之地，其屏除於教育制度之外，宜也。但若就吾人理想之教育卽生活之教育界說而論，則教育之事須受教育者自於萬般萬樣之生活環境中尋求之，練習之，根本上卽不需要有來施教教育之人，則專門與否自更不成問題矣。既云萬般萬樣之生活，則家庭生活自亦在內，曷可視以爲無干也。至於家庭之制之終能存在於將來社會與否，非本篇所欲論，惟卽使不存在，所不存者亦僅家庭之名而已，兩性生活與親子生活固不能廢也。近人好倡兒童公有之說，愚初亦喜贊同之，既而思之，覺親子之愛乃生物之本性，非後天矯揉造作之倫理可比，此決非變更制度之所能取消也。強遏其機必至利不

敵害。故愚以爲將來理想之社會必須調和於家庭關係與社會關係之間，似未可獨偏重一方面而忘卻其他方面也。』

暑中炎熱逼人，腦爲之塞，所思止此，不能再續，他日有見再爲續談可也。

教育家懷疑的態度

有人說：『新思潮只是一個新態度，』我說這話不錯

從這話引申起來，我們便可以說教育界所受新思潮的影響，不是別的，只是大家改變一種新態度。這種新態度不是別的，便是懷疑的態度。

從前以爲八股文章『是代聖立言』，現在對他懷疑了；從前以爲科舉制度是甄別人才惟一的捷徑，現在對他懷疑了；從前以爲除了中國以外沒有學問，現在對他懷疑了；懷疑的結果造成一九〇二年（清光緒二十八年）的廢科舉，辦學校。從這一懷疑之後，新進的教育家便分了兩派，有勇氣的仍然往前懷疑，無勇氣的便到此爲止。到此爲止的便變作了民國的『遺老』，『遺少』；往前進的仍然懷疑不止，對於教育宗旨懷疑，對於辦學務的人懷疑，對於一切前清末年的學制懷疑，懷疑的結果又造成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的學制改革。

有勇氣的仍然往前懷疑，教育界的思想又顯然分了兩派。一直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爆發之後，這兩派的關係完全破裂了，於是新懷疑家舉而攘去舊懷疑家的位置。這一次的懷疑面積最大。對於孔孟的學說懷疑，因此斷絕學校讀經的根株；對於舊式的古文策論懷疑，因此起了國語運動；對於軍國民教育懷疑，因此有廢兵操的提議；對於教師的專制懷疑，因此處處鼓吹學生自治；對於學生以讀書爲惟一天職的說懷疑，因此有學生聯合會的干涉政治；對於男女不相授受的說懷疑，因此有解放學制男女同學的事實……。

現在五四運動已經過去一年多了，五四運動所淘汰過的新懷疑派，舊懷疑派，不懷疑派，現在且不必提，他們早已被五四以後懷疑的呼聲遮過，他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不是他們的時代。

如今且說五四以後產生的新新懷疑派，前途究竟怎樣。

這裏有兩條路，一條路是迴旋的，走來走去到老也逃不出原來的地方；一條

路是前進的，走一步進一步；前一條路名叫『襲故』，後一條路名叫『懷疑』。

懷疑啊！懷疑啊！這是新教育家應持的態度。

我們應當懷疑一切學術，一切思想，一切制度，乃至懷疑教育的本身。

我們應當問教授法如此對嗎，課程如此對嗎，學校的組織如此對嗎？

我們應當問學校制度天生就是這樣嗎，教授方法天生就是這樣嗎，一切習慣遺傳下來的法則天生就是這樣嗎？

有疑的要疑，無疑的也要疑；大家疑的要疑，大家不疑的也要疑。

我們儘可以懷疑不要組織，不要學校，不要教育。

當你懷疑的時候，同時便是你要求解答的時候。懷疑而得了解答，解答便是疑懷的結果。解答許這件事情存在，你便仍舊讓他存在；解答不許他存在，也應當即時拋棄。懷疑而沒有解答，應當繼續懷疑，繼續研究，繼續求解答。沒有正確的解答，不能便承認這事正當的存在權。應當仍舊懷疑，直到得了解答爲止。這便是教

育家應持的態度。

懷疑啊……。

（平民教育二十七號）

未來教育改造趨勢之觀察

——學校的社會化與社會的學校化——

教育是產生社會環境的原因，但同時又是社會環境的產物。因為是互相因果的緣故，所以倘若社會的組織一朝變了教育的組織也必須要變，當然要變。

在上古農業社會的時代，村塾家塾的制度最爲普通，而如在印度等地方，露天的教授也甚流行。這時社會的組織是分散的，故教育的組織也是分散的。到了手工業時代，社會的重心漸漸從農業轉到商業，故教育的制度也有變爲流動的趨勢；中古時代的學者大半從游行各地時領受教育，現在世界最古的大學如巴黎大學等起初多是游行教授的團體。自後蒸汽工業起來，交通器具改良了，人口集中到大的都市，社會的組織變爲密集，故教育的制度也隨之而變爲密集；學校的制度，國民教育的制度，專門大學的制度，都是蒸汽時代的教育所必須的，當然

的。

再看中國歷代教育制度變遷的痕跡，也自然顯出一種相應的樣子。上古封建時代，井田時代的教育，有庠序學校等制度，那時的學校須知與現代學校很有不同的處所，——帶有貴族主義家族主義的特質。井田是公有的，故學校也是公立的。井田是初期農業社會底下的共產制度，故學校的統系也有半分散半集合的性質。後來有志復古的人，往往把復井田興學校當作兩件并提的事情，可見二者間的關係了。中古以後，井田廢，阡陌開，商業興起，於是教育制度隨着社會組織的更變有兩種分化的趨勢。一種是隨着私有農業的發達，家族的制度的鞏固，故有私塾——尤以族學爲盛——的教育制度。一種是隨着商業的發達，交通運輸的便利，故有游學的教育制度。這兩種制度的合併，產生近世的科舉考試制度，一直維持到十九世紀末年。至於最近的國民教育制度是採取歐美日本的成法，受經濟變動的影響，更是顯然易見的。以上的詳細情形可以讓研究教育史的人去

研究，不是我們現在援引的目的，我們只要曉得結果一句話就是：「倘若社會的組織一朝變了，教育的組織也必須要變，當然要變。」

二十世紀以後的社會組織將有劇大的變動，這是我們一般所看出來的。並且這種變動的方向大約是趨於「共產制度」，「電汽工業制度」，也是將可預定的。然則與這種社會組織相應的教育制度將要取如何的變更，應當取如何的變更，這不是現在負教育責任的人所應當熱心研究的一件事麼？

現在的社會組織彼此牽掣得很密切，故倘若全世界的組織變了，決不會有一國仍在例外，因此我們中國人不能因為學步的稚弱，便拋開這件問題不講。最近的國人也似乎有些覺悟，頗有幾篇文字討論到這個問題——如沈仲九先生在中華教育界，梁任公先生在改造的論文，張東蓀先生最近五月十日在時事新報的時評等——我如今把我的一點意思寫出來。

近世的教育制度濫觴於文藝復興以後，而完成於普魯士弗烈得力大王時

代，正是軍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合併的結晶品。以後雖然有了分化的趨勢，如法德諸國軍國主義的色彩較重，而英美諸國則偏重於資本主義，究竟是兩種主義都帶些的。

中國因為本身發達較後的緣故，維新以來雖然採取歐美日本的教育成法，祇得了他的不好處，卻沒有得了多少好處。自一九〇二年（清光緒二十八年）到現在，二十年來的教育制度，都是取法日本，日本又是從德國學來的，故中國過去的教育制度可以說是屬於大陸派的，是較偏重於軍國主義的；然而中國的國家組織並不能像德法日本那樣強固，因之軍國教育的好處卻不能見，而機械的不自然的毛病卻到處發現；最近教育經費的困難情形，教員罷工的大風潮，直接是表示政府無法維持教育，間接即是表示軍國主義下的教育制度的破產，以後無論政治變遷到什麼地位，我敢斷定靠政府來振興教育是絕對無望的。

我推測以後中國的教育制度，大約是要從軍國主義過渡到資本主義，因為

照中國現在社會狀況的趨勢看來，在最近二三十年以內，偽資本主義——或說是不完全的資本主義——必要發現，那時許多應運而生的資本家爲博振興教育的美名起見，一定要多辦學校，於是教育的中心便從國立學校移到私立學校，從政府移到資本家手裏；現在教職員們因爲政府不肯維持教育的緣故，已竟有主張請資本家出來維持的，不要忙，這件事情眼前就會現。

本來在民國三四年時代，黃任之氏等主唱的實用主義，便已是趨向資本主義的一事表現，只因那時袁世凱在位，政府的組織雖不清明，卻還強固，故一時軍國主義與資本主義也還處於相對等的地位；直到最近幾年，政治勢力分散，軍閥的橫暴，政府的軟弱，都可以表示軍國主義的末路，而同時實業漸漸發達，資本家漸漸多了，資本主義有了與君代興的資格。教育界一般的眼光遂也從德日式，轉到英美式；試看近二三年來，教育界中日本出身的學生，和美國出身的學生的勢力消長情形，也可見教育界心理的一斑了。最近幾年教育界本身的風潮，也可以

說是軍國主義的失敗和資本主義代興的一種表現。我從前以爲這是對於教育制度根本的不滿意，現在覺得這個觀察未免還嫌過早。此時一般人的不滿意的心理，還祇是對於軍國主義的不滿意，並非對於舊教育制度全體的不滿意。大家還抱着一種離開日本往美國走的希望，英美式教育的破綻還未顯露，大家對他還未失望；不過失望終久是會來到的，將來總有拿現在厭棄政府辦教育的心理，來厭棄資本家辦教育的一天，因爲中國將來要發達的資本主義一定和過去發達過的軍國主義一樣都是偽的，在這種主義下產生的教育制度，只會有他的不好處，不會有好處，而且世界的社會組織變更的時期將要來到，總然是真的資本主義，也成了過去的潮流了。試看一二年來各處學校引用的美國出身的教員也都不能令人滿意，又如某某華僑辦的大學內部的暗潮，都可以表現將來英美式資本主義的教育充其量也不過如此。要知這都不是人的問題，實在是制度的問題：美國的留學生固然不壞，日本的留學生又何嘗有什麼大不行的地方，在目前

的教育制度底下，無論請何等大教育家大學問家來也不中用的；——試看杜威羅素來了一年多，大家聽聽也不過如此，——等到有一天大家從對人問題的迷夢中醒過來，眼光轉到制度的本身上頭，『呵！從前種種歡迎這人，菲棄那人，歡迎這派，菲棄那派的問題，原來都錯了，但教育爲什麼仍舊辦不好呢；莫非是這個制度應當改革罷，』那時才是真正教育改造的時期到了。這雖然是二十年後纔會到來的事情，但我們現在不可不充分研究，充分鼓吹，以作將來改造的預備。

未來教育改造具體的形式如何，我們雖然尙不能預測，並且將求難免各帶地方的色彩，也不可一概而論，但大致的趨勢總還可以略微看出來；大約離不開兩種背景：一種是看未來社會組織的變化如何，一種是看現在教育制度的弊害如何。未來的教育制度，便是適應和利用當時社會的組織，爲矯正已往教育制度的弊害而產生的制度。

我如今姑且把這種大致的趨勢分作幾條寫出來，

一，未來的教育制度是融合現今所謂「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三者冶爲一爐而成，不是現在三者各各分離不相連絡的樣子。這種教育制度我們現在無以名之，姑且叫他做「學校」，但須知與現在所謂學校的意義大不相同。

二，因爲是三者融合的緣故，故未來的學校是沒有一定的住址的，是普及於全人民的，是凡有社會之處卽有學校的，是「卽社會卽學校」的。

三，因爲如此，所以未來的學校是沒有期限的，人從落地到老死，一生都算在學校之中。

四，因爲如此，所以未來的學校便同時負有兒童公育養老送終的責任。

五，因爲如此，所以未來的學校有經濟獨立的能力，不必受外界的幫助，每個學校卽是每個獨立的小社會。

六，因爲如此，所以未來的學校生徒人數可以大至無限，譬如一個幾百萬人

口的大城也可以算做一個學校，因爲那時電氣事業發達，必可以不出家門而接

觸多少里外之事，故教室等制度一概取消。

七，未來的學校沒有教育者被教育者之分，教員也是學生，學生也是教員，按程度的高下遞相授受，大家共同處理學校的事務。

八，未來的教育制度是『做工』『求學』『娛樂』三種事情融合而成，不似現在專管求學的事。

以上八條的內容總起來便是『學校的社會化』，而同時也便是『社會的學校化』。現在的學校和社會是彼此分離的，將來的學校和社會是彼此融合的；社會就是學校，學校也就是社會。

至於怎樣由現在的教育制度變到未來的教育制度，中間所經的途徑，我推測大約有兩種：

一是自然的，目下英美式資本主義的學校和社會的聯絡已是很密切，『學校的工廠化』更是實用主義教育家所熱心倡導的，而自十九世紀末葉以來，社

會教育的位置已漸漸被人注意，漸有和學校教育同等重要的趨勢，將來『喧賓奪主』總有一天，到那時，學校教育自然便同社會教育會融合。

一是人爲的，此中又分兩項：

A，由公衆的勢力幫助這件事的進行，最近經過社會革命的國家，對於『全民教育』都很注意，兒童公育，平民大學等制度，都是新制度的先聲。

B，由個人的努力建設理想的新學校，作爲未來的模範，這是我們所可以從事的事的。

我們固然要求『全民政治』，我們卻也要要求『全民教育』；沒有全民政治，產不出全民教育，沒有全民教育，全民政治的基礎也不會穩固；政治和教育是社會上的兩個輪子，缺一不可；新進的教育家啊！不要空談什麼社會革命了，來談談我們的教育革命罷！

十四年來的中國教育

要講到十四年來的中國教育，必須蒐集一切十四年來關於這事的公私紀載，參以當時政治上經濟上種種的情形，比較鈎稽，作一個系統的研究，然後他所得的結論纔十分可信，但這件事一則不是自己目下能力所能做到，二則也不是這小小篇幅所能備述，只好俟之異日，目前祇就自己所已經曉得的事實，作一個膚淺的結論，以期引起一般研究教育制度史的興味。

倘若十四年來的中國教育的趨勢，可以拿一句話來包括和代表的話，則我們願意說十四年來中國教育的趨勢，祇是一個從軍國主義往資本主義走的趨勢。爲證明這句話的確實起見，我願讀者的眼光轉注到十四年前的教育制度上頭。最好拿當時學部奏定的學堂章程同時又要拿一份當時日本的學校章程，兩本章程放到一處，細心比較的看一看，很容易的便可以看出一種抄襲的痕跡來。

我本願意將這種比較的結果列一個表出來，可惜目前我手下這些材料不齊備，其實也無須一定比較，當時學制的抄襲日本，是一般人早已說過的。再看當時的教育界的領袖新人物，可以說十分之九都是從日本宏文書院，速成師範，以及東京高等師範等學校出身的，——關於這件事我很想將當時教育界人物的履歷主張和現時人物的履歷主張調查詳細，也列表比較出來，大約將來如有機會對於中國教育制度作一個系統的研究的時候，這事必可辦到。當時學界的留日熱不亞於近幾年來的留美熱，嘉納治五郎在中國教育界的影響，也不亞於現在的孟祿杜威。當時一般的學風對於教授主注入，對於訓練主拘束，對於管理主嚴格干涉，理想的人格是樸實耐勞，未來的目標是改良政治，而教育制度的根本精神便在整齊劃一，兵式體操看作很重要的課目，愛國是一般最普通的口頭禪。再從當時的輿論界看來，無論新黨，舊黨，革命黨，立憲黨，一切雜誌報紙，議論文，雖然別的地方意見紛歧，但對於軍國民教育一事從沒有敢表示反對的，——為證明

這件事，最好也是將當時的雜誌，如新民叢報、民報之類，內容的文章題目，列一個表，或者再與近二年來的雜誌內容的表合在一處，作個比較。——這一種思潮淵源於甲午敗後戊戌變法之時，形成於一九〇二年（光緒廿八年）的廢科舉興學校，極盛於光宣之交，（距今十四年前）而收成於袁世凱柄政之日。但是同時是這種思潮極盛之日，便是別的一種思潮醞釀之時。當宣統的末年已竟有人慨歎於這種思潮的不敷用了，所以到了民國初元，蔡子民先生長教部的時候，部定的教育宗旨，便於軍國民教育以外，又加進了三個新的思潮的代表，實利教育，美感教育，世界觀。——前清的部定教育宗旨，於忠君，宗孔，愛國等項以外，是否還包括有實利教育一項，我此時因無章程在手底，不記得了，但總之實利與軍國民看作同等的價值，可以說是自民國以後才興的。——但是這三種思潮到後來只發展了前一個，——實利教育——那世界觀，同美感教育兩項，除了蔡先生當時竭力主張以外，卻終於沒有發達，這或者也是為適者生存的公例所限制的緣故了。

我們曉得在民國元二三年的時代，軍國民教育的思潮還足以籠罩一切，當時南方的學校的詳細情形我不曉得，但從雜誌上的紀載看來，江蘇的幾個著名的學校，大半也是以刻苦耐勞見長，而北方如直隸一省表現這種精神，尤其顯著，因為直隸是顏（元）李（塋）學說的發源地，與這種精神最爲接近的緣故。思潮的遞嬗本是如長流一般，不容易拿那一個時期被當作前後際的劃分線，但如爲講說便利起見，強要劃分軍國民教育和實利教育中間的界限時，則莫如拿民國三年下半年，黃任之先生發表的那篇實用主義的論文作爲標誌。這篇文章的內容實在可以代表當時資本主義初起時的一般思潮，實用主義的名詞所以能大行者，也正因爲他可以代表當時對於軍國主義下的教育的不滿的感情，和新的一種主義的出現的需求的緣故。其後實用教育轉蛻爲職業教育，於是菲利濱的參觀團也多起來了，美國的教育制度也有人大談起來了，留美熱也大盛起來了，教育界上的美化派——這是我戲加的一個名詞，並非真有如此分明的派別，不要誤

會——也漸漸增加起來。到了五四以後，舊日藩籬完全抉撤，人心爲之一振，於是大家都抬起頭來，要求新理想，而恰好杜威博士挾着美國的民治主義新理想翩然不遠千里而來，給中國教育界益發灌輸以一種新的自信的生力。於是「教育與社會」的呼聲到此便確然成了籠罩一世界的潮流，軍國主義的痕跡一絲也看不見。倘若和前段故意比較的話，則我們可以說這一種思潮——資本主義的思潮，——遠源於民國初元的改制，形成於民國三年實用主義發表之時，到五四以後訖現在可謂極盛時代。這回第七次教育會聯合的學制系統草案議決案，將舊日整齊劃一的制度根本推翻，而別創出一種複雜的活動的六三三制。這一種制度我們顯然可以看出來是純粹受美國制度的影響，正如舊日學制之受日本制度的影響一般。所以我們也可以說自這一次學制案議決之後，美國式的教育思潮才算大成。還有一件最可注意的事，就是舊日的學制是由教育部制定，由中央政府通令各省施行的，而這一回全國教育會聯合會議決的案件，連學制草案

在內，都是由各省教育和本地教育行政機關去辦交涉，沒有一件是呈請政府施行的，而且所議決的案件也並不要一律強迫實行，儘有各省區自由發展的餘地。這樣顯著的美國化和日本化的區別的特點，真令人咋舌於環境影響於人意志的勢力之大了。如今總括起來，對於這種思潮的內容再加以詳細的描述，便是於教授主自動，於訓練主解放，於管理主輔導自治。理想的人格是活潑有爲，未來的目標是接近社會，而一般教育的根本精神便在自由發展，學校市等自治事業看作很重要的事項，德謨克拉西是一般最普通的口頭禪。這一種思潮不但籠罩教育界，並且也籠罩到言論界上，也和十四年前的情形一般。這一種思潮如今達到極盛之後，將來要有如何的收成，我們不敢預料，但他必有收成卻是可以斷定的。

以上十四年來的教育趨勢我們略略敘述到一個段落了，此後想更進一步對於這種趨勢的來因與背景努力的作一個說明。自然這種說明的確實性是很可疑的，但我盼望因這一點不確定的說明，將來或更能引起更深刻更確定的說

明來，則這一點努力便不算白費了。

我想說十四年來的教育的趨勢所以定向這一方面走的緣故，完全是由於經濟環境的變動和壓迫。自然這也像因格爾（Engel）所說，拿經濟當作一切的原因時，也不過說經濟是一個總的輪子，其餘上面建築的許多東西都是隨着他轉罷了，並非拋棄一切，單說祇有經濟才能直接影響於事業；如是我們說經濟影響於教育時，也祇是說其餘各項影響於教育思潮的尋其來源也都是受經濟情形的發動而已。

我們要研究教育思潮的變遷，自然不能不顧及當時社會的背景，因為教育是社會事業之一，社會的環境倘有更變，教育決不會毫無影響。千餘年來一脈相承的科舉考試制度到十九世紀末葉突然崩壞，若不是社會環境有了大變動，怎能？這樣新教育制度的創立，直接是受甲午戰敗，戊戌變法，庚子匪亂的影響，間接即是受生產和運輸的器具和技術的改良以致國際交涉頻繁，強國勢力澎漲，迫

而出此。而當時制度所以必取法日本者，大約一則因爲國體的關係，二則因爲地理上比較接近，三則受經濟的限制，有志留學的都以日本比較價廉而物亦不壞，故羣趨於此，因而日本的文明比較容易輸入一點，這是教育制度所以接近日本的大原因了。但是西方經濟勢力的壓迫因着革命的破壞而突然加緊，——即使無革命的破壞，這種形勢也是不可避免的，不過或者比較來慢一點罷了。——革命的結果，許多的舊式金融機關都破壞了，舊式的生產技術到此全用不着，而舊式的生活方法不能不趨於改變一途。在這種過渡的形勢中間，一大部分沒有相當智識，沒有受過新式的訓練，落伍於適應環境的道上的人們，按着天然淘汰的法則，自然只有失業。這種失業的情形，直接雖是因於政治的不安，而根本原因實在於國外經濟勢力的侵入；以簡陋遲鈍的手工業和外來的大規模的機器下產來的貨物相比較，勝負之數當然可以預卜。而因着這種生活的壓迫，對於環境的觀察便不由的比較進於深刻一點。吃飯的問題一躍而爲中國人最大的問題。從前

獎勵子弟升官的，現在都獎勵子弟以發財了；從前以學法政爲最要緊的，現在都以學實業爲最緊了；大勢所激，結果甚至於堂堂皇皇大總統令所賞給的七等八等嘉禾章文虎章竟至於堆在銓叙局裏無人過問，因爲怕花一筆執照錢的緣故，以幾千年來官迷入腦的中國人一變而竟到了如此地步，假使能起馬哥波羅等古代曾旅行到中國的外國人於地下來看看現在的情形，恐怕不能不大大讚歎中國人真是有進步了。

舊日的教育制度本是託命在中央政府的權力之下，然而政府到了現在也不能不受經濟的支配了。近幾年來北京及各省的學校，風潮又風潮，罷課又罷課，無非是無錢二字所逼，到如今甚至於堂堂的教育部都實行關門起來，這一種的情形，實在是制國家教育制度的根本的致命的妙法，而尋其原因，近則因於外國資本家不肯借錢給政府，遠則國民的經濟能力都教外國人吸收去了，政府想榨取錢也榨不出來了，所以只得束手待斃。總之經濟的壓迫實在是舊教育制度破

產的根本原因。

然而以上的原因說明舊制度的破產則有餘，說明新制度的產生尙不彀也。我們如果尋求爲什麼這一類的美國式的教育忽然大盛的緣故，我們不能不注意到歐戰以後世界上一切強國都摧敗零落，而獨有資本主義的美國大出風頭的事實。歐戰的結果不是武力造成的，是金錢造成的，這是一般所知。歐戰以後美化的勢力一直侵入根深蒂固的歐洲，中國這一點點淺薄的根基，當然更不能抵抗。這實在是新制度產生的總原因。而同時我們不要忘了中國近幾年來政府武人，一方面雖是在那裏日日上來下去不長進的搗亂，而一方面確確是有些人應用外國的生產技術經濟能力建設出許多事業來，這一種事業我們認爲是此後幾十年內新中國的生命所託，要剷除這些武人官僚腐舊的勢力，非藉重這位新出現的勢力不可，因爲民治的基礎是建在市民階級上頭，沒有市民，軍閥決不會倒，有了市民，軍閥也不愁其不倒。目下正是在這裏醞釀這種形勢，而舊教育制度

的推翻卽是舊勢力根本剷除的先聲。

因此我們從以上的推論看來，經濟的勢力實在是舊教育制度所以失敗，新教育制度所以產生的總原因，固然此外尚有許多細微的緣故助成這種形勢的推進。

這一種形勢我們若不預先存有成見的話，總可以說是比較可喜的現象，因為他是順着社會進化的趨勢走的。不過我們既然走到這一步以後，是否還要繼續着求一個更進的目標，抑或便停滯這裏不動，這要看中國人的氣魄如何。已往的制度是有迹可尋的，未來的創造是無法能限的。中國人果然能走到世界人的頭裏，領袖着一切民族，向着未來的新的茫漠的路上大膽着頓開一切的韁鎖放步走去嗎？[？]後來的反倒到了前面了。中國的教育家啊，這是我們應當牢記的一句話。

（時事新報五十年紀念號增刊）

學校性質之研究

近來因爲學潮鼓盪的問題，引起幾家報紙的評論，因而牽涉到學校性質的問題，各執一說，莫知道從。我以爲我們學教育的人對於這個問題不應當坐視不理，而反讓教育界以外的人來越俎代庖。我們實在不忍看現在的教育家天天把精神心力用在那些三三、四二、原則，例外等虛無縹渺的年限問題上，而從不曉得從根本的地方來研究學校的性質機能，以確定施政的標準。現在的學校生活確是在改造的時代，因爲這個，所以學潮屢起，弄得辦學的人手忙腳亂，不知道怎樣應付才好。甚至於偌大的一個國立大學，因爲點點講義費的事情，竟弄得校長職教員一齊辭職起來，幾乎牽到政潮上去。我覺得現在辦學的人所以如此徬徨失措的原因都是由於不會向學校性質的根本問題上去研究過的緣故。我所以期望以這一點貢獻引起教育家研究教育制度的興味。不過我是十分厭倦了現在

的學校生活，並且十分懷疑的人，所說的話不免許有偏見，望閱者指教。

我覺着若欲研究學校組織的性質，應當首先注意有兩種研究法的不同；一個是從主觀的理想的标准上去評判學校性質之當否，一個是從客觀的歷史的方面去追溯學校制之起源，而後再來評判學校在現在社會中的地位及其自有之性質應當是如何。我以為第二個方法是較為靠得住的，所以想先從學校制的歷史方面說起。

原來現在一般人對教育的意見有一種最大的誤解，——即教育家亦是如此，——即誤以為學校就是教育，就足以概括教育之全部。因為這個誤解，所以一般學教育的人一談到將來的志願，不曰辦一個理想的學校，即曰當一個理想的教師，辦師範教育的人，他的目的也只曉得造就未來的中學小學教師，因此高師的分科組織竟純粹以中學教授科目為標準。這樣荒謬的觀念，結果是一方面使社會教育，學校行政，家庭教育等無形地屏出於教育的範圍之外，一方面使教育

者對於學校的制度除澈底服從以外，不生有絲毫的懷疑。雖然，站在這個潮流播蕩的時代，懷疑是終久免不掉的。因此『辦理學校究應取嚴格主義抑取放任主義，』『學校行政究竟應否公開學生究竟應否干預校事，』這些問題不得不自然地相逼而來了。我們現在若欲澈底研究這個問題，首先便應當曉得一件事情，就是學校制度在教育制度演化史上並不是惟一的制度。家庭中父母對子女的教養，宗教上教主對信徒的教育，部落中酋長對從屬的教育，族團中長老對後輩的教育，職業上工師對學徒的教育，以及一切從實際生活中學習維持並發展生命的技能智識的教育，他們的出現都在學校制度之前，或者雖然同時存在，而其在社會生活中所效的教育的職能遠過於學校。其實教育一物，若追溯其遠祖，還應當更及於動物時代。老貓教小貓以捕捉的技能，老犬教小犬以撲鬪的方法，這都是一種廣義的教育事業。這種教育的事業純粹是出於生物的本能，既無目的方法之分，亦無組織制度之別，更無所謂教者與被教者自覺的區別，當然也無所謂

嚴格、放任、罷課、退學等問題。到了野蠻人時代，教育仍然不被一般社會視為重要，因此他並無獨立的價值，只是附屬於那些家庭、宗教、部落、族團、職業等社會制度之下，聊備一格罷了。雖然從廣義的解釋看來，我們在那些家庭、部落等制度之下，也未嘗不可以找出與現行的學校制度有相類的組織來，但終久有一點區別是不可無視的，就是在那些時代並沒有專門從事教育的人，所謂類似學校的組織也並非專供教育目的之用。因此，假使我們承認這一類的組織為學校，則我們也只能說在那時代學校的性質與家庭、宗教、部落、族團、職業一般；教者對被教者的關係，即是父母對子女、教主對信徒、酋長對從屬、長老對後輩、工師對學徒的關係。然則純正的學校制度從何時發起，並為什麼發起呢？我們欲研究此問題便應當更先注意一件區別，即在現行的學校制度的名義之下，其演化的歷史實有三個判然不同的時代。貴族主義時代的學校，國家主義時代的學校，與現在資本主義下的學校，他的制度建設的起源動機和本有的性質機能都是各不相同的。

學校制度的發展雖在現在，而其起源則託始於貴族時代。貴族時代的學校制度最好的模型便是中國歷代上流階級家庭所設備的家塾。這種家塾制，固然在嚴格的意義說來也還不能列爲近世學校之一部，但他與野蠻時代的教育制度已有顯然不同之點，卽此種制度已獨立的顯出爲教育目的的機能，已竟有可稱爲專門的從事於教育事業之人。在這個時代，我們應當注意教育不是普及於一般人民的，那只有貴族的子弟才有享受的權利。這種學校發起的動機，嚴格的說可有兩種：第一是爲裝飾門面起見而設學校，這是當時最普遍的心理。因爲貴族們把受教育當做和穿衣吃飯一樣的虛榮的裝飾品。他們本不需要那些天文算學的智識，他們果然也用不着，但是他們以爲自己的子弟若不懂這些智識便不配作貴族的一份子，因此他們一定要請一個先生來教給他種種維持貴族體面的法術。曲禮三百，儀禮三千，便都是這些鬼圈套，所以先生教做『通稱本是教書匠，到處都能雇得來，』這話原本是不錯的，因爲那時教師在主人的眼中看來本是

和保姆是一類性質的，不過因為除了這種性質之外，還有第二種的性質，所以先生的位置畢竟比奶媽子高一等。第二種的性質是什麼呢？便是沿襲古代宗教制度下來的宗教師的位置，現在移到教育者身上來了。通教育制度的全部歷史看來，教育這一件事業畢竟和宗教最爲接近，因此在神權時代，宗教師負有維持社會秩序保守社會慣習的責任，到了貴族社會裏，教育家便起而代之。因此教師在貴族的眼中看來畢竟是請來的，——不是雇來的，雖然在羅馬的貴族時代，宗教權威未墮落以前，關於知識的教授卻是以希臘的奴隸充當——他的責任不祇要傳授裝飾門面的技能智識，還要以古代社會相傳的習慣道德來範圍學生的品行。這時教者與被教者的關係，老實說起來，仍是不外兩種關係，一個是父兄對子弟的關係，一個是說教家對聽教者的關係；因為教師一面是代替貴族的父兄來教他們的子弟，一面是代替社會來傳佈他們習慣上的信條。

到了國家主義的時代，私家家塾的制度漸漸消滅，而代以純粹國立的公共

學校，那時教師便脫離私人雇用之關係，而純粹成爲國家所公雇的宣傳者，越發和古代宗教的地位相近了。這種教育制度的性質，因國家組織之不同，也可以分作三種。第一是獨裁制之下的學校制度。這時國家既是皇帝一人的私產，故學校也只是皇帝對於他的屬民而設的一種機關，學校教師便是代皇帝宣傳的機關。他應當有代表皇帝的資格，因此他對於學生的關係正應如該時代地方官吏對於人民的關係一樣，是絕對無限制的。中國科舉時代的各府州縣的學校制度，正是這個性質。此制現在已經過去，可無深述之必要。目下所存在的國家形式，只軍國主義的組織和民治主義——即資本主義——的組織兩種。此兩種性質雖不盡同，但有一點共同的，即國家組織之主權從一個人或少數人移到全國民手裏。民治主義下之學校制度並不全操在國家之手，而軍國主義則不然，這是兩者所不同的地方，因此在軍國主義下之學校制度是單純的，他的職能與獨裁時代相同，是代表政府宣傳的，不過所異者，後者是代一人宣傳，而前者則代表國家主體

的全體人民而已。在這種組織之下，國家設立一個學校，如同辦一個銀行，修一條鐵路，設備一個公園，其性質完全一樣。國立學校的校長教職員，也如同銀行、鐵路、公園中的辦事人一樣。學校變為人民應享權利之一種，而並非義務的性質，這是與宗教時代不同的地方。——目前強迫教育的制度，雖似乎以教育為人民的義務，其實嚴格分析起來，這祇是國家負有為人民籌劃權利之義務，而定出之普遍的享受權利之法則，雖然義務其名，而實則權利其實。因此，若從嚴格的法理論講起來，便見國立學校的教職員其權力受自政府而非受自學生，對政府負責而非對學生負責。雖然國家的主權在人民，國家所包含的一切機關其最高的主權也在人民，學生既是人民的一份子，準此講起來，自應有干涉校務之權，然而主權並非渾渾沌沌之一物，其意思的表示應當有一定的機關。譬如學校之上有政府，政府便是表示國家主體意思的一個機關，監督政府的還有國會，國會較政府更易表現體的意思，至於直接的主體，乃是選舉投票人，這才是國家的最高的主權。

寄託的地方。所以嚴格講起來，國立學校的學生如對於校中辦事人不滿意而欲加以反對時，應向政府或其主管機關請求設法，如主管機關之措施不滿意，應向國會請願查辦，如國會不受理，其請願，則應於選舉運動時努力，如果在採用直接罷免權的國家，則更可連絡有選舉權的人直接請求罷免其教職員，這都是正當的合法辦法，舍此以外，都是不合法的辦法。以上是單就法理一方面的說法，若就學校的目的職務上看起來，自然也有不能和銀行、鐵路、公園等一律相等的地方，等以後再說。

至於現在資本主義下之學校制度，則其機能、性質、目的、職務一切皆較軍國主義時代爲複雜，因爲現在的組成社會的原素本就較從前的爲複雜的緣故。現在資本主義下學校的組織大約分起來可有兩種，一種是地方公共團體所設立的，一種是私人法人——或自然人——所設立的，但若詳細分起來，還可有十餘種不同的性質。就公共的學校而論，大約與國立學校性質相同，亦屬公衆幸福的

設備之一。其機關乃由地方公共團體所設立的，故其措施之當否亦應由其主管機關監督。外人若欲干涉其辦法，應直接訴之於地方行政及立法機關，或更直接而訴之於地方選民，舍此以外亦無他法。至於私人所設立之學校則其性質究竟應屬何種，頗難剖析。以我看來，其中有可以屬於慈善事業的性質的，有可以屬於傳教堂的性質的，有可以屬於學術實驗所的性質的，有可以屬於職業傳授的性質的，有可以屬於職工養成所的性質的，甚至於還有屬於投機的營業性質的，其中大部分的私立學校都可歸入慈善事業一類；中國舊日的私塾除由先生自己爲餬口起見而設的私塾以外，尚有義塾或村塾等類，這便是爲慈善的目的而設的，西洋的私立學校其託始亦多係教會或其他慈善團體所設的，故嚴格說起來，現代私立學校的性質與其說近於共和國或商店，不如說近於慈善事業。凡慈善事業其一切辦法責任均由創辦人負責，這是無可疑的。

但學校的性質與其他事業尙有不同之點，無論以那種機關來比較都是不

大適合的，這也是不可不注意的。學校所負的責任不是辦『事』，乃是教『人』。——狹義說，即兒童——因此有許多方面不能儘由主管機關任意去做，而亦必須有受社會制裁的地方。兒童在近代社會中所處的地位，與古代已經不同，古代的兒童是屬於家庭或部落的，現在則屬於全社會，或至少亦屬於全國家。故兒童所受之教育如何，不但其家長有干預的權力，即全社會都有干預的權力，國家的檢定教員，觀察學務，便是根據於這原則而來的。因此私立學校其創辦人雖有全權規畫一切，但如其辦法有損及受教者或社會公認的規條或公共的幸福時，家長及地方團體都可以出頭干涉。不過在現在的社會制度之下，兒童是不承認有獨立的意思的，因此中學以下的學生按理論講起來，不能有干涉校務之權，因為在法律上不成爲獨立的人格緣故；青年若欲干涉一切事情，當先爭回這一條權利。不過教育事業還有一點與他種事業不同的地方，教育事業是兼精神的，不是純然的物質的，他的目的不僅在智識技能的傳授，而還有陶冶品格的大責任。

因此現代學校的性質，便益發與古代的宗教相近。在宗教裏邊，師弟的關係雖然不能全免法律或權力的約束，但其主要事實還在人格的感化；學校也是如此，教師與學生之間應當以情誼相感，不能純然以勢力或法理相抵制。所以從這一點看來，我們覺着拿學校比做共和國或比做商店，都是不十分說得通的。即以法理而論，學生在校內既不能承認其有獨立的人格意思，則其一切言論行動當然不能由自己負責，然則應由誰負責呢？我以為應純由教者負責。學生而反對教員，這是教員自己教他反對的；學生而罷課，是教員教他罷的；學生而甚至於打了教員，我們也只能承認是教員自己打了自己。在近代學校中，斥退學生的事，不應當解作是刑罰當事者的意思，而只能解作是隔離傳染的意思。但如此說法，並不是說學生對於自己有關係的校務便純粹不能發表意見，辦學校的人反應當更處處設法使學生有自己組合團體研究或發表一件主張的機會，這是因為近代所謂品格陶冶的意義，不僅限於個人私德，而且推廣及於公共的組織力的緣故，

在學校內應當預先養成這種能力，故引導學生組織團體是含有教育的意思的，但這與純粹實際的組織不同是顯然可見的。

總而言之，現代學校的性質，按法理講，學生自然純粹無干涉學校的權力，按實際講，教師卻不能不多多容納學生的意思。學生不配做共和國的公民來選舉教員，教師卻也不能如商店的老板一般只管出脫自己的貨物便算脫離干係。學校誠然也是商店，但他的貨物不是死板板的智識學問，卻是活潑潑地的青年。學生不是處於買主的地位，而是處於製造品的地位。但這宗製造品和別的貨物不同，不是生吞活剝所能製造的，只有以人格與人格彼此披心相見，互滲入生命的深處，才可以收到相當的效果。我覺着在這裏是孔丘先生的幾句老話到用得着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是現代教育家所應書的座右銘。

我附帶的聲明一句話，我在這一點學校性質之研究的文中所講的，都是講

在現代學校組織的底下當然如此的話，並非是說我自己的意見。至於我自己的對於學校組織的理想此處不便發表，姑可不說。大畧講起來，我是傾向於學校共和國的組織的，但我以為若欲實行這種計劃，必須有幾個先決的條件。第一，須先撤廢教員與學生階級的區別，使同學校的人個個都是教者，個個都是被教者。才不致有無聊的階級意識之爭。第二，須撤廢畢業的期限，使學校生活成爲終身的生活，才不致以過往的旅客而干預學校百年的大計。第三，須將現在一切歷史上遺蛻的虛偽的教授管理等擬社會的生活，——或竟不擬社會的生活，——廢除，而成爲真正學校即社會，——反過來說社會即學校——的生活。這三種先決條件不成立，而貿然提倡學校即共和國之說，是爲『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必致遺害青年。這是我一點不成熟的意見，究竟對否尙須待研究，這也是此處不欲詳說的一原因。

毀校造校論

一 論教育上有改良與革命之異

現在凡是在師範學教育的人，稍微有點進取思想的，當其在校之日，大約沒有一個不希望將來出校任事之後對於教育現狀將加以多少的改良。及其既出而任事之後，固然中途墮落，將從前願望一概拋棄的，也不在少數，然真能實踐其言從事改良教育者也並非無其人。就中國教育維新後之歷史而論，雖然僅僅不過二十幾年的光景，教育上的主義、方法、制度，已經不知變了有多少花樣。這不是由於教育界志士仁人的努力改良的結果，是由於什麼？這樣努力改良的結果，其收效之程度，究竟如何？這真是值得一為研究的問題了！

我們與其懸空立論，憑一己的主觀，來批判現在教育的成績如何，不如且就二十年來教育維新的史蹟上所留給我們的印象，一為考察，似乎倒是較為妥實

可靠的方法。從已往五千年的中國歷史上看來，我們曉得，除了微細的變動不算外，中國的教育制度，曾經經過有三次絕大的革命。第一次，是春秋末年的打破王室的庠序學校，而創立私人講學的制度。第二次，是漢以後，隋以前，四五百年之間，將古代的遊學制村塾制，漸漸融會，化合而產出一種科舉考試的制度。第三次，便是一九〇二年，經過拳匪事件之後的，廢科舉，立學校。這三件大變動，雖然在教育制度史上的價值看來，是一般的重要，但是若祇就嚴格的革命意義而論，則前兩次變動，仍是漸漸演進的結果，只好算做改良，不能叫做革命，只有第三次一九〇二年的事件，才好算做突然的有意的改革，才好算做革命行爲。雖然我們生在二十一年之後，過慣了現代學校生活的人，看起這種改革來，自然覺得是理所當然，不足爲怪，但是設如我們閉住眼，置身於二十年前的社會，試設想以數千年傳統的_{教育制度}，根深柢固，已經深入人心甚久，一旦以一紙輕輕的命令，遽然全部推翻，而反將異國的制度，全部移植過來，這是何等偉大的事。這業種革命的事業，我們

不但在中國教育史上，找不出相等的情形，即在西洋教育史上，也難得遇有這樣突然變異的奇蹟。我們所以要指出這回事件的重要，並不是想對於當時改革家有何恭維之意，也非認這回事件，在此處有特別可以注意，研究之必要，只是要想提醒一般研究教育演進史的人，使人相信，只要時機所迫，在教育史上，也可有不必待天然的漸變，而可以用人力，有意地，使之全部突然改變的前例，換言之，我們從這一件事例的經驗看來，知道教育上，也有改良和革命二種手段之不同，知道教育上，也可容納革命的手段。

從這一次有意的革命以後，中國教育還經過好幾次有意的改革，但這種改革，卻只能算得改良，(Reformation)不能算得革命 (Revolution)，從軍國民主義，到實利主義；從日本式教育，到英美式教育；從中央集權，到地方自治；從嚴格干涉，到自動自治，這不能不算是劇大的變動，然而若和一九〇二年的大革命比較起來，就不免涉乎其小了！因為：後者是將固有制度根本的推翻，而前者卻僅僅是在

現行制度之內，附屬的枝葉的改革，因此我們雖然承認這些改革家的熱心毅力，是很可佩的，然而卻不能不說他們算不了革命的人物。

假如溫情的改良手段，可以奏革新之效，我們也何樂而必採取根本推翻的激烈態度，然而我們從近幾年來的教育情況看來，使我們不能不顯然感覺這種溫情的手段之不足以應付潮流。且不說別的，只就近幾年來，學校風潮的蔓延看來，我們便可以感覺，不但日本式的教育，已成明日黃花，去題太遠，即英美式的教育，雖然正在時來運至，當行出色之際，然而已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前途的危况，已經看得見了！不信倘若執全國的學生，而一一問其對於所處學校之感想，恐怕不滿意日本式教育者，固然已佔全數之全數，即不滿意於英美式的教育者，也已經十分中佔有九分以上，然則目下之所謂教育改革者，也不過「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這豈是我們所滿意期望的改革嗎？

關於這種改良與革命手段之收效，究竟如何，且待後文再講，此處只要先明

白教育上，也有改良和革命二種手段之不同，改良是溫情的調和的，枝枝葉葉去用力的；革命是激烈的，澈底的，從較大處着眼的，二者截然不同。只因已往對於教育改革的種種議論，都只能算做溫情的改良一派，因而最容易使人誤認，以為舍此一途以外，更無第二途可走，所以我們特意指出，在改良以外，還有革命一途。在這裏我們所要大家承認的，只是承認在教育上有使用革命的可能，至於革命與改良二種手段，究竟誰適，誰不適，那另是一個問題，下文再表。

二 論改良之不可能與革命之必要

改良與革命，雖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手段，然而只要藥當乎症，其為治病則一。我們並不說，改良的手段是絕對不適用於教育的。但是假若時機到來，有僅恃改良不能應付之勢，則卻也不能閉着眼不看還有第二種的手段採用的必要。近二十年來的中國教育，可以說是改良又改良了！倘若這種改良，可以說收效的話，也就該是收效的時候了！然而別的姑且不論，只就近年來風潮一端而言，據教育雜

誌，第十五卷，第四號，常君道直所統計，爲數已經可驚，常君所統計者，僅學校以內之風潮，其主因爲被教者與教者之衝突。此外尙有以經費問題爲主因之教員索薪風潮，尙未被統計在內。這兩種風潮之蔓延，擴大，在改良主義者看起來，或不免以爲僅僅一時的現象，只要待政治修明，追及歐美的時候，此等問題，便可連帶解決，然而據我們看來，此兩種風潮之起，實行教育制度——即從歐美移植過來的學校教育制度——根本上，不可避免的缺點，非一時枝葉的改良所能奏效。學校以內的風潮，起於教者與被教者，二者的衝突，在現行教育制度之下，教者與被教者二者之間，天然有階級的區別，不可漫滅，猶如在現行經濟制度之下，資本家與勞動者二者之間，天然有階級的區別，不可漫滅的一樣。這種階級一日不撤除，階級間互相存在的異類意識一日不能消滅，即是仇視的心理一日不能減少，即是衝突的原因一日不能去掉。最顯著而爲人所忽的，例如同在任何學校之中，教員與教員間的友誼，非常自由，非常活潑，然而一遇與學生接觸，則即在極解放的學

校，極通脫的教員，也不能不存一二分拘束之念，這正是異類意識在那裏作祟。看官不要忽視這樣微小的例，要知許多鉅大的風潮，其起因都是從這種細微不合的地方來的。據我們個人的經驗而論，學校風潮之起，固然原因各各不同，然其間總有一個共同的，而且是主要的原因，即是教育被教者間的誤會，在學生社會之中，總以爲教員全屬混蛋，所行所爲，全不合理，在教員方面，其對於學生的誤解程度，也不下於學生之對教員，這時倘若有一個人，在兩方面都有相當聯絡的，他必可以聽見許多極端相反的猜疑譏罵，這種猜罵，在旁觀者平心靜氣看起來，很容易指出其不合理之點，然而在當事者之間，不但是年輕氣浮的學生，即老成練達的教員，也難免紅頭漲臉，舞爪張牙，來數說對手方的不是一氣。自我們平常的眼光看來，這種情形，自然是很可笑，又很不可解，然而自研究羣衆心理的人看起來，卻很有理由可說。其起原全由於誤會，而誤會則由於隔閡。隔閡卻是現行教育制度下必然的結果，因爲他先造成了兩個相對的階級，便不能禁止他們產生階級

的意識。所以在現行教育制度之下，教者與被教者之間的衝突——極少說讎視——是絕對免不掉的。解決這種衝突的方法，目前只有一種最爲妥善，便是絕對的壓制，然而這種方法是否教育上所應當採用的，似乎不足一辯。除了這個，再沒有別的好改良辦法了！若有，除非是澈底的革命了！

再看對外的風潮，卽所謂索薪風潮者，其主因固在經濟之缺乏，其較遠之主因，則在政治之不良，政局之不定，然自我們看來，則學校經濟之不能自給，實爲現代教育制度之最大的缺陷。現在的學校在社會上，仍然還在裝飾品的地位，因爲他須完全倚賴外間的資助。因此教育事業，常握在資助者之手，不爲軍國主義的虎俵，卽爲資本家的走狗。老實說起來，教育事業，自始卽爲社會上治者階級的點綴品。大約除了游牧時代的教育，確爲生活所必需而設的外，一到國家制度成形以後，教育便與生活意義日去日遠。貴族社會之提倡教育，是用以裝他們的體面，軍國主義時代的提倡教育，是藉以牢籠人心齊一天下的風俗，資本家的提倡教

育，是預備替他們作機器，作宣傳廣告，——從有歷史到今，教育不曾有獨立發生價值之一日。這種原因雖多，但經濟之不能獨立，要算最大之主因。經濟不能獨立，自然不能不俯首下心，於社會上，治者階級，而爲一作宣傳的走狗了！因此從獨立自由的理想上看起來，經濟不能獨立，實現行教育制度致命之傷點。想要改革此弊，也非根本解決不能爲功，因爲在現行社會制度上，教育本就在裝飾品的地位，這種根本情形一日不變，教育的裝飾品的地位一日不能解除。

現代教育制度，立足於軍國民社會與資本社會二者之交點，一切組織之發動，均以此二種社會爲背景，但一思及此情形，便可想見若欲使教育前途副於我們所期望之理想，斷非枝葉之改良所能奏效。前節所舉之例，僅就一時所最聳動人目的事件，一爲剖析。今再試爲詳說現在教育制度，不能僅恃枝葉之改良所能奏效的理由。我們欲知其故，須先認明現在社會上各種已稱發達之事業，無一不爲有機體之組織，其各種組織相互之間，皆有至密接之關係，而此各種組織，則皆

根據於一種社會理想之背景所產出，牽一髮則全身動，正是現在社會事業的情形。經過幾千年演進的教育制度，也是如此。在這種情形之下，決非枝枝葉葉的改良，所能奏效，是無庸細說，因為要改良一件，便不能不牽動他件，便不能不牽動全體，所以真正是從事改良事業的人，其結果必悟到非從全體下手來改良不可，否則其改良事業，便只是粉飾塗附，換湯不換藥而已。老實說起來，現在所認為已奏改良之效的社會事業，無一不是粉飾塗附，換湯而不換藥。教育上何嘗也不然。要知現行教育制度，其本身，我從西洋數百年來，演進而成，本身自有其獨立的組織系統，在這種制度下的一事一物，決不是獨立的一事一物，乃是這大原則下的一個輪子，若不從根本地方着手，只拿這幾個輪子，換來換去，結果只有越牽制，越不靈，斷不會越變越好。譬如國文教授，我們想完全廢止講文、選文、作文而改用閱書、研究、作札記、講修辭學等，似乎盡是國文教員的責任了。然而試想圖書館的設備若不充足，則自由閱書很難辦到，廢止作文，則分數必難評定，圖書設備，與經費有

關，分數廢止，與畢業標準有關，這兩種問題的根本上解決，便非現行教育制度內所能辦到。又如考試和記分扣分，乃是我們對於舊教育中最痛恨的兩件事。但是倘若一方面要求廢止考試和分數，一方面卻仍舊按一定的期限畢業，拿文憑，則我們寧反對廢止這種桎梏式的考試，而和主張廢考的人宣戰了。主張改革的人，不明白這個道理，只想從零零碎碎的地方來分頭解決，結果只有失敗。因為每次失敗的緣故，結果使意志薄弱的人，漸生懷疑改革之念，多一次改革即多一次失敗，多一次失敗即使懷疑改革的信念多增強固，結果便是使勇於改革的志士，一變而為與時代潮流隔絕的保守派，甚至要用全力來阻遏改革的進行。我們看政治界中二十年前維新急進的人物，到現在都變成頑固無比的舊黨，那是由於什麼緣故。可知教育界中，現在也止有這一般的趨勢哩。

三 論學校制度之起源及其弊害

今欲論此題，當首先判明教育制度，與學校制度之異點，本來教育與學校二

義，範圍有廣狹之不同，一見即知，不必細論，但習慣上，人因學校教育，是專門爲教育而教育之時期，與前之家庭教育，後之社會教育，均有不同，故一談及教育，即以爲舍學校外無他途。學師範教育之人，其將來志願，不外於學校中，覓一教師之位，其所懷之抱負，不外辦一理想之學校。學校與教育二字，在學者心目中，久已視爲同義之歧字。故本文前段，所指教育制度之改良，革命，云云，亦均徇俗，但就學校制度而言。其實除學校而外，其他之教育制度，並非不佔重要。以下數節，即在指明學校制度，並非唯一之教育制度，其與教育制度，亦並非有絕對不可離散之因緣，學校制度，雖爲社會演進中自然造成之結果，但時至今日，已弊害百出，非改不可，與學校制度代興之教育制度，現在已具規模，我們應當盡誘掖輔進之責任，樂觀其成。以下一一分別剖析之。

在進入本文之先，當先爲我們所欲論之學制下一界說，因本文標題以「毀校造校」爲名，我們所欲造之「校」，其內容當然與所欲毀之「校」不同，故此處不

得不先將現有之學校制之特色指明，以免後文論點混淆。以我們看起來，此種制度之特色，亦至爲簡單易曉，即一、有一定之地點，與特設之機關；二、受教者須劃出其一生中固定之幾年，專從事於此種生活；三、有一部分人，專門從事於教人之事業；四、經濟不能自贍，必須仰給於外界之幫助。雖學校特有之性質，不止此幾種，但其最重要之點，已不外此了。

我們且看現在世界所流行的學校制度，是否從遠古以來，已經一成不變的呢？還是後來慢慢才演進出來的呢？以我們從歷史上研究的結果看起來，學校制度，在教育制度，演化史上，並不是惟一的制度。家庭中父母對子女的教育，宗教上教主對信徒的教育，部落中酋長對屬的教育，族團中長老對後輩的教育，職業上工師對學徒的教育，以及一切從實際生活中學習維持，並發展生命的技能、智識的教育。牠們的出現，都在學校制度成立之前，或者雖然同時存在，而其在實際社會生活中所負的教育的職能，遠過於學校教育。在這種時代，學校並無獨立的價

值，牠只是附屬於家庭、宗教、部落、族團、職業之下的一種作用，並沒有獨立的從事教育的機關，獨立的從事教育的人，然而我們卻不能說那時代的人，是沒有受過教育，那時代只是沒有學校，並不是沒有教育。他們的全生活，便都在受教育的時代，全社會都是施教教育的場所，全活動都含滿教育的機會，全體社會的分子，都是施教教育的人，同時也便都是受教育的人。

學校制度，爲什麼脫離社會的範圍而獨立發展，這種原因，應當從古代畸形的社會組織中去留意。學校制度的發展雖在現代，而其建設的起源，則應當托始於貴族時代。彼時的私塾，便是現代學校的雛形，私家教師，便是現代學校教師的前身。學校制之發生於貴族時代，與其說由於生活的需要，不如說由於虛榮心的驅迫，較爲妥切，——雖然，虛榮心也是生活所需要的。學校只是一個輸入智識的機關，智識在貴族的眼中，也不過是一種裝飾品罷了。我們在研究這種學校制，在貴族社會中的產物，大部分的平民社會，他們的教育生活，仍然是普遍於全生活

之中，並沒有特殊的機關，特殊的時期，特殊的教師與學生，然而他們也照舊的生活了。

假令不是社會組織有了變更，則這種雛形的教育機關，也許終於雛形，而不能更有所發展，如同中國的舊式教育便是這樣。但在歐西，則因國家主義的發達，連帶而使學校制度亦爲大規模之發展。在軍國主義下的國民，是以軍人生活爲標準的，自然不是在普通生活中所能達到的，所以不得不劃出特殊的時期，來受特殊的教育。學校制度之所以特別的發達，正是由於這個緣故——因爲在這種社會組織之下，所要求的並不是一個人，乃是一個機械，所以不得不離開社會，而獨立創造這一個「機械養成所」。

到了現在，軍國主義的社會已經過去，而資本主義與之代興，在舊式社會中所含有的教育制度，便不能全適於用了。雖然資本主義下的教育目的，仍然和軍國主義者一樣，所要求的不是一個人，仍是一個機械，但新式機械和舊式機械，有

很不同的地方，後者所欲訓練者，只是一個簡單的背槍的人，而前者所欲訓練者，則為熟練的工徒。觀於現在學校組織之力，求與社會接近，則可知離社會而孤立之教育，將為不可能之事情了。

然而我們尤其應當，不要忘了一件事，即是：雖然在現代社會之中，學校制度在表面上似乎佔教育生活中最重要之部分，然而按其實際，則現代人生一大部分，受教育之時間，仍不在學校。我們確不要忘記人生在進化入學校之先，所經過的，還有一個家庭，在出了學校之後，所歸宿的還有一個社會。人生六十年的生活史，內中有十分之一，是家庭時期，十分之六是社會時期，所有在學校受教育的時期，極多也不過佔全人生十分之三，若是就最初級的義務教育期，而論連十分之一也佔不着。若是真認學校教育為必需的東西，則這種時期，也未免太短了，否則這種教育，在全教育生活的位置，也就不能認為重要了。

若欲講明現在學校制度所發生之弊害，及不適之處，非泐為專篇不能詳盡，

而在現代一般視學校爲唯一之教育制度的眼光中，欲申明此點，尤爲困難。我們現在只得就重要的幾點提出來說一說，至於詳細的說明請俟異日。學校制度最大的缺點，即在不與社會的實際狀況相符。即使是極端提倡教育的社會化的學校，其所成就的也不過是「擬社會」，而不是真的社會。因爲學校的根本組織上，就不與社會相符。社會上並沒有特設的場所，特聘的教師，並沒有畢業的獎勵，考試的限制，並沒有指定的功課，呆板的時間，而這些之中，最重要的分別，卻是第一社會的組織，是以親子愛情、兩性愛情的家庭爲本位的，而學校生活則偏偏離去家庭而爲單調的生活。第二實際社會中，經濟的行爲，佔最重要之生因生活競爭之劇烈，而益覺其生活之真實，學校生活，則幾乎將經濟生活置之不顧。學生則依賴學校，學校則依賴其他界之資助，人生最重要之問題，在學校中，幾無絲毫練習之餘地，這樣的生活，是假的，不是真的，因爲經濟的需迫，便沒有在生活上爲自己奮鬥的覺悟，因而不感到人生之真實。從這

兩點看來，學校制度實在是違背人性的制度，在違背人性的制度中產出的人物，決不能於實際社會有益。現在無論何國，凡能在實際社會上活動的人物，其所以成就，決不是靠幾年的學校生活成。學工業者，必先入工廠，學商業者必先當學徒，甚至於從事學問的人，苟欲爲遠大的成就，也必須待之於離去學校之後，自己用力來研究，爲什麼學校不能和工廠商店研究所的職能一樣？爲什麼學校不能便代替了工廠商店研究所的位置爲什麼有了社會，還要另外的學校，有了學校，還要有另外的社會，學校與社會，不能絕對的合爲一體，這便是現代教育的大缺點。這種缺點的由來，是從軍國主義下的制度發生的，軍國主義下所要求的生活，是軍人的生活，也就是違背人性的生活，一個學校中有教職員，以監督學生，也正如一個軍隊中有將佐，以率領士卒的一樣，如今雖然時移世轉，教師對學生，不能行使舊日軍隊式的威權了，然而階級的不平等，依然還照舊存在社會中，早已打破貴族平民的界限，學校中仍舊保持教師學生的區別，這種區別，在大多數的教育

家的眼光中，或者還以爲是絕對不可免的，我們也無須十分辨論，我們只要問，既然在社會上人人是都有學習的機會，也都有教授別人的機會，既然在社會上，我們承認，人人對於各方面的學識，是有長有短的，即是在某方面，人人都可以教人，在他一方面，又人人都應當受教於他人，何以一入學校，便應當畫然的分作兩種絕不淆的階級，學者絕無教人的機會，教者也絕無受教的機會。若是在純粹的理論上講起來，不但受教者應當向教者要求教人的權利，就是教者也應當提出得到學習的機會的權利了。

四 論現在正是革命的時機

本節之意，在講明何以現代爲教育制度，應當澈底革命的時期，惟欲說此意，必須先就教育制度演進之歷史，一爲敘述，始能得其要領，今茲未能詳述，姑略言之。

教育制度爲社會中各種制度之一種，其演進之歷程，與全體社會演進之歷

程，息息相關，尤與社會各種原素中，最重要之經濟制度的演進，有密切之關係。現代學校制度之所以成立發展，並非人爲的結果，實與現行的經濟制度，互相適應。就中國而論，在上古貴族政治的時代，而學術集中王室，到後來井田制破壞，自由貿易興起之後，學術也頓時分散，而遊學之風大盛，秦漢以後，因商業發達的結果，而遊學制繼續存在，因農業發達的結果，而有村塾、家塾制之發生，這兩種制度，到後來合併，而產生所謂科舉制者，一脈相傳，直到一千多年。至於最近二十年的教育革命，是因於新經濟制度的壓迫，則更是顯而易見的事，（註）至於歐洲方面，也同樣的可以看出教育制度與經濟制度相伴的關繫。在希臘時代，教育制度有斯（註）此處因地位關係，所敘過略，撰者現正爲中國教育制度演進史的研究，如欲其詳，請於彼中述之。平民教育第二十幾期，有拙著「教育制度之過去及將來」及事時新報五千號紀念，有「十四年來的中國教育」二篇，可以參考。

巴達、雅典兩種型式，斯巴達因其社會生活，爲公共的，故教育制度，亦純爲公共的組織，雅典則商業極爲發達，貴族制度亦甚穩固，故其學校所學，但爲音樂競技之類，皆貴族社會所需要者，而遊學之風亦盛。羅馬的初年，是一農業的國家，故牠的教育，也仍是以家庭爲主，有一種與私塾性質相近的學校，叫做「Forum」，直到後來變爲大帝國之後，才輸入希臘的學校制度。中古時代教育，是教士和武士二階級的專利品，因爲當時施行佃奴制的結果，故只有豐裕的地主，貴族教士等才有受教育的機會。到了文藝復興以後，佃奴得了經濟上的解放，陸續變爲經營自由，貿易的市民，自由的市府，陸續興起，遊學之風又盛，結果產出幾個近代有名的大學。而同時因封建制之崩壞，中央集權的國家主義漸興，於是才有了普及教育的運動。現代的學校制度，正是這兩種主義——國家主義與資本主義——合併促成的結果。

從上文所言，我們已可知道，教育制度的演進，與社會全體，及社會中之經濟

制度的演進，有密切的關係，則於現行之學校制度，何以能演進到如此情形之理，可思過半，現在的經濟制度，是大規模的工業制度，資產集中於都市，此時的教育制度，因連帶的關係，而也有自然集中的趨勢。在農業本位的時代，人民分散於鄉村，故其學校，也自然分散於鄉村，鄉村的學校，規模當然是小的，故古代只有私塾，並無如現在一樣的學校。到了現在人口既然集中於都市，都市所憑藉的勢力，自然遠非鄉村可比，故其一切設施，自然都有大規模的趨向，教育制度，也因之自然日趨擴大。從前的私塾，不過一個教員十幾個學生，現在的學校，教員多至成十成百，學生多至成百成千，從前的私塾，科目不過一種兩種，現在的學校，科目有多至數百種的，從前是私塾，簡直沒有什麼設備，現在的學校，設備非常豐富，其餘類此的異點，不可勝數，總之現代學校，與從前私塾的比較，正如現代的大工廠，對於從前手工業的比較一樣，相差不止天壤。現在大規模的學校，要比中國的一個小縣大得許多。這都是經濟制度演進後的結果。

既知教育制度之演進與經濟制度之演進有相伴之關係，則我們但須知此後經濟制度，將朝何方面而演進，即可知教育制度此後將有如何之變更。關於經濟制度之演進問題，我們非經濟學者，社會學者，自然不能爲十分中肯之斷定，但從大勢看來，我們也不妨略略預言其趨勢。在這裏，我們卻要引用一種，雖受過許多駁論，而終其不可磨滅的價值的學說——便是唯物史觀。照因格爾（Engels）的意思：「在社會裏的一分子，所用維持他們生具的生產，和在他各個人之間交易，這些生產品，因而分出許多不同的工作的方法，這個包生產和運輸的全部技術。照我們的意見，這個技術可以決定交易的方法，生產的分配……又可以決定社會階級的區劃，治者與被治者的關係，以及國家政治法律等的存在。」（註）這個意思，總括起來，便是生產和運輸的技術的演進，可以決定經濟情形及其他社會各種制度的演進。這話，我們是可以承認的，試看現在的經濟制度以及教育制度，所以演進到如此地步的緣故，是否由於蒸汽機的發明。以我們看來，未來經濟

制度的演進，也全要看生產和運輸的技術的演進如何。若要從這一方面觀察，則我們也可以略略斷定十九世紀的生產，運輸，技術，為蒸汽的，而二十世紀的生產，運輸，技術，將為電力的。將來的經濟制度，必全受電力工業的影響，也正如現在的經濟制度，全受蒸汽工業的影響一樣。電力工業的規模，必較蒸汽工業尤為擴大，這是可以預想的。擴大的結果，必使都市範圍也隨之而延長。結果是鄉村與都市合而為一，雖然明明是鄉村的都市化，但從反面觀察，我們也不妨就說，是都市也鄉村化起來，這樣鄉村的都市化的結果，雖然是使都市的範圍延長，但結果也就是使都市的中心分散。在現在蒸汽工業的經濟制度之下，都市的集中，是不得已的，因為一切生產的行爲，運輸的行爲，分配的行爲，都是以集中為較便利，但是到電力工業的時代，就不然了，我們可以憑藉電力，使全世界縮為咫尺，人和人可以不出家門，而得到聚合的機會，使全都市成爲一個大的工廠，假如這些話，都可以

(註) Engels 印行的信札第二五七頁。

實現，那時候我們爲什麼還要集中的教育制度呢？

這樣的趨勢，我們從社會和教育兩方面，都可以看得出來。在社會方面，我們看見工業技術的進步，電氣事業的推廣，實業組織的擴大，一方面又帶着第四階級，對於現行資本制度不滿意的呼聲，共產主義的傳佈，都市改造的運動，這都表示一種舊制度已經破裂，而新制度正在醞釀蛻變的氣機。在教育方面，我們已經看見學校制度的破綻百出，雖然並無人敢倡全部推翻的論調，但局部改造的事業，到處都看得見。在建設方面，則學校的工廠化已成爲一般的趨勢，成人教育，職業教育等，漸佔重要之位置，屬於社會教育系的圖書館，講演，旅行，戲劇，電影，露天學校等，其位置亦漸爲一般教育家所承認。以我們看來，未來之教育制度的趨勢，是以社會教育，代學校教育，因爲無論從必然的或理想的論調看來，社會教育，都是較學校教育，爲合適於將來的社會的。

我們如欲爲新理想，而從事於革命的話，再也沒有像現代，這樣最爲

合適的時機的了。

五 論我們理想中的教育制度

社會的進化，雖然大部分是必然的運行，但也並不是絕對的不容許有人爲的理想分子攙雜在內。我們在可能的範圍以內，總要努力用人爲的力量，去矯正進化的方向，縮短進化的路徑。因此我們除了指明天然的必至的趨勢以外，對於理想的方面，也須加研究。我們懂得了我們所需要的教育制度，是怎樣才可以從事於指導進化的方向的責任。

在此處我們且撇開理論的方面不計，一來爲節省篇幅，二來在以後我們對於這些問題，當均有詳細的研究，故不必在此多述，此處我姑且將年前爲我們一個在擬議中，而未經發表的團體——教育改造社——所作的宣言之一段，節出以代從新的敘述，這個宣言是經我們同志數人所承認，欲佈而未果的，如今錄在下面——

『我們對於將來的教育，提出幾個原則如下：

第一：我們相信要撤消民族上，地理上，種種的隔閡誤解，必須於教育上先剷除這些隔閡誤解的種子，因此我們主張改造後的教育，是世界的，不是部落的，一切軍國主義的人造的溝牆，應當根本打破。

第二：我們相信要實現真正的社會平等，必先使社會上各個人，都有受平等教育的機會，因此我們主張改造後的教育，是人類全體的，不是特殊階級的，一切有利於官僚階級，資本階級的制度，應當盡力剷除。

第三：我們相信人生設有可以不受教育的時候，教育的目的，一方在預備將來，一方即在圓滿現在，因此我們主張改造後的教育，是全人生的，不是有時限的，一切學校的入學畢業等限制，應當完全撤消。

第四：我們相信理想的人格，是應當精神和肉體一致發達的，理想的人生，是求學，做工，和娛樂，三者具備的，因此我們主張改造後的教育，是完全的，不是偏枯

的，一切偏重求學的現存，教育，應當立地改變。

第五：我們相信，人生是活潑潑的人生，人人應有自由發展的機會，因此我們主張改造後的教育，是自由的，不是拘束的，一切形式的規模，強制的功課，應當澈底解放。

第六：我們相信教育是人生應享的權利，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權，人人也都有輔助他人受教育的權，因此我們主張，改造後的教育，是自動的，不是被動的，一切教者，與受教者，中間的階級，應當相互混合。

第七：我們相信教育不是社會的應聲蟲，是要負有改良社會，指導社會的責任，因此我們主張，改造後的教育，是創造的，不是順應的，一切遷就社會模倣社會的教育設施，應當一律排斥。

最後，我們相信，祇有根據於科學真理的教育，是真正的教育，我們希望未來的教育學發達而成爲一種真正的依據客觀標準的科學，因此我們主張改造後

的教育是科學的，理智的，而不是非科學的，玄想的一切，因襲的習慣，荒謬的思想，應當用全力來攻擊。

這是我們對於教育改造的八條原則。總起來一句話，就是我們要主張，「十人的教育，」牠的最終的目的，便是「人生的圓滿的發展。」（宣言第六節）

像這幾條，平淡無奇的原則，並不是我們獨創，現在任何的教育家，都能懂得他的意義和需要，但是他們卻弄錯了，一件事便是以為像這幾條平淡的原則，是可於現在教育制度之下實現的。這個實在是大錯而特錯的思想。老實一句話，在現在教育制度之下，決不用想有實現圓滿理想之一日，因為在根本組織上，現在教育制度是與那八條理想絕對不能相容的。我們試舉一個例來說，譬如在前列原則第二條，所說，各個人都要有平等受教育的機會，現在的教育家，何嘗不都是這樣的話，但是現在的教育，果然能完全不有利於特殊階級嗎？入任何的學校，必須收相等的學費，學級越高，學費也越重，小學中學或者尚有免費入學的規定，沒

有一個大學，不收學費，而且收很重的費的，這個是教育平等的表示嗎？任何學校，都有入學的考試，學校越好，考試越嚴，每年有一萬的中學畢業生，但絕沒有一萬的大學學額，是顯然不許一部分人有升學的希望了，這個是教育平等的表示嗎？像這些弊病，都是根於現行制度之本身而生，決非枝葉的補救所能奏效。因為現在的學校，是孤立於社會之外的，無論這樣學校如何擴充，決不會容納盡全部社會的人，當然不能不有入學考試的限制。現在的學校，又是非實際生活的，他不得不依賴外界的資助，慢慢的變成商品化的學校。因此學費又不得不成為重要的問題。像這樣弊害，我們實在無法避免，有之，則只有一刀兩段，根本改革。我們所理想的教育制度，是「學校即社會」，不是「學校擬社會」，更不是「學校非社會」，這樣「學校即社會」的理想，決不是現行教育制度之下，所可以實現的。

六 論我們所可以採取的戰略

在進入本文之先，我們且引一段教育改造社的宣言：

『我們自己曉得以上所提出的八條原則，並不是什麼新奇的，自創的意見，我們曉得這些所說的意見，在我們以前，或者同時已經有許多的人，早已發表過，或者正在計畫著作了，但我們對於這些先進者的努力的精神，雖然不能不表示相當的敬意，但從他們所持的方策，和所得的結果看來，卻又不能不致以無限的惋惜。我們以為這些先進的改革家，未免太看輕這件工作了，他們以為這幾條的理想，是本來含在現存制度的可能性中的，是靠現存制度範圍以內的改革所能達到的。這一種籠以內的改革，短視的運動，我們認為是徒然毫無效果的勞力。我們以為建築在軍國主義資本主義上頭的教育制度，決不會達到與這些主義相反的效果。我們以為要達到未來的新的理想，必須明目張膽，毫無顧忌地將這種舊的教育制度全部推翻，然後再從新創造適合於發展新理想的教育制度。在舊的制度未曾根本推翻以前，不但新的理想無從實現，即新的制度也無從單獨建設起。因此我們對於實現這些理想所提出來的第一步方策，便是要主張：

「教育的革命」——對於現存教育制度的根本的革命。

雖然如此，我們覺得單靠教育的革命，還是不夠的，我們承認教育是社會組織的一種，與一切全部的社會的組織，有連貫而不可分離的關係。社會的組織，若是不變，單靠教育的自身，也決不能希望達到真正圓滿的理想的改革。因此我們覺得要求真正圓滿的，理想的教育改革，還應當求之於教育之外。因此我們同時便應當還抱一種：

「革命的教育」的主張，——為輔助教育革命起見，鼓吹一種革命的精神，革命的信仰。

「教育革命，「革命的教育的教育，我們認為是改造進行中兩大不可缺的車輪。」

從這一段的宣言看來？我們在現時所應採取的戰略，也大略可知道了。我們承認在現行制度之下，所有枝葉的改革，都不足以達到真正圓滿的理想。我們承認在某種主義上建築的教育制度，自有其獨立完全的系統，若欲蛻變而為他種

制度，不能不經過根本的變動。我們並不否認進化的原理，我們承認照現時教育制度演化的趨勢看來，即使不加以人爲的努力，也終久會走到新的路上去。但我以爲這樣天然的進化，是盲目的，他只是順着必然的勢力進行，一切善惡是非，都非所問，若不加以人爲的，理想的努力，難免不走錯方向，出於我們所期望者之外。我們相信教育在人類史上，出現的第一章，即是人類對自然抗爭的大勝利的第一章，從必然的世界，到自由的國家，我們相信必須，而且只有遵着這一條教育的大路，但必須教育的本身，先從必然勢力的支配中解放出來，才可以談到引導別人的事。我們覺着人爲的努力，是不可少的，因此我們才提出這「教育的革命」，「革命的教育」的根本破壞一切的主張。我們的第一步戰略，總括起來便是這：

——毀校——兩個字

我們實行這兩個字的手段，是這樣：

第一：我們應當盡力宣傳，根本破壞舊日教育制度偶像的權威的學說，務使

一般人澈底了悟，在舊皮袋內決不能盛放新的好酒的真正意味。

第二：我個人以爲凡真正信仰新教育理想的，應該實行退出學校，另作我們的教育事業。

第三：我們確信教育應當澈底革命的同志，必須聯合起來，結一個強有勢力的革命黨，明目張膽與仰鼻息於資本主義軍國主義下的教育者宣戰。

第一步破壞的戰略實行了，我們才可以談到第二步建設的問題。我們在第二步所採取的戰略也只是兩個字便是：

——造校——這兩個字

我們實行這兩個字的手段，是這樣：

第一：我們應當忠實的研究未來社會改造的趨勢，及所需要之教育制度爲何，而將研究的結果，盡力宣傳之。

第二：我們應當贊助一切含有改造性質的事業。

第三：我們應當於舊學校之外，建設試驗的新學校，

但因為舊的制度是有獨立的系統的，故非等破壞事業宣傳成功之後，不能有圓滿的建設事業，所以我們還有一點，希望於從事教育改造的人，與其在現在建設非驢非馬的新學校，不如專心致志來先做破壞的事業。

七 我們最後的覺悟和新學校必要的條件

如果大家必定喜歡專做建設事業的話，則我們應當預先奉勸他幾件事情。
第一：我們應當首先有一個新覺悟，也可以說是最後的覺悟便是。

「決不在已成的舊的學校內，做新的改革的事業。」
舊的學校，我們即使不加以破壞，也只好任其自生自滅，若欲藉以達到我們新的理想，結果只有「勞而無功」四個字，這是我們最後的覺悟。

假使要造一個新學校的話，我們相信，至少要履行底下的幾個條件：

第一：這個學校必須建設在真正社會基礎之上，學校即是真正的社會，不是

社會的附屬物，學生卽是真正的公民，不是公民的兒女。

第二：這個學校與學生的關係，應當終身不可分離，學生應當生於斯，長於斯，婚姻於斯，食息遊樂於斯，舉家庭託足於斯。

第三：學校應當行公民的組織，絕對沒有教員學生之區別，大家都是教員都是學生。

第四：學校經濟，應當自贍，絕對不仰給外界任何之資助。

第五：在學校中，應當學習工作和娛樂，三者並重不可偏畸。

凡能履行以上幾條的，我們才可以承認爲新的學校，否則請各辦其事，勿來相混。現在的世界，自命爲有新理想新主義的教育家，也不少了，我們爲宣明旗幟起見，要預先聲明，決不可與此皆灰色主義者作合，免致彼此不便。假使我們有一個黨的話，我們的黨裏第一條規則，便是要規定「不收現在學校服務的人入黨」。

附錄

我們爲什麼要發起本刊

教育改造社同人

我們都是吃『教育教』的人。我們認教育，爲我們畢生唯一的天職。我們的精神、身體、名譽、性命，都已經赤裸裸地雙手捧獻與司教育的最高之神，因此本着這樣獻身的希望與熱誠，我們來發起這個旬刊。

但正因爲我們對於教育抱有無限的希望與熱誠的緣故，我們不能不大膽地自由地對於『教育』的本身加以懷疑。我們承認有理智的信仰，是應當的，盲目的服從，是最可恥的。我們既然打定主義，要把一生的精神、身體、名譽、性命，供獻於與司教育的最高之神，我們便不能不首先斷然地爬上壇去，揭開他的面網，明明白白地看一看這位神，究竟是怎樣一個面目。

但不幸找尋的結果，更增加我們的程度，我們要確定獻身於教育之神，這是

真的。但我們相信，斷然相信，目前擺在壇上，坐在高頭，受萬人香火崇拜的，那位神靈，斷不是我們所熱心找尋，熱心希望的真正的教育之神。我們願意崇拜真的神，卻不願意崇拜假的神，不但自己不願意崇拜假的神，我們也實在不願意眼睜睜地看著，同我們一樣的無數的教育教的信徒們，受習慣的權威所支配，閉着眼睛，只管信假的神靈的方面走去，再不想起有回頭的日子。我們並且也相信，倘若大多數的信仰徒們，不想起要回頭的時候，只有我們幾個人的回頭，是不中用的。因此我們本着這樣獻身的希望與熱誠，來發起這個旬刊，要

推倒假神。

樹起真神。

人類自有意誠地造作教育以來，便已不知不覺地受着習慣的權威的支配。幾千年來的教育，祇是少數人的專利品，虛榮的裝飾物，特殊階級的擁護利器。自家族主義，部落主義，貴冑主義，以至於現代的軍國主義，資本主義，都很巧妙，地利

用教育以擴張他們的勢力，維繫他們的地盤。幾千年來的教育家，無形地變作特殊階級雇用的工人，這些可憐的被雇者，還要創出些可憐的學說，可憐的制度，用以牢繫後代的青年。幾千年的教育，祇是被拘禁在這樣幾個狹的籠裏邊。從家族主義的籠，到軍國主義資本主義的籠。他們永遠不想伸頭到籠外去。呼吸一呼吸，自由創造的空氣。幾千年來的教育學說，教育制度，祇是無形地受着必然的社會組織的壓迫，和暗示所造成的原產物。他們常是隨在社會之後，沒有走在社會之前，他們祇是社會的順民，不是社會的諍友。他們縱然有時也偶然碰到些自由創造的思想，但還是籠以內的自由，籠以內的創造。我們不相信教育真正祇是隨着社會走的。我們相信教育，具有引導社會的能力。我們相信教育在人類史上出現的第一章，即是人類對自然抗爭的大勝利的第一章，從必然的世界，到自由的國家，我們相信，必須而且祇有遵着這一條教育的大路。但必須教育的本身，先從必然勢力的支配中，解放出來，才可以談到引導別人的事。

我們不是空想的教育派。烏托邦式的理想主義的描述者，我們也曉得一種教育制度的真正確立，不能不倚賴於他的背景的社會組織，經濟組織，乃至其他一切的組織。然而如果一種社會組織的大變動的期，將要到臨的時候，而其與他相伴的的教育組織，不能應之而自求改變，結果浪費這過渡中數十年的時間，人才的罪過猶小，而因教育精神和形式不適於未來生活的緣故，其所努力的結果，適足以保障舊社會的殘喘，阻礙新社會的生機，爲頑舊的保守派，作最後抵抗的堡壘，其所遺的罪惡的結果，將不堪數。從廣義看來，教育也是社會組織的一種教育的自身不變，則縱然社會其他的組織一齊變了，仍然不算到完全，因此我們教育界的人，不能不自動地向變動的方面而進行以求追隨上社會，其他組織的同樣的變動，從另一方面看來，教育並且是社會各種組織中最有力量的一種。他有引導社會的能力，因此縱然社會其他的組織未嘗有變，我們教育略的人，也應當審時扼要，首先自動的引導社會一切組織，往前進行。二十世紀的社會，是不是將

有劇大的變動，明眼人自能知道，用不着我們細說。我們只要問在這樣各種社會組織，都萬流齊動的變遷的形勢中，教育的組織，是否可以故步自封，抑或也不能不努力起而爲追隨的運動。而且在目下，這種方向，雖然分明，形式尙未確定的社會組織的變遷的形勢中，急切需要一種澈底的理智的指導的時候，教育界的一部分的人，是否仍然可坐視不理，抑或更不能不毅然揭竿而起，自動地變革一切，以作一社會組織的變動的先驅。沉默的教育家啊！你們不要嘲笑，也不要驚惶，你們目下所墨守的教育組織自有歷史以來，也不知變動了多少次了。你們想在一種社會組織已到崩壞的時候，還可以保存他那舊日的教育組織的一部分，這不但不是野心，簡直還是夢想，這種沉醒的美夢，醒醒罷！爲今之計，我們只有一條改進的大路，努力起來，攜着手往前趕去。

以下：我們願意把我們小小一個團體中所研究到的教育改造的原則，大體地先略略發表出來，以作最初的告白。

對於現代教育的不滿足的神情，是一般獻身教育界的人都感受得到的。中產階級頭腦的教育家，小規模的改革者，憧憬於現存製度下的穩健的人，自命爲教育科學的專門的學者們，他們一樣地也曾都提出過一些枝葉的問題，瑣細的修正案。這些修正案，不用說，是充滿了『中正和平』的空氣的。誠然這種中正和平的改革運動，我們也很願意歡迎，領受的，但不幸他所依據的社會背景，不是那樣了，這種中正和平，將見轉眼而變爲傾斜腐爛，這樣改革的運動，我們已竟看見多次了。所得的結果，是循環的變更，自欺欺人的維持門面盲目的摸索，特殊勢力的錦上添花，以及無知的外行的讚美。我們將要仍然糊塗糊塗地，順着這條路走嗎？也大可以不必了！

我們現在確信，凡能適應於過去環境，而自然產出來的製度，他的本身，卽是一種有系統的組織，他的每個機關，彼此中間，有必然的不可切斷的關係，他們的連絡，是錐形的，不是平面的，過去的教育組織，也是如此。這樣系統的組織，決不是

小規模的，一枝一葉的改革所能奏效，必須從根本地方，一刀兩斷，將全部系統推翻，然後再平地裏赤手創造新的事業。因此我們所要提出的改案，不客氣地說，便是要採取這種『全部推翻』的形式。

我們在宣布這改造的原則以前，還應當預先申告大家的，便是我們得到這種主張以前，所持的研究態度。

我們在研究教育，組織的改造以前，第一步所持的態度，即是『懷疑』。我們相信，世上無一成不變的良法，無萬世常存的大道，因此我們對於教育的本身，便要首先加以這種懷疑。教育是有存在的必要嗎？教育的各種制度，是果然都應當這樣嗎？向來如此的老法子，便不可變更嗎？懷疑的結果，使我們確信，現在教育制度，有改的必要。

我們第二步所持的態度，便是『觀察』。我們既然抱了這種懷疑的意念，便想從實際方面着手觀察，看是否有補救的方法，或改造的策略，觀察的結果，使我們

確信在系統的組織底下，決無局部改良的希望，因此感覺現存的教育制度，非全部改造不可。

我們既然得到這種全部改造的方針以後，第三步所持的態度，便是要提出這個方針來，明明白白來向大家『請教』。我們發起本刊的意思，自信宣傳的意義，還少些，而請教的意義居多。我們希望藉着全社會的幫助，增加我們的勇氣和自信心，我們也希望藉着全社會的非難，改正我們少數人的謬誤。

我們將來的渺蕩的希望，萬一徼倖，我們這一種意見經過全部社會的批評之後，還可以勉強站住的話，我們便要顯示第四步所持的態度，從事於『實驗』的事業。我們以為惟一可保證的信用，是實驗的結果。實驗的結果，許我們的話存在，我們便讓他存在，若實驗的結果不許我們有存在的餘地的話，我們也便偃旗息鼓而去，決不作無謂的強辯。我們的主張的，最後的生命，依賴在實驗上頭。

以上四條的研究的態度，我們自信，尚不至陷於獨斷的謬解，但究竟我們的

主張，是否獨斷的話。還是待大家的賜教。

我們以下，將我們對於將來改造的幾條原則的意見，當略略敘述出來。請大家原諒。在這樣小小的篇幅內，我們只能就大體的幾個原則說一說，其餘詳細的理論，具體的辦法，我們將欲以後繼續的長時間中，再一一分別與諸君討論。

我們對於將來的教育，提出幾個原則如下：

第一：我們相信，要撤消民族上，地理上，種種的隔閡，誤解，必須於教育上，先剷除這些隔閡，誤解的種子，因此我們主張改造後的教育，是世界的，不是部落的，一切軍國主義的人造的溝牆，應當根本打破。

第二：我們相信，要實現真正的社會平等，必先使社會上各個人，都有受平等教育的機會，因此我們主張，改造後教育，是人類全體的，不是特殊階級的。一切有利於官僚階級，資本階級的制度，應當儘力剷除。

第三：我們相信人生沒有可以不受教育的時候，教育的目的，一方在預備將

來，一方即在圓滿現在，因此我們主張，改造後的教育，是全人生的，不是有時限的，一切學校的入學畢業等限制，應當完全撤消。

第四：我們相信，理想的人格，是應當精神和肉體一致發達的，理想的人生，是求學做工和娛樂三者具備的，因此我們主張，改造後的教育，是完全的，不是偏枯的，一切偏重求學的現存教育，應當立地改變。

第五：我們相信，人生是活潑潑的人生，人人應有自來發展的機會，因此我們主張改造後的教育，是自由的，不是拘束的，一切形式的規模，強制的功課，應當澈底解放。

第六：我們相信，教育是人生應享的權利，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權，人人也都有輔助別人受教育的權，因此我們主張，改造後的教育，是自動的，不是被動的，一切教者與受教者中間的階級，應當相互混合的。

第七：我們相信，教育不是社會的應聲蟲，是要負有改良社會指導社會的責

任，因此我們主張，改造後的教育，是創造的，不是順應的，一切遷就社會，模倣社會，的教育設施，應當一律排斥。

最後：我們相信祇有根據於科學真理的教育，是真正的教育，我們希望未來的教育學發達，而成爲一種真正的依據客觀標準的科學，因此我們主張改造後的教育，是科學的，理想的，而不是非科學的，玄想的。一切因襲的習慣，荒謬的思想，應當用全力來攻擊。

這是我們對於教育改造的八條原則。總起來一句話，就是我們要主張人的教育，他的最終的目的，便是生的圓滿的發展。

我們自己曉得以上所提出來的八條原則，並不是甚麼新奇的目的，自創的意見，我們曉得，這些所說的意見，在我們以前，同時已經有許多人，早已發表過，或者正在計畫着，在那裏作了，但我們對於這些先進者的努力的精神，雖然不能不表示相當的敬意，但從他們所持的方策，和所得結果看來，卻又不能不致以無

限的惋惜。我們以爲這些先進的改革家未免太看輕這件工作了。他們以爲這幾條的理想是本來含在現存制度的可能性中的，是靠現存制度範圍以內的改造所能達到的，這一種籠以內的改革，短視的運動，我們認爲是徒然毫無效果的勞力，我們以爲建築在軍國主義，資本主義上頭的教育制度，決不會達到與這些主義相反的效果，我們以爲要達到未來的新的理想，必須明日張膽毫無顧忌地將這種舊的教育制度全部推翻，然後再從新創造適合於發展新理想的新教育制度。在舊的制度未曾根本推翻以前，不但新的理想無從實現，即新的制度也無從單獨建設起。因此我們對於實現這些理想所提出來的第一步方策便是要主張：

教育的革命——對於現存教育制度的根本的革命。

雖然如此，我們覺着單靠教育的革命還是不夠的，我們承認教育是社會組織的一種，與一切全部的社會的組織有連貫而不可分離的關係，社會的組織若是不變，單靠教育的自身也決不能希望達到真正圓滿的理想的改革，因此我們

覺得要求真正圓滿的理想的教育改革，還應當求之於教育之外。因此我們同時便應當還抱有一種：

革命的教育的主張，——爲輔助教育革命起見，鼓吹一種革命的精神，革命的信仰。

『教育的革命』，『革命的教育的教育』，我們認爲是改造進行中兩大不可缺的車輪。以上的八條原則與兩大方策，是本社同人的根本方針，也就是本旬刊此後所願繼續與諸君討論的範圍。我們此後在旬刊上願以與諸君相見的形式大約不外三種：第一是自由的批評，我們願意以最虛心的態度，最大膽的精神，對於現存的種種的理想及實際，加以極自由毫不客氣的批評，以期糾正社會的過失；第二是新鮮的介紹，我們願以最誠懇的意思，最詳明的敘述，對於一切和我們主張接近的理想或實際事業加以鄭重的介紹，以促進改革的勇氣；第三是創造的主張，便是我們所認以爲合理的，要發表出來請求大家批評和糾正的意見了。

我們本着前幾節所述的精神，用以上三種的形式，就教育的見地上，與諸君來談談教育上——廣義的教育——一切的問題，這是我們一絲一點唯一的微末的希望。

最後，我們還要鄭重聲明一句話，我們都是一些毫無經驗的少年，我們眼中沒有見過甚麼叫做習慣的權威，公意的壓迫，勢力的抑制。我們只認得一個真理。我們所說的話雖然自知淺薄，卻是實實在在從心中要說的話。我們不怕輿論的反對，而尤其歡迎正當的糾正。我們自知我們都是狂人，我們的意見都是狂人的意見，但等到社會上曉得我們這意見是瘋狂的時候，他們總算已經睜開眼醒了。

後序

這本小書完全告成以後，自己翻回來一看，覺得還有兩點容易惹人疑問的地方，應當補說幾句，就借這後序的地位寫出來。

近來有我的許多朋友很提倡國家主義，他們想拿國家主義的精神用到教育上以再造中國，我對於這種運動很表同情的。我以為我們現在談世界主義，社會主義為期尚遠。我們非先有機關槍對打的精神和實力我們便不配主張什麼理想，便主張出來也無人瞧得起。因此提倡國家主義以保全種族，乃是目前極需要的事情。我在這書中雖不滿意於國家主義的教育之處甚多，但此乃就永遠之理想而言。若以目前論，我們卻不能不忍痛服這一劑強竣的藥，姑且救亡要緊。而且我的朋友們所提倡的國家主義，實已與舊式國家主義有許多不同之點，他們並不主張征服一切異族，並不主張只抬高自己的文化，並不主張絕對的中央集

權，並不主張軍人專政，並不主張蔑視社會上他種存在的勢力和要求，他們所有關於聯省自治的主張，職業政治的主張，全民參政的主張，和保護工人的主張都是與民治原則不違背而且接近的。這樣的國家主義不在我們反對的範圍之內。而且若充國家主義的精神看來，當然很希望自己民族有豐富的創造力的，我這本小書雖然荒疏淺薄，但關於打破抄襲的教育制度而引起中華民族偉大的創造力這一點上或也不無多少的幫助，這也當是信仰國家主義的人所可以表同情的。

我是主張澈底改造現行教育制度的人，但一直到現在始終不曾脫離了學校的生活，這一層或不免有言不揜行的毛病。我現在的意思是這樣：我的學問是極淺薄的。現在雖然偶爾搖筆弄舌妄有主張，但究竟說出來不但旁人不能相信，便自己也許有幾處未能十分愜心的地方；像改造教育制度這樣一個大問題，決不是幾萬字的一本小書幾篇論文所能解決的，這當然不用再說，我的意思總想

把幾年的精力學力大部分都用在這個問題上面，從事一種較精密的研究，也許達爾文的物種原始，馬克司的資本論並不是絕對不可企及的事業——狂妄狂妄，見笑見笑——但那至少總是五十年以後之事，暫且不提，眼前的打算只想教牠成爲一種稍爲像樣的著作，擱在大學教授的書桌上不至於十分丟人——八分九分當然是一定的嘍——這個希望也許於十年之內達到，也許五年之內有了大概的輪廓，那時確有了可以信仰的主義，自然不會再在現行教育制度下討生活了。這本是個人的行止，無須對外人申說的，只因恐以此妨及言論的內容，所以趁此也解說明白。

謹以最誠懇之意思貢獻這一本小書於我們最親愛的教育界同志之前，爲是爲非，敬求評判。

十四年九月 著者

Min-toh Monthly Series
**INTRODUCTION TO DEMOCRATIC
 EDUCATION**

BY

CH'ANG NAI SHIH

1st ed., May, 1926

Price: \$0.85,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五年五月初版

（民鐸叢書
 第一種）全民教育論發凡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捌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常 乃 惠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九江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廈門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現代教育名著

設計組織小學課程論

F. G. Bonser著 鄭宗海沈子善合譯 著者為現代美國研究小學教育之著名學者本書為研究小學課程之名作其目的蓋欲盡破各科之藩籬而取一大設計之組織其建基則為實用主義全書大別為二部前部專論課程之原理及設計之意義與種類後部分論各科目之設計舉例與選擇內容之原則及利用本書之方法 定價二元

近三世紀西洋大教育家

F. P. Graves著 莊澤宣譯 書凡十四章詳述近三世紀中新教育上著名教育家如米而頓培根盧梭福祿培爾斯賓塞諸人的社會背景及其學說與功業凡欲研究近世教育源流而時間有限不能盡讀諸家著作閱此書最為合宜 定價一元五角

明日之學校

Dewey著 朱經農譯 杜威之教育學說為眾所欽仰，此書詳示其實施方法，切實易行，譯筆亦極正確明瞭。 定價一元五角

公民教育

D. Sneddon著 陶孟和譯 本書自理論實際兩方面，論述公民教育，至為詳盡；而於公民教育之基礎及其實施方法，發揮尤為透切。 定價一元五角

應用心理學

H. W. Pefferberger著 莊澤宣譯 本書詳述應用心理學之原理、態度、內容、與技術對於各種職業之關係，並闡論應用心理學發達後各種制度之變更，及現在與將來之趨勢。 定價一元五角

教育之科學的研究

C. H. Judd著 鄭宗海譯 著者為美國有名教育專家，此書為其八年研究之結晶，其思想之精警，見解之獨到，在在足以供吾人之參考，更由譯者採入自撰之補充材料不少。 定價一元五角

教育哲學大意

B. H. Bode著 孟憲承譯 本書是杜威的大弟子波特作的，其目的是從實驗主義的，哲學觀點上討論現代教育的問題。所討論的大旨集中兩點；一為教育應有的目的或理想，一為受教育者的心靈或智慧的性質，所以研究教育的人應該各手一編。 定價一元

商務印書館出版